

却说自数月前一薄暮时分与浮舟偶然相见后，匈亲王便一直牵挂于心，不能将她忘记。此女子虽出身低微，但淑性高雅，容貌端庄秀丽，令人心动，确实世间少有。匈亲王生性多情耽色，上次与浮舟见面时只握了握她的手，心中觉得甚是后悔，终不满足。由此怨起二女公子来，怪她为得些许之事，竟心生嫉妒，将此女隐藏，实在太无情义。二女公子不堪其苦，真想将此女来历如实相告。但她转而想道：“董大将虽不会将浮舟当作正式妻房，但对她情意深厚，才将其隐藏起来。我若一时把持不住，将此泄露，匈亲王岂能就此罢休？他那不轨之心我早已识逐，即使我身边侍女，几句戏语惹他动心，他也定然不会放过，不管她于何处他都会追上去。何况浮舟这样使他念念不忘，若被他获得，定会做出不雅的事来。但他从别处深得，那就不知如何了。虽然这对董大将和浮舟告极不利，然此人一贯如此，我无力阻止。但总不能轻举妄动，一旦惹出事端来，我这作姐姐的，自然更觉羞辱。”便如此拿定了主意。虽她心头惴惴不安，却未吐露半点，只像一般怀了嫉妒之心的女子，郁郁不乐而已。并不拿其它理由来搪塞匈亲王。

此时黄大将则显得异常从容，他在那里推想浮舟定在宇治等得心急，便心生怜悯。但自己是高贵之身，行动每每不便，须寻得适时的机会，方可与她相见叙话。如此等待，怕比“神明禁相思”更觉痛苦难耐。转而一想：“不久我便会将她迎接进京，共度良田，目前暂时让她居于宇治，好作为我入山时的话伴。到时我将托故在山中多耽待些时日，与她从容舒心叙谈。将此僻静之处作她住处，让她渐渐明白我的用意而安心，也可免去世人对我的攻诘。如此稳妥行事，实为良策。若立刻迎入京都，则必然招至诸多言论：‘如此突然？’‘谁家女子？’‘何时成功的？’等等。这又与当年到宇治学道的初志相违。倘被二女公子知晓，更会怨我舍弃旧地，忘却旧情，实非我愿。”他竭力抑制心中的恋情，同时又作迂阔的计划。他已在浮舟进京后的住处，暗暗新建得一所宅院。只因近日公私诸事缠身，难得闲暇。但他仍一如继往照顾二女公子，绝无懈怠之意，旁人也甚觉诧异。二女公子此时已渐通事理人情，袁大将如此待她，便深觉此人的确不忘旧情，自己是他恋人的妹妹，竟也蒙他如此关照，这真是世间罕见的多情之人，因此异常感动。袁大将年事渐长，人品与声望更是无与伦比。而匈亲王对她的爱恋，则常显示出许多淡薄寡情之处，为此她常自哀叹：“我真是命运多患呵！只恨当初未听姐姐安排与燕大将成亲，结果嫁得个薄情无义之人。”然欲与尊大会面，又实非易事。宇治时代的景况，相隔多年，皆已成往事。二女公子心中顾虑，恐不明瞭内情的人会说：“寻常百姓，平日不忘旧谊，亲睦往还，本是常有之事；但如此高贵之人，为何也轻易与人来往不顾规矩呢？”何况匈亲王对她与董大将早有猜疑，使她更加痛苦惧怕，只得与董大将疏远。董大将却对她亲睦如常，永不变心。匈亲王浮薄不拘，常有让她羞辱难堪的举动。幸而小公子逐渐长大，异常可爱。匈亲王想到这可爱的儿子，便对二女公子另眼相待，将她视作真心相爱的夫人，待她宠爱有加，甚至六女公子。二女公子的忧患由此也日渐减少，得以静心度日。

过了正月初一，匈亲王来到二条院。小公子新年之际又增一岁。一个昼日，小公子与匈亲王正在玩耍。便见一年幼女童慢慢行来，手拿一个大信封，以绿色浸染色纸包好的；另有一小松枝，上面结挂了个小须笼，此外还有一封未经装饰的立文式书信。她正欲将这些东西送交二女公子。匈亲王不免奇怪，问她道：“这些东西是从何而来？”女孩答道：“宇治的使者要将这些东西交与大辅君。因一时找不到，便要我转交。我想以往宇治那边送来的东西都要给夫人看，便拿到这里来了。”他说时气喘吁吁。继而又抿嘴笑着说道：“这须笼上涂有彩色，是金属的呢。松枝也做得很精妙，似真的一般。”匈亲王微微一笑，伸手讨道：“如此漂亮，我也玩赏一下如何。”二女公子心中甚急，催促道：“快将信交给大辅君吧。”说时脸色变红。匈亲王想道：“可能是董大将送与她的信，却故意说是大辅的，想

以此遮掩真相。用了宇治的名义，定然是他的。”便俯身将信取了过来。不过他还是有些顾虑：若真是意大将给她的，岂不当面使她难堪。便对她道：“我拆来看看，不会怨我吧？”二女公子说：“这怎么行呢？侍女间的私人信件你也拆看，不很可笑么？”说时镇静自如并无异色。匈亲王说：“既然这样，那我担拆无妨了。倒想见见女人之间的信是什么样儿的？”他将那封信拆开，但见笔迹稚嫩，信中言道：“阔别时久，不觉已是岁历云暮之时。山居荒落沉寂，峰顶云雾锁蔽，真不知京华在何处也。”信纸一端又附记：“粗陋之物，还望小公子晒纳。”此信写得并不出色，看不出书者何人。匈亲王疑惑不解，便将那封立文式的信也拆开了。此信也是女子笔迹，上面言道：“新岁又至，府上定是安然无事，资体也必康泰万福。此地山色秀丽，侍奉殷勤周到，但终不适于闺中小姐居留。我等也觉不妥，小姐若在此间长时烦闷枯坐，必伤及身体，倒不如至贵处走动，以慰落寂。但上次所经可耻之事，令小姐心寒，不敢轻易前往，言之让人愁叹。这卯担一柄，是小姐特意赠送小公子之物，务请亲王不在时代为赠奉。”此外写了许多悲伤愁叹的话，也不顾新年忌讳。匈亲王觉得此信怪异，便反复细看，询问二女公子道：“此信是谁写的呀？”二女公子答道：“此乃先前居于宇治山庄中一侍女的女儿所写，最近不知何事借住那边。”匈亲王不相信此乃一般侍女的女儿所为。见信上提及所谓可耻之事，恍然觉得此女子似曾相识。再他细看那卯极，竟是异常的精致，显然是寂寞无聊之人所作。在小松枝的社根上，插了一只人造的山橘，附有诗云：

“幼松前程无限量，敬祝福寿伴贤郎。”此诗并不出色，但猜想此乃恋念的那女子所咏，匈亲王便觉得十分触目了，他对二女公子说道：“你立即与她复信，不然太没礼貌了。此类信无甚秘密，你不必生气。好，我去那边了。”匈亲王离开后，二女公子对少将君悄悄怪怨道：“这事坏了，东西交到这小孩子手里，你们竟然都不知道？”少将君说道：“我们若是看见，便不会让她送去亲王那儿。这小孩呆头呆脑，全不会说话，以后长大了不中用的。”不断埋怨这女童。二女公子说道：“算了，不要再怪怨小孩子！”此女童长得漂亮，是去冬有人推荐的，连匈亲王也很喜欢她。

匈亲王满腹疑惑地回到房中，暗想：“早听说黛大将常去宇治，不时偷偷在那里泊宿。借口纪念大女公子，但如此高贵之人，怎么会于偏远山庄随意宿夜呢？不想他是藏了这样一个女子在那呢！”他忆起一个叫道定的人，是掌管诗文的大内记，于意大将邵内常出入，便召唤他来。大内记即刻赶到。匈亲王吩咐他将做掩韵游戏时所用诗集选出，堆积于一边的书架上，便趁机问道：“右大将近日还常到宇治去么？听说山庄佛寺造得非常漂亮，我也想去看看呢！”大内记回答道：“佛寺确实在严堂皇。但听说一所非常讲究的念佛堂也在计划建造中呢。去秋以来，右大将前往宇治更加频繁。他的仆役们曾私下告诉：‘大将在宇治藏有一个女子，却不是一般的情妇。附近在园里的人皆都受大将指派，前去服役或守夜呢。京都大将棚内也常悄悄地派了人去照料。此女子福份不浅，只是久居偏僻的山中，不免孤独寂寞。’去年底我听她们说的。”匈亲王听得极其认真，追问道：“他们没说起这女子么？听说他去那里访问那老尼姑的。”大内记说道：“老尼姑住于廊坊内，那女子则住于刚建成的正殿，里面有许多漂亮的侍女服侍，日子倒不错呢！”匈亲王便说道：“此事真是颇费思量，耐人寻味！但不知他那女子是怎样一个人，如此煞费苦心作何打算？此人毕竟与普通人不同。听得夕雾左大臣等批评他，说他学道之心太切，时时前往山寺，甚至夜里也泊宿山庄，实在轻率。起初我也想：他如此秘密地出门，哪里为了什么佛道，其实是挂念恋人旧居之地！可万没料到，尚有如此之图。真是人不可貌相呵，表面是何等道貌岸然，却干出如此勾当。”便对此事甚感兴趣。这大内记是蒸大将一亲信家臣的女婿，故黛大将的隐事他全知道。匈亲王暗自思忖：“此女子是否便是我曾偶然相遇的那人呢？”须得去认证一下才行。蒸大将如此费心隐藏，想必此人定非寻常女子。但不知为何与我家夫人如此亲近。夫人与蒸大将一齐隐藏这女子，真让我嫉妒难忍！”从此他全心投入此事。

待到正月十八日竞射和二十一日内宴之后，匈亲王便悠闲无事。地方官任免期间，人皆尽力钻营，却与匈亲王无关。他所虑的仅是如何去宇治私察暗访一趟。而大内记升官心切，从早到晚不断向匈亲王讨好献媚。这正合匈亲王心意，便亲切地对他道：“你能不避任何险阻，万死不辞为我办事么？”大内记忙唯诺从命。匈亲王便说道：“此事说来惭愧，实不相瞒，那避居在宇治的女子，与我曾有一面之缘。后来忽然销声匿迹，据说是右大将寻了，将她藏了起来，不知是否属实，我想证明一下是否乃从前那女子。此事为隐秘之事，不敢倡扬，万望能办妥。”大内记一听，便知这是一件棘手的事。但他求功心切，便答道：“到宇治去，山路虽崎岖难行。但行程尚近，傍晚出发，亥子时即可到达。只要破晓动身返回。除了随从人员，不会再有人知道。只是尚不知那边详情如何。”匈亲王道：“你的主意虽好，可如此草率，外人知晓定会非难于我，至于路途远近、生疏与否我倒不曾顾虑！”他自己虽前思后虑，认为实不可行，但心犹有不甘。于是选定以前曾陪他去过大内记以及他乳母的儿子共两三人作随从。又派大内记打听得今明两口黄大将不会赴宇治。在即将出发的时刻，他不由回想起昔日情形：从前他和秦大将和睦友好，连去宇治都是黄大将导引的。而如今却隐秘前往，实乃有愧于他。昔日情景历历在目，然这位京中从不微服骑马出门的贵人，如今为了看到那女子，居然生出胆量，身着粗布衣服骑马在崎岖的山道上疾行，一路上想：“倘是立即就到，该有多好！唉，今日若一无所获，实乃扫兴……”如此心神不定，惴惴不安。

一路上急驰狂奔，黄昏时分，匈亲王一行人终于到达宇治。于是大内记便找来一个熟悉内情的黄大将的家臣，探明情况，便避开值夜人住所，窜到西围茅垣处，拆毁了钻进去。这地方他未曾来过，不由心慌，幸好此地偏僻，无人注目，他便偷偷地摸了进去。见正殿南面发出灯光，接着轻微的谈话声传出，他忙退回来，向匈亲王报告：“她们还没有歇息，你可以放心进去。”便替他带路。匈亲王走进里面，跨到正殿廊上，看见格子窗有隙缝。但挂在那里的伊豫帘子簌簌作响，他不由得屏住了呼吸。这屋子虽是新造且很讲究，却因竣工不久，有些隙缝尚未补好。侍女们当然不会料到有人来偷看，故而并未及时修补。匈亲王向内窥视，但见帷屏的垂布局撩，灯火闪亮，有三四个侍女正在认真地缝纫，一个相貌端庄的女童正在接线。匈亲王细致打量这女童，似觉相识，但又疑心或许看错。又见昔日曾见过的叫右近的侍女也在那里。浮舟正半枕半卧，凝视灯火。但见她额发低垂，弯眉秀眼，高贵优雅，酷似二女公子。这时右近一面折叠手中衣物，一面言道：“小姐若真要去上香，恐怕三两天是回不来的。昨日京中来的使者说：‘地方官任期一过，也就是大约在二月初一吧，大将就会来这里的。’不知大将给小姐的信中如何说。”浮舟脸上愁容满布，沉默不答。右近又道：“真不凑巧，好像故意逃避似的，倒很不好意思。”右近对面的侍女道：“小姐去进香，只要写信告知大将便可。悄然逃避可不好呢。进完香，不去常陆守夫人家逗留，立刻回到这里。这里虽寂寞，倒也安逸自在，尽可悠闲度日。比在京中自在多了。”另一侍女道：“小姐应在此等候，大将不久便会来接小姐进京，那时再从容前去探访常陆守夫人。乳母也是性急，为何如此急迫动往进香，须知世间万事急不得呢？”右近说：“为何不劝阻乳母呢？人年纪一长，思虑往往不周呢。”她们不停地怨怪那乳母。匈亲王记起昔日邂逅浮舟时，确有一个很厌烦的老婆子，总觉好像是在梦中见过。侍女们信口胡谈些不堪入耳的话。有一人说道：“二条院的匈亲王夫人真好福气！六条院左大臣尽管权势显赫，侍女婿也异常优厚，然而自二条院夫人生了小公子后，亲王对她比六条院那位夫人更为重视。可能是因她身边没有像这乳母那样爱管闲事吧，所以夫人可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事情呢。”又一人道：“我们这里，只要大将诚心宠爱我家小姐，痴心不变，那么我家小姐也会有如此福份的。”浮舟听到此便欠身道：“你们怎可如此说话，谈论二条院夫人，倘被知晓，实难为情！”匈亲王一听这话，便有所悟：“我家夫人和她定有什么亲缘关系，不然模样为何如此相似？”他便在心中将两人细致比较。觉得在优雅高贵方面，二女公子比她略胜一筹；此女却五官清丽端庄，娇艳可爱。依匈亲王的瘡

性，凡他魂思梦想之人，一旦得见，纵使其有不足之处，也不肯轻易放过，何况浮舟容貌并不逊色。他便生出了占为己有的欲念。暗忖：“她似乎要远行，不知其母尚在何方？还能再见到她么？倘今夜就能拥她入怀，实乃美妙呢！”他此时神不守舍，一味向洞中窥视。

但听右近说道：“唉，我很想睡了，剩余的明日缝吧。常陆夫人虽急，也不会一早就派车来的。”便将针线收起，挂好帷屏，横卧着打起瞌睡来。浮舟也缓缓地走进内室睡了。右近站起身，到北面房中去转了一转，返回躺在小姐近旁睡了。侍女们个个倦容满面，一会儿都相继睡去了。旬亲王见此情景，甚觉无计可施。只好轻轻地敲打格子门。右近猛然惊醒道：“何人？”旬亲王便咳嗽两声示意。右近觉出这声音是责人口吻，自以是黛大将连夜返回，便起身准备开门。旬亲王在门外轻声道：“将门打开吧！”右近惊喜地道：“万没料到大人竟会在深夜赶回来呢？”旬亲王便顺口道：“从大藏大辅仲信中得知：小姐要出行。我便急急赶了回来，不想在路上耽误，故而迟未，请快开门吧。”声音轻微，右近分辨不出，以为真是燕大将，便开了门。旬亲王进了门，又低声说道：“我于路上遇到可怕之事，因而弄得狼狈，还是不要将灯弄得太亮。”信近叫道：“哎呀！真吓人啊！”她战战兢兢地将灯火移开。旬亲王叮嘱她：“万不可让人知道我已回来，如此难堪之相实难见人呢？他装模作样，竭力模仿意大将的言行，竟混进内室去了。右近听见他如此说，很是担心，便伏在暗处窥视。但见他装束整齐华丽，衣香之浓烈不逊于黛大将。旬亲王走近浮舟身边，脱下衣服，装作很熟悉的样子躺了下来。右近便说：“还是到原来住过的房里去吧。”旬亲王一言不发，右近只得给他送来帛枕，唤醒那些睡在屋里的持女，令她们回避。侍女们素来不招待随从人员，所以她们毫不怀疑。有一个竟自作聪明地道：“如此夜深还特地赶来，真是情重如山啊！恐怕小姐还不知道他这一片心意呢。”右近便制止道：“静些，静些！”众侍女便不再言语，重新睡去。浮舟发觉身边躺的不是董大将，顿时惊惶万状，六神无主。但旬亲王默不作声，只管肆无忌惮地行为。浮舟倘是起初便觉察出真相，多少总会想些法子拒绝的。可现在弄得她无法可施，恍如梦里一般。旬亲王渐渐软声细语诉说上次不得相亲之恨及别后相思之苦。浮舟明白身边之人是旬亲王后，顿觉羞愧难当，又想起如果被姐姐知道如何是好，不由痛苦万状，呜咽不止。旬亲王想起日后无法和她再会面，也悲伤起来，陪着她哭了一回。

翌日天色尚暮，随从便来请勿亲王动身返京，右近才恍悟昨夜之事。旬亲王却赖着不走，他思慕浮舟已久。想到一旦离开，再来谈何容易。心里暗道：“不管京中如何寻我，今天我须留此。有道是‘生前欢聚是便宜’，倘今天就此别过，真要使我‘为恋殉身’了！”便唤右近前来对她说道：“我虽不体谅人！但今日我决计不回京了。你且去安排我的随从让他们在附近地方好好地躲避起来吧！再叫家臣时方到京中去走一趟。如有人打探我行踪，便回答说‘微行赴山寺进香了’，要巧妙应对才是。”右近听他如此表白，真是又惊又恼。她后悔昨夜疏忽大意，以至酿成如此大祸。懊恨之际她又想：“箠已如此，吵闹也是徒劳，倒使旬亲王有失颜面。那日在二条院他对小姐已是一往情深了，这可能是前世因缘所定吧。也是不能怨怪谁的。”她如此自慰便宽下心来，答道：“今天京中有车来迎接小姐呢。不知亲王对此有何主张？你俩既有这不可逃避的宿世因缘，我等也无话可说。但今日确实不巧，万望亲王冷静思虑，暂时回京去吧。若真有意的话，伺机再来如何？”她说得尽管有理有据，但亲王仍坚持道：“我倾慕小姐已多时，今日只想伴侍小姐左右。至于世人如何责怪，我一概不懂，不顾一切来此，是早有此心了，若有人前来迎接小姐，便以‘今天是禁忌日子’为由拒绝了。此事万万不能张扬，尚望你等为我二人作想，体谅我的苦心。”由此可见旬亲王痴迷浮舟，实已是神思不清了。右近快步出去，对催促动身的随从人员说道：“亲王如此行事，实有失皇子身份，你们何不竭力劝阻？他昨夜之举，实乃荒唐至极，你们作为随从，党稀里糊涂地为之导。倘是山野民夫不慎冒犯了皇子，将如何是好？”大内让心知此事实已糟糕，只好哑口无言地倒立一边思虑。右近又大声问

道：“哪一位叫时方？亲王吩咐他如此”时方笑答：“被你如此骂一通，我早已吓坏，即使亲王不吩咐，我也要逃走了。实不相瞒：亲王如此行径，我们也以为耻，可大家不得不拼着性命来，你们这里的值宿人员恐就要起身了，我得赶快走。”说罢，一溜烟去了。右近苦苦思虑：如何方能瞒过众人耳目呢。此时众侍女都已起身出来。右近便神秘地说道：“大将出了些事情呢！昨夜回来时非常隐密。料想是途中碰到了匪徒吧。他吩咐我们不得将此事告知外人，就连换的衣服都得悄悄送去。”众侍女惊讶不已，说道：“哎呀！真可怕呢！木幡山一带荒凉沉寂。也许这次大将是悄然路过那儿，才遭了匪患的吧？想起来真叫人丢魂啊！”右近忙说：“轻声些，千万不可走漏风声，让仆役们听到可就遭了。”她骗过了众侍文，而内心却焦躁不安：倘使大将的使臣忽地来了，可怎生是好？便虔诚地祷告：“初做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今日平安吧！”

太阳高挂之时，格子窗一律打开，右近细心地服侍浮舟。正厅的帘子全都挂下，贴上“禁忌”的字条。常陆守夫人屈躬来迎，准备骗她说“小姐昨夜梦见不祥”，不能出来会面。而盥洗水也仅送来一份。旬亲王甚觉木周，对浮舟道：“你先洗吧。”浮舟平日看惯了黛大将斯文模样，现在看到旬亲王如此焦灼难捱，便暗忖：世间所谓情种，或许就是这个样子吧？又念及此身命运多舛，要是此事泄露出去，不知世人又如何讥议！倘被姐姐知晓，更将如何是好？幸好旬亲王并未知道她是何人，他曾屡屡探问：“我数次恳求你告知姓名，你却缄口不答，教人好气啊！无论你出身何等低贱，我总会百倍地心疼你，尚望你见告。”但浮舟总不肯透露一字。然而别的事情，她都温顺地一一作答。因此旬亲王百般怜爱她。

晌午时分，常陆守夫人差遣来迎的车才到达。总共二辆车，七八骑人，照例是武夫打扮。此外尚有众多操着东国土话的粗陋男子相随。众侍女极度讨厌，纷纷将他们赶进那边的屋子里去。右近心下思量：“这如何是好？若骗他们说燕大将在此，而以餐大将那种身份显赫高贵的人离京，他们岂有不知之理？”思来想去，她便拿定主意，草草写了一信给常陆守夫人道：“昨夕小姐月信忽至，今日不便进香。加之昨日夜梦不祥，今日领斋戒。出行之日适逢禁忌，真乃不巧。恐鬼怪故意作梗吧。尚望鉴谅。”随即将此信交付来人，请他们用罢酒饭，回返京都。她又派人去告知老尼姑并君：“今日禁忌，小姐暂不赴石山进香。”

往常浮舟无事便怅望云山，无聊度日，常觉岁月难挨。而今天旬亲王深恐薄暮之时便要离浮舟而去，也视寸阴如金。如此深情，使浮舟动心不已，顿觉今日时光难留。旬亲王伴传浮舟，长久端详她容貌，觉得处处生辉，实无仅疵，真所谓“相看终日厌时无”。其实浮舟容貌不及二女公子，而比起年华正盛，美艳娇小的六女公子来，更是逊色得多。只因旬亲王爱她入痴，方才视她为绝代美人。以往浮舟亦认为燕大将之美无人出其右，而今日看这位旬亲王，顿觉他的俊俏潇洒更在燕大将之上。旬亲王取过笔砚来，随意书写。他那精彩的戏笔，优美的绘画，使得浮舟倾心不已。画毕，他温柔地对浮舟道：“如果我们不能随时相聚，你便看看这画吧！”画中绘的是一对美貌男女互相偎依的情景。他指着画说：“但愿我俩永远如此。”说罢泪水不禁潸然而下，吟诗道：

“纵结千载盟誓深，亦悲此世命无定。我如此推想，委实不祥。倘我今后尽力而不能与你厮守一起，定会恋你而死的。起初你对我如此冷淡，我便可借此不来寻你，可如今更添痛苦啊。”浮舟听罢，也悲从中来，使用那蘸了墨的笔写道：

“寿命无常不足惜，人心不定更堪悲。”旬亲王看毕暗道：“倘我心亦变化无常，实乃可叹了。”便更觉浮舟怜爱无比，笑问道：“可曾有人对你变心么？”便细细探问黄大将起初送她来此的情由，浮舟颇觉羞愧，答道：“我不愿说，你何必定要盘问呢？”半娇半嗔，更是可爱至极，旬亲王心念此事迟早定会知晓，便不再询问。

夜幕下垂之时，赴京的使者左卫门大夫时方赶回来，对右近道：“明石皇后也派使者来探问亲王行踪，他说皇后非常着急，说道：‘左大臣亦生气了。亲王私自外出，实乃草率之

举，亦难保无意外之事。一旦皇上闻晓，我们必获罪无疑。’我对人说：‘亲王只是到东山去探望一位高僧了。’”接着时方又埋怨道：“女子实乃罪孽深重！害得我们这些随从也不得安生，还逼得我说谎。”右近言道：“你说女子是高僧，妙极！这点功德足可消除你说谎的罪过了！你家亲王性情实在古怪，怎么会有如此秉性的？事情如此重大，若是预先知道他来，我们定会设法阻止他呢。谁知他鬼祟而来，叫我们怎生是好？”说完便进去向旬亲王转达了时方的话。旬亲王早已料到此种情形，便对浮舟说道：“我困于身份行动不便，极为痛苦，希望作一个平凡的殿上人，即便暂时也好。其实对于这类事，我从不会为其所缚，只是冀大将若闻知，如何感想呢？我同他原本亲戚，亲睦如手足。一旦他知道此事，我该是多么难堪呀！又有何颜面呢？我还念到：世人有‘责人则明，恕己则昏’之说，惟恐冀大将不知你盼待之苦，而怨怪你不贞。所以我想带你离开此是非之地，挪居到与世隔绝的别处去。”旬亲王今日不便再在此留宿，只得准备返京，然而他的灵魂似已被摄人浮舟的怀袖中了。天色微明，屋外催促亲王的咳嗽声不断。旬亲王紧握浮舟的手来到进门口，依恋难舍，吟诗道：

“生离悲苦未曾识，别路凄迷泪眼昏。”浮舟亦黯然神伤，答吟道：

“别离晓泪盈衫袖，微明难留行人驻。”天色尚暮，山风鹤唤，浓霜满道，寒气彻骨。旬亲王身在马上，心属浮舟，‘此时纵有千般不舍，万般留恋，但当着如此多随从人员，亦不便逗留过久，只得郁郁寡欢地随了大家，悲痛欲绝离开了宇治。为防不测，大内记道定和左卫门大夫时方，一直步行在旬亲王左右两旁，直到险峻山路走完，方才跨上马去。马蹄踏碎薄冰发出凄凉的碎裂声。为何几次恋情都离不开这条山路呢？旬亲王总觉得与这山乡似有因缘。

旬亲王回到二条院，回想起二女公子故意将浮舟隐藏，心中不免忿恨。便不到她房中去，而径直回到自己那房间躺下了。然而心乱如麻，难以入睡。旬亲王渐渐消下气来，便缓步来到二女公子房中。见二女公子安详端庄地坐着，姿态矜持高雅，比他痴恋的浮舟更具魅力。他想到浮舟容貌气质都酷似二女公子，不禁又恋起浮舟来。顿觉心如刀割，苦不堪言，便又回转帐中睡了。二女公子跟了进来。他便说道：“我心绪恶劣，似觉寿命将尽，实甚可悲，我诚心爱你，但一旦舍你而去，你必会变心的。因那人对你倾慕已久，不达目的不会甘休的。”二女公子暗想：“如此荒唐之语，竟也说得出口？”答道：“怎能如此说法呢？倘泄漏而被那人知晓，定会怨怪我诋毁他，我身多忧患；你随意一句，我便心伤落泪呢。”便背转身子。旬亲王又认真地说道：“倘我真个恨你，你将作何感想？我对你总算宠爱倍至了，连外人都怨怪我过分地宠爱你呢！但于你心中，恐怕我不及那人一半吧。这就算是前世命定，无可奈何。但你即使这样，又为何处处隐瞒于我，叫我好生怨恨啊！此时他又想起了自己与浮舟的前世因缘，终于寻着了，不觉掉下泪来。二女公子见他如此大动真情，顿觉十分惊诧：他又听了什么谣传呢？她久久沉默，暗自思量：“我当初是受那人摆布而轻率与他成婚的，因此他处处疑心我和那人关系暧昧。那人与我毫无亲缘关系，而我却信任他，受他的关照，确为我的过失。为此他便不信任我。”她思前想后，痛苦不堪，神情哀怜凄楚。其实旬亲王是寻口实来搪塞找到浮舟一事，而二女公子却以为他是在怀疑她与董大将的暧昧关系，而说如此气话。她就猜想有人造谣。由于不明实情，她见了旬亲王不免感到羞愧。正值此时，明石皇后从宫中派人送来信。旬亲王大惊，忙脸带怒容转回自己室中。但见皇后信上写道：“昨日未曾见你入宫，皇上牵挂不已。若是身体安康，望即刻入宫，时隔日久，我也十分想念你。”他念起母后、父皇为他担忧，自感惭愧。然而心绪委实不快，是日终于没有人宫。而不少贵族官僚趁机前来拜访，但都被他一律挡驾于外。他独身枯坐帘内，莫思了一天。

向晚时分，意大将突然来访。旬亲王说道：“请里面坐。”便亲切地和他对诉起来。莫大将言道：“听说你身体不适，皇后很担心呢。现在可好些？”旬亲王一见冀大将，便觉胸中扑腾不止，连话也不敢多说。他暗忖：“此人倒像个和尚，只是道行未免高深了些：将

如此可爱人儿藏于荒僻之地，让她苦待，而自己却无牵无挂悠闲自得。‘躺在平时，即使逢到蝇头小事，他只要看见黄大将故作诚实时，定会讪笑讥讽，并当面揭穿他。至于在山中藏着女人这样的事，他更不知要如何肆意嘲弄他。然而今日他竟缄口不言，显得痛苦难堪之极。而蒸大将却对此毫无知晓，关切地劝慰他：“你神色不好，万望多加注意才是！当心伤风着凉呵。”他恳切地慰问了一番，便告辞而去。匈亲王独自寻思：“此人风度洒脱，令人看了自感形秽。山中那女子若将我与她作一番比较，不知作何想法？”他左思右虑，始终摒弃不了思念那山中女子的念头。

再说宇治山庄中，因为不再赴石山进香，众人清闲起来，便感寂寞无聊。匈亲王却眷恋宇治，书信一封，将相思之情尽倾纸上，遣专人送往。为免泄密，便选了那不知内情的时方大夫的家臣作为信使。右近对周围的人说道：“此人乃是她从前的旧相识，最近做了黛大将的随从，常互相往还。诸事全凭右近说谎欺瞒。转眼正月匆匆而过。匈亲王心中焦灼，然而不便再到宇治探访，但觉长此下去，必相思成疾。因此更添无限烦恼，终日愁叹不止。而蒸大将稍有闲暇，便微行前往宇治。先赴寺中拜佛诵经，布施物品，日落时分方悄然来到浮舟房中。他虽然是微行，然打扮并不素朴，头戴乌帽，身穿常礼服，模样异常清秀。缓步踱入室中，风度优雅，令人见之忘俗。浮舟深感愧对于他。那个非礼相犯的人又浮现于脑际，想到今天又要逢迎另一男子，便觉痛苦不堪。她想：“匈亲王信中曾说：‘我自与你相识以来，顿感以前所有相识之女都可厌。’听闻他果然不再去任何夫人那里。倘他知道我今日又接待秦大将，不知心中将是何种感受？”她越想越觉痛苦，后来又思道：“这董大将委实是品貌兼备，态度含蓄，举止温文尔雅。即便久不上宇治解释时，亦言语不多。他从不滥用油思、‘悲伤’等语，只是巧妙表达久别相思之苦。但这比那种甜言蜜语，声泪俱下的诉说更加使人感动，这一点正是他异于常人的日常特性。至于风流优艳方面，固然不及那人，然而讲到忠厚可依、恒久不变之心，则远胜于那人。我这回意外地对那人发生了爱慕之情，倘被大将知晓，怎生了得！那人痴癫发狂地想我，我竟对他生怜爱之。乙，真乃荒唐愚昧之举呵！倘大将以此视我为淫荡之人而遭其遗弃，那我就孤苦凄清以至抱憾终身了。”她深自警惕，愁绪满怀。黛大将不知真情，看她如此神态，想道：“多日不见，她倒长大了许多，深谙人情世故了。也许是常在这偏远孤寂之地，忧愁过甚造成的吧！”便顿生怜悯之心，比以往更加体贴呵护了，遂说道：“我特意为你建造的新居快落成了，距三条宫味甚近且临水，又热闹，还可时常观赏樱花呢。我想春天即可迁入，那时我们再不会有这般相思之苦了。”浮舟想道：“匈亲王于昨日信中，也说早为我备好一个清静如意之地。意大将尚蒙在鼓里，作如此周全的打算，委实可怜。无论怎样，我岂能弃了大将而追随匈亲王呢？”匈亲王的面影又浮于眼前，但觉率由自作，此身何其不幸，便啜泣不已。秦大将忙安抚道：“千万不要如此悲伤，你心情不佳，我也不得安乐。你心情如此不快，难道有人向你说了我什么不是？你万万不可听人挑唆，我若对你有二心。怎会不顾一切远途劳顿来看望你呢？”此时新月如眉，二人移近轩窗，举首望月，各自无语，陷入沉思。男的追忆大女公子，不胜伤逝之情；女的思虑日后，更添忧思，哀叹自身命薄，二人各怀苦衷。夜雾笼罩着远山，订中的寒鹊，于增脱夜色中更显英姿。宇治长桥隐约可见，河吐柴船穿梭往来。此番美是于别处确实难以见到，故莫大将尤为珍爱，每每因景忆昔，历历如在目前。即使此女子并不肖似大女公子，今日终得一聚，实是可喜可慰的。何况这浮舟较之大女公子，毫不逊色。且渐通人情世故，熟习京都生活，举止态度极为雅朴。黄大将觉得她更比往日妩媚了。但浮舟忧虑满怀，眼泪不觉夺眶而出。蒸大将不知如何安慰他，便赠诗道：

“千春无患永结契，此缘长似宇治桥。今日你应知我一片诚心了吧。”浮舟答道：

“断石叠砌宇治桥，难凭此语结千春。”此次黛大将与浮舟更是缠绵，依依难舍。他本欲多呆些日子，又恐遭别人非议，不免顾虑重重。又想到长聚之日不远，何必贪一时之欢

呢？便打定主意，于拂晓时分启程返京。一路上回想浮舟成熟诱人模样，对她的思念更胜于往日。

转眼便至二月初十，旬亲王与黛大将皆出席了宫中举办的诗会。会上所奏曲调甚合时令。旬亲王一首催马乐“梅枝”，优美的嗓音颇令众人折服。他各方面皆出色，仅是耽于女色，不免令人遗憾。适逢天忽降大雪，风势异常猛烈，音乐演奏只得停止。众人回到旬亲王值宿室，用过酒饭，随意歇息。意大将甚想与人畅谈，便步出檐前，星光下隐约可见积雪已厚。他身上衣香随风飘散，颇有古歌所谓“春夜何妨暗”之感。他闲诵古歌“绣床铺只袖……今宵盼待劳”，语调高雅，态度潇洒，确令众人叹慕不已。旬亲王方欲就榻安寝，忽闻吟诵之声，怪他“可吟之歌甚多，为何特选此首！”心中甚为不悦。暗想：“如此看来，他与浮舟那女子关系确不一般。我以为她‘铺只袖’而‘盼待’的，仅我一人。孰知他亦有如此感受，真叫人生恨啊！她抛却了如此钟爱她的一男子，转而热切恋慕我，究出何因？”他对黛大将醋意甚浓。

次日清晨，四下一片银白。众人将昨日所赋诗作一一呈交，请皇上赏评。正当鼎盛年华的旬亲王站立御前，优美的风姿尤为出众。黛大将虽仅稍长二三岁，却显得老成持重，倒有故作深沉之嫌。但此种仪表已为大家首肯。世人皆极力赞誉，说他身为驸马当之无愧。且他学问及政见方面，皆很优秀。诗歌被诵完毕，众人纷纷从御前退出。并皆赞赏旬亲王所作的诗歌，更有人高声吟诵。而旬亲王并非喜形于色，他奇怪为何他们有此番闲情来吟诗作乐。他对诗歌丝毫不感兴趣，心思早飞到了浮舟那儿。

旬亲王得知黛大将亦在思念浮舟，越发放心不下。他便极力策划，于一日冒然前往宇治山庄。京中积雪已渐消融，仅有残雪如在等伴。可入山愈深，积雪愈厚。羊肠场道境蜒于深雪里，不露痕迹。如此险峻难行的道路，众人从本行过，惊惶中竟想哭出来。引路人道定，身为大内记兼式部少卿，皆为高贵的官职，但此刻不得不屈就，撩起衣裙徒步于倒护驾，那模样甚是好笑。

宇治处虽已闻知亲王今日前来，但料想如此大雪，未必出行，众人也未在意。岂知半夜时分，右近得报，说旬亲王驾到。浮舟获悉，对亲王此番诚意，亦感动不已。右近近日常为此尴尬局面不胜烦恼，此时见亲王竟半夜踏雪而来，不觉为之心动，所有顾虑一扫而光。事已至此，总得好好待他，便找了位叫侍从的侍女，她亦为浮舟的亲信，且知情达理。同她商量：“此事极其难办！愿你能与我一道，保守秘密。”二人便设法将旬亲王引入室内。他衣服早已湿透，香气沁人心脾，两人不由担心。以为这香气与尊大将的相似，便可以蒙混过去。

旬亲王心有所虑：既然去了，若即刻返京，倒不如不去。但若长住山庄，又怕人多嘴杂，走漏消息，故事先囑时方提前出发，在对岸落实一处房屋，以便与浮舟同去那里。时方布置妥当后，于夜深赶至山在报知旬亲王。亲王随即动身。右近被从梦中唤醒，不知亲王要带小姐去何处，不免惊惶不定，她迷迷糊糊上前帮忙，浑身颤抖不止。旬亲王一言不发，抱起浮舟便上了船，右近吩咐侍从同去，自己留守此处。那船便是浮舟平日朝夕望见的那种冒险伶仃的小舟。当划向对岸时，浮舟似觉如箭离弦，遥赴东洋大海，心中甚是恐慌，只是紧紧抱住旬亲王，旬亲王顿觉她更为温柔可爱。此时夜空残月斜照，水面明净如镜。舟于报前面小岛名为橘岛。便将小舟停下，欣赏夜景。整个小岛如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为四季常绿的橘树覆盖。旬亲王指了指橘树对浮舟道：“你看它们，虽较平常只是一般，但有千年不变的绿叶。”便吟诗道：

“轻舟橘岛结长契，宛如绿树永深青。”浮舟亦觉此番风景甚是新奇，答道：

“佳橘常青心不变，浮舟叠浪前途暝。”美妙的晨景与可爱的人儿交相辉映，旬亲王觉得此诗别具情味。

片刻小舟便驶至对岸。下船时，旬亲王不忍将浮舟让与别人抱，便亲自抱起她，而自己要别人搀扶。旁人暗想：“此人亦真怪！这女子究竟是何人，值得这般厚爱？”此房屋本为

时方叔父因幡守的一处别庄，建筑甚为简陋，且尚未完工。故陈设极不周全，竹编屏风等器物，全是匈亲王见也未见过的粗货，防风亦不能。墙根积雪尚未融尽，此时天色晦暗，眼见又将下雪了。

不久太阳露出了脸，檐前晶莹剔透的冰柱，发出奇异的光彩。浮舟在光彩的辉映下，容颜显得更是艳丽多姿。匈亲王身着便服，行走十分轻捷。浮舟仅穿着微薄的睡衣，体态娇小玲珑，此时丰姿更使。当她觉察此身装扮，姿意不拘躺于一美男子怀中，不觉羞涩无比。但却不可躲藏。她身着五件白色家常内衣，袖口及衣裾流露出的娇艳，倒较五色绚丽的盛妆更美。匈亲王凝视浮舟，欣喜不已，浮舟那种自然天生的美姿，他平素于二位夫人身上从未见过。侍从亦显丰姿绰约，楚楚动人，正立待于倒。浮舟想起此种行径，不仅为右近得知，如今侍从亦全看在眼里，颇觉难为情。匈亲王对待从道：“你何人？万不可将我名字告诉外人啊？”别庄管理人将时方视作主人，热切款待。时方与匈亲王的居处仅隔一扇拉门，他甚觉得意。管理人对他亦很客气，答话低声下气。时方见他识亲王仅认主人，不由好笑，但并不向他言明。又叮嘱他道：“阴阳师占卜，我近几日身逢禁忌，京中亦不可留居，故到此处避凶。你万万不能让外人靠近。”于是匈亲王与浮舟毫无顾忌纵情欢娱了一天。可匈亲王忽又想到蒸大将若来此处，浮舟定与他如此吧？不由炉火在胸。他便将餐大将如何宠幸二公主的事俱告于她，而绝口不谈意大将吟诵古歌“绣床铺只袖”深恋她的事。其居心叵测，可见一斑。时方派人送盥洗具及果物进来。匈亲王戏笑她道：“尊贵的客人，这下人差使是你干的吗？”侍从本是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倾慕时方大夫，与他倾心晤谈，直至日暮。匈亲王眺望隔岸宇治山庄，那里有浮舟居所。但见积雪斑驳，云霞掩映处透出几枝树梢，远处雪山屏立，夕阳斜照，如明镜般熠熠发光。他便将昨夜途中险境一一讲与她。有意夸大，骇人听闻，遂吟诗道：

“雪川深封马蹄迹，冰清隔断归车道。险道重路未曾迷，心魂却失君衫袖。”又取来粗劣的笔砚，信手戏书古歌“山城木幡里，原有马可通”之句。浮舟亦于纸上题诗一首：“漫天风狂飞舞雪，犹能凝冻作寒冰。只惜我身两无着，瞬息消促失踪影。”写毕又信手徐掉。匈亲王见到“两无着”三字，甚感不悦。浮舟料到伤了他的心，不免慌张，抬手将纸撕碎。匈亲王的丰姿本来令她倾慕，此时更深深感动了她。匈亲王又对她千般诉说，仪态优雅不能言尽。

匈亲王临行时对京中人说仅出外避凶两口，此间便与浮舟从容纵欢，别无他虑。二人耳鬓厮磨，情爱渐深。右近留于宇治山庄，为给浮舟送各类衣物，只得编造借口。次日，浮舟将凌乱的秀发作了番整饰，换上颜色搭配得当的深紫色及红梅色衣装，风姿更显绰约，惹人怜爱。那侍从亦脱去昨日旧衣，穿了件华美照人的新装，愈加显得漂亮。匈亲王又戏将此新装给浮舟套上，将脸盆给她。心想：“若将她送与大公主当侍女，定受宠爱。大公主身边虽有众多出身高贵的侍女，但却无如此漂亮的容貌。”此日二人纵情嬉戏，其动作放肆令人脸红。匈亲王搂了浮舟反复行愿，定要私下带她入京。且要浮舟起誓：“我在此期间，决不与黄大将相见。”提舟甚觉困窘，一言不发，竟淌下泪来，匈亲王见她如此模样，心想：“我在她面前，竟不能将那人忘怀！”不胜忧伤。此夜，他爱恨交织，时哭时诉，直至黎明。天幕刚启，便将浮舟带回宇治山庄，他仍亲自抱她上船，柔声说道：“你所关切的那人，对你总木会如此吧！你是否真的懂得我一片诚心？”浮舟想来亦是，点了点头。匈亲王心下方安，更觉她亲柔。右近打开边门，让他们进来。匈亲王留恋往返，不得木就此告别，心中空空，似犹未尽欢。

匈亲王回到二条院。他甚感困顿，茶饭不思。不过几日，面色憔悴，身体清瘦，模样大变。皇上以下众亲故，忧心忡忡，每口皆有人前来探视，一时络绎不绝，给浮舟去的信，亦不能尽详。宇治山在那个不受欢迎的乳母，因回去照顾女儿分娩，此时已返回庄来。浮舟对她心存忌惮，展阅匈亲王的来信亦需谨慎。浮舟留居荒僻之地，一心指望蒸大将照拂，能将她迎入京中。她母亲亦以此为荣，此事虽未公开，但蒸大格言以既出，则浮舟入

京已为时不远。故她早物色好了侍女，挑了乖巧女童，一一送至山庄。浮舟初愿如此，故觉此乃意料中事。然而那狂热痴迷的句亲王，总是浮于眼际，他那哀婉的诉说时时撞击着耳鼓，使她昏昏欲睡。一闭上眼，他那仪姿神态便历历如在面前，令她十分恐慌。

连日淫雨。句亲王再度进山的愿望化为泡影，相思之苦愈加难熬。想起“慈亲束我如蚕茧，”他叹恨此身束缚太多。好让他作难！他便书了封长信给浮舟，内有诗道：

“凝望山居云蔼阻，阴空长空悲我心。”虽是信笔写就，却笔法隽秀，颇富情趣。浮舟正值青春，性情浮泛，此封长长情书亦是缠绵悱恻，怎不叫她倍加恋慕呢？然而忆起初识的意大将，觉得他到底修养深厚，人品卓著。或许因他是最初使她经历人事的男子，故格外重视吧。但一想：“倘我那暧昧之事为他得知，定会疏远我，那我将如何是好？母亲正急着盼他早日迎我入京，若突遭此等变故，她定会伤心的。而此位专注的句亲王，素闻他品性轻薄，眼下虽甚亲近，日后待我如何，却难以预料。即使爱我如初，将我隐匿于京中，长期视为测室，我又如何对得起亲姐姐呢？况且此等事不可能隐瞒下去。记得在二条院那天黄昏，不经意为他撞见，后来虽藏于僻荒的宇治山中，也被他寻到。何况呆子往来人众的京里，即便隐匿，终会为黛大将知晓啊？”她思量再三，方醒悟：“我也有过失。为此而遭大将遗弃，委实痛惜！”她正对句亲王来信凝神遐思之际，意大将的信又送到了。她未敢将两封信同时展看，两相对照太难为情。便仍躺着阅句亲王的信。侍从对右近以目示意：“她最终见新弃旧了。”此话尽在不言中。侍从说道：“并不奇怪呀！大将虽仪表不凡，但句亲王风度更为优雅，那放荡不羁的形态，更显男子扭力。若我做了小姐，得了他这番爱怜，决不肯呆子此地。必设法到皇后处当个宫女，以便时常见到他。”右近道：“你怎如此浅薄。如大将这般人品的人，上哪找去？且不论相貌，单地那性情及仪态，便让人艳羨。小姐与亲王的事，有些不要吧！再说将来如何了结呢？”二人信口而谈。右近有了侍从分担心思，撒谎亦方便自在多了。

燕大将来信中道：“不见日久，思之甚苦，幸蒙赐书，得以慰藉，今日致柬，略表寸心。”信的一端题诗道：

“愁苦叠满心，如雨久不晴。春水涨江川，遥念佳人影。相思之苦甚于往日了！”此信写于一方白纸上，立文式装封。笔迹虽不甚工整，却颇见书法功底，句亲王将信笺折得极为小巧。二者各具其妙。有近等劝道：“此时无人得见，先给亲王复信吧。”浮舟颇为羞涩地说道：“今日还是不回为好吧！”她迟疑许久，方提笔写了一诗：

“浮舟忧患居宇治，斯乡寂寥不可住。”近常她不时展看句亲王所绘之画，却常常对画饮泣。她思虑再三，总觉与句亲王之间不会长久。可又感到著成全黛大将而与句亲王绝断，甚是可悲。便赋诗复句亲王道：

“浮萍飘絮身难留，欲化云雨向山峰。但愿‘没人白云里’吧！”句亲王阅毕此诗，不禁失声拗哭。他想：“以此看出，她到底深爱我啊！”浮舟那忧郁的神情便一直浮现于眼前。那平日威仪的黛大将，从容地展读浮舟的复书，不由叹息：“唉，孰料她是那般孤寂，好让我心痛啊！”更觉她惹人怜爱。浮舟不由答诗道：

“连绵知心雨，倾降无休止。不顾水位漫，襟袖亦愁郁。”他反复吟诵，不忍释手。

一日餐大将与二公主闲谈，顺便提及道：“我心中一事，怕对你不住，故一直隐埋于心。实话相告：早年我心系一女子，寄养于外。她闲居于荒僻之地，生活甚是凄苦。我难忘旧情，拟欲将她接至京中来住。我性情自昔有异于常人，不惯寻常家居生活，常想弃世独立。而自与公主结缘后，便未存抛舍尘世之念了。连一区区女子亦让我忘情，怎可舍弃她呢？”二公主答道：“我何必为此等事心怀嫉恨呢？”戴大将道：“只怕有人于皇上面前搬弄是非，说我的不是。为了一个女子，遭致资罚，不值得吧！”

蒸大将欲让浮舟住进那处新建的居所，又恐遭人非议，说他原来专为小夫人修建的。故隐秘地派人装修屋子。承办此事之人为大藏大夫件信。此人本为尊大将的亲信。岂知什信乃大内记道定岳父，此秘密便辗转传至句亲王耳中去了。道定对句亲王道：“绘屏风的众画

师，皆为亲信的家臣。所有设备极其讲究。”匈亲王闻得此话，愈发着急起来。他突然忆起自己有一乳母，是一远方国守之妻，即将随丈夫赴任至下京方面。他便嘱托此国守：“我有一极其隐密的女子，需托付于你处，一切勿告知外人。”国守不知此女身份，颇有些为难。但此事乃匈亲王所托，不好推拒。便答道：“在下接受便是。”包亲王安置好了此处隐匿所，方稍稍宽下心来。国守定于三月底赶赴任地，他便准备那天前去接浮舟。并派人告知有近：“我已将一切布置妥当，你等万勿泄漏此事。”他未便亲自前往宇治。此时右近传信来告：“那个多事的乳母在家，你千万不可亲自来接。”

黄大将将迎接浮舟之日定于四月初十。浮舟不愿“随波处处行”，她暗想：“我命运为何这般奇特，将来是好是坏，实难预料啊！她心乱如麻，决定前往母亲处住些时日，以便得以充分考虑。但因常陆守家少将之妻产期临近，正诵经祈祷，喧嚷不绝。即便去了，亦不能与母亲同赴石山进香。常陆守夫人便到了宇治。乳母出门迎接，对她说道：“大将已送来了不少衣料，万事总须办得周全完美才好。要我这老婆子一人料理，怕办得全然不像样呢。”她兴致颇高说东道西。浮舟听后，想道：“倘那些出格的事让外人耻笑，母亲与乳母又作何想法呢？那句亲王真逼人太甚，今日又有信来，说‘你即便匿迹层云里，我亦要找到，愿与你同去。望尽快安下心来，与我去隐居吧。’这叫我如何才好？”她心绪烦乱。母亲见她脸色青白，日渐消瘦，甚是惊骇，问她：“你今日态度反常，脸色为何这般难看？”乳母答道：“小姐近来玉体一直欠佳，茶饭不思，愁眉紧锁。”常陆守夫人道：“奇怪！真是鬼魂附体？说是有喜不可能，石山进香是为了净身啊？”浮舟听得此言，异常难过，忙将头垂了下去。

暮色既深，皓月当空。浮舟回想那夜于对岸见到残月时的光景，眼泪簌簌下落，心想自己实在荒唐。乳母又前去将老尼并君叫来，三人共叙往事。并君言及已故大女公子，盛赞她修养功夫颇深，一切应有之事，考虑得井井有条。岂知她却青春夭逝了。又说道：“倘大小姐在世，定与二小姐一样，作了高贵夫人，与你常相交往。你使木会再受孤寂之苦，幸福无比了。”常陆守夫人暗想：“浮舟本与她们是亲姐妹呢。一旦宿运亨通，心随人愿，一定不会逊色于她们。”便对非君说：“我多年为她操劳，直到如今方稍许放心。日后她迁至京都，我们便不会常来此地了，故今天相聚于此，大家随意谈些旧事吧！”并君道：“我等出家之人，总以为常来小姐处不吉利，故末时常得见。如今她将遥迁至京都，我倒有些恋恋难舍呢。此等偏荒之地怎可久居，能入居京都乃小姐福份，那勇大将，不仅身份高贵，品性亦甚高雅宽厚，实乃世人少有。仅凭他找寻小姐那番苦心，足见其诚心至深了。我早已对你提及过，没错吧！”常陆守夫人道：“日后虽难以预料，但如今大将确实一往情深，挚爱着她。还得感谢你老人家的功劳。承蒙匈亲王夫人爱怜，我们亦当感谢。仅因偶然变故，几乎让她流离失所，实甚惋惜。”老尼姑笑道：“匈亲王贪恋女色，甚是讨厌。他家那几位青年待文正暗暗叫苦呢。大辅姐之女右近对我道：‘亲王虽较贤良，是位好主子，惟有那件事让人嫌恨。倘为夫人得知，还要怪怨我们轻狂，实在真想不通。’”常陆守夫人道：“唉，想来实叫人后怕。黄大将更有皇上的女儿为妻。但好在浮舟与公主关系不甚亲密。今后不论好坏如何，仅得听天由命了。苦再次见到匈亲王，发生有辱颜面的事，那时木管我有多么悲伤，恐也难见到我的浮舟了！”浮舟听了二人的谈话，顿觉肝胆俱裂。她想：“倒不如死了干净。若那丑闻传出，我还有何脸面留存于世？”此时在外宇治川水汹涌澎湃，其声凄厉悲切。常陆守夫人叹道：“如此骇人的水声，我尚未听到过，果真此地不宜久居。黄大将怎舍得让浮舟呆子此处呢？”她不免暗自欣喜。于是众人又谈及自古以来这河水造成的灾难。一侍女道：“前不久，此处一船夫的小孙子，划船时不慎便掉进河里淹死了！这条河里淹死的人向来很多。”浮舟想道：“倘我也投身河中，如那小孩子一样被河水冲走。虽会引得不少人悲伤思念，但悲悼之情是短暂的。而我若存活于此世闹出丑闻来，必定遭人轻视和耻笑，这种痛苦才永无休止啊！”如此想来，千般耻辱，万般愁怅，一死则可全部消除。然转念一想，又甚觉悲伤。

她想起母亲对她的百般牵挂与担忧，更是心如刀绞。母亲见她萎靡不振，面容消瘦，异常心疼。便吩咐乳母道：“你且去找个地方，替她祈祷健康。还须祭祖神佛，进行技楔。”她们万没料到她正企图“拔换洗手川”④徒然于那边忙碌操心。母亲又对乳母道：“看来侍女少了些，还须找几位。刚来的不宜带入京都。那些出身高贵的女子，尽管宽厚仁爱，若发生争宠之事，一样会导致两边侍女亦发生纠葛。鉴于此，你须慎重选择，万勿大意。”她极为周全地料理着，又道：“不知那边产妇何等情况了，我得即刻回去看看。”浮舟极度忧伤，今日一别，恐再也见不到母亲了，便央求道：“望母亲带女儿回去暂住几回吧，女儿心境恶劣，一刻也不能离开母亲。”她依依难舍。母亲答道：“我同样舍不得你，只是那边极为嘈杂。你众侍女去了那儿，地方狭窄得很，缝纫之类极不方便。别害怕！即便你至辽远的‘武生国府’，我亦会设法来看你。我身份卑微，处处都要受到羞辱，真是可怜呀！”说罢泪流满面。

秦大将今天探得音讯。他悉听浮舟玉体欠佳。甚为挂念，故写信来探问。他在信中说：“本欲亲临宇治，倾述相思之苦，无奈万事缠身，推卸不得，至今未能如愿。你进京之日愈近，我企盼之心愈苦。”匈亲王因昨日得到浮舟回复，今日又写了信来，其中道：“你为何犹豫不定？我甚是担忧你‘随风飘泊去’，六神无主了。”信仍较长。两家使者常于此相逢，且曾会过面，故彼此熟识。今日二人又凑到了一起。黄大将的随从问道：“你老兄为何常来此地呀？”匈亲王的使者答道：“我特来拜访一位朋友的。”燕大将的随从道：“访问朋友，岂须亲自带上情书⑤来么？何必隐瞒实情呢？”那人只得回答：“实不相瞒，本是出云权守时方的，要我转交与此处一位侍女。”董大特的随从见他说话前后矛盾，颇觉奇怪。欲于此处弄个水落石出，又有些不妥，便分手回京去了。秦大将的随从颇有计，入了京都，遣身边一童子悄悄跟着那人，看他到底回到哪家府上。童子回来报道：“他到匈亲王家中，将信交给了式部少辅。”匈亲王的使者却很蠢笨，不知行踪已被人追查，以致被秦大将的随从看出底细，实甚惋惜。那随从回至三条院，正逢大将出门，他便叫一家臣转交回信。当日明石皇后返六条院省亲，故秦大将穿着官袍前往迎候，前驱极少。那随从将回信交付与家臣时，低声说道：“我遇见一桩怪事，欲查明底细，故此时方回来。”袁大将隐约听见，从车中出来时便向随从问道：“何等怪事？”随从觉此处不便讲，便默默站立于一侧。戴大将知其必有缘由，亦不再追问，乘车而去了。近来明石皇后甚感不适，倒无特别重病。众皇储及公卿大夫纷纷前往探视，一时殿内极为嘈杂。大内记道定担任内务部政务，因公事繁忙，来得较迟。他正设法将宇治的复信呈交给匈亲王。匈亲王来到侍女值事房，将他唤至门口，急着拿到信。恰逢章大将从里面来，瞥见他躲在房里读信，想道：“定是封不同寻常的情书吧！”好奇心顿起，他便躲在那儿窥视。匈亲王一时顾不了其他，双手展开粉红色信纸，甚是专注。此时夕雾左大臣亦正好出来，将经过传文值事房。袁大将即刻走出纸隔扇门口，故意咳嗽，以提醒他，告知左大臣来了。匈亲王随即藏起了信。左大臣正探头往屋内探望，匈亲王大惊失色，忙以整理身上衣带作掩饰。左大臣对他道：“皇后此病虽长时不会复发，但仍让人担心。你即刻派人去将比睿山住持增请来吧，我须即刻回去一下。”说罢匆匆离去了。夜半时分，众人方从皇后御前退出。左大臣叫匈亲王当先，带了众皇子、公卿大夫及殿上人等回至自己私邸。章大将走在最后，想起临出门前那随从的神情，总觉有何秘密欲告知。便乘前驱至庭前点灯之机，将他唤来问：“你有何要事相告？”随从答道：“今日清晨小人于宇治山庄，见出云机守时方朝臣家一男仆，手持一封结于樱花枝上的紫色信件，从西面进门中交与了一侍女。小人作了些试探，但那男仆答话却前后不符，显见是在编造。小人甚觉奇怪，便暗派一童子跟随，后见他走至兵部卿亲王府上，将信交与了式部少辅道定朝臣。”董大将甚是诧异，忙问：“那回信是什么样子的？”随从答道：“小人倒未曾注意，因信是从其他门里送出的。据那童子报告说信封为红色，格外考究。”董大将便立即想起方才匈亲王那般专注展读的那信，不正是红色的么？这随从党如此细心，以后定当重用。但因近旁耳目众

多，不便再细问。于归途中想道：“旬亲王实在有能耐，如此僻远的地方都被他搜寻到了、他又如何获知此人的呢？而且竟迅速爱上了她？看来我当初以为将她安置在荒僻山乡就万无一失，确是太单纯幼稚了。照理，倘这女子与我毫不相干，你爱恋她倒也无妨。但你我从小就亲同骨肉，我曾想尽办法为你牵线带路，你怎能如此忘恩负义地待我呢？思想起来，实甚痛心！多年来，我虽倾慕你那二女公子，然不曾越轨半步，关系清白，足见我心何等诚挚稳重。况我对二女公子的爱恋，亦并非始于今日，而是相识已久。只因我识大体，顾后果，所以我未逾越规矩。如今看来，实在是迁蠢之极。近日旬亲王患病不止，客人甚多，极为杂乱，不知他是如何静心写信的呢？想必已开始往来了吧。对相恋的人来说，宇治这条路，委实遥远。原来旬亲王失踪，并非生了什么病，而是为浮舟心烦意乱。回想昔日地恋爱二女公子时，因不能去宇治的忧愁苦闷之状，真叫人难受。”他追忆着往事，顿时明白为何那天浮舟愁眉不展，神思无定了。凡事心中了然，甚是伤怀。又想：“世间最难揣测的，莫如人心了！这浮舟看上去是何等温婉拥静，孰料亦是个水性杨花的女子，与旬亲王倒蛮般配的。”如此一想，便欲不再争须让与旬亲王。转而又想：“真叫我与她断绝往来，实甚难舍。当初若我是想纳她为正房的，倒不能就此了断。然事实并非如此，索性让她作情人，任由她吧。”这般反复思量，实甚荒唐可笑。他又想：“如今若我嫌恶她，弃她不顾，则旬亲王定将她占为己有。但旬亲王决非怜香惜玉之人，被他喜新厌旧送与大公主作侍女的女妇，迄今已有二三人了。倘浮舟将来也落此下场，叫我如何忍心呢？”他终究割舍不下。为欲获悉实情，写了封信与她。遂趁无人之旁之时，召唤那个随从来前，问道：“近来道定朝臣仍与仲信家的女儿常相往来么？”随从答道：“是。”又问：“那经常到宇治去的，是你所说起的那个男什么？……那边的女子家道中落了，道定不知详情，竟欲求爱于她呢。”圆他长叹一声，又再三叮咛道：“务必将信快些送到，万不可被人发现，否则会坏大事的。”随从遵命，心想：“难怪少输道定常打探大将的动静和宇治方面的情形，原来是有根据的。”但他不敢说出片言只语。大将也不多问，不欲让仆人们知道实情。宇治那边，见意大利的使者来得比往日更加频繁，不免忧虑重重。信中只有寥寥数语：

“佳人盼我太妄想，波赵未松浑不觉。惹人耻笑之事慎勿作！”浮舟对此信颇感疑虑，心中顿生忧惧。难以下笔复信：若表示明白诗意而作答，实难为情；若表示不解其意，说是言辞怪僻，又未免有所偏颇。思之再三，便将那信原样折好，在上面批注几字：“此信恐系错送，故特退还。今日身体欠安，亦难奉复只字。”意大利将看了，想道：“她竟如此机敏。”莞尔一笑，对她并不介意。

意大利将信中的隐约其词，令浮舟心中忧惧更深。她想：“荒唐羞耻的事情终难避免啊！”其时右近走过来，说道：“为何要退回大将的信呀？退信是不吉祥的事啊！”浮舟道：“其信言辞怪僻，甚难通晓，许是误送，故而退回。”原来右近觉此事奇怪，将信交付使者时已偷看过了，这做法实在不好。但她却佯装不知，说道：“啊呀，如何是好呢！大将似乎已有所察觉了，这事令大家都难过！”浮舟听罢，顿时脸腮潮红，窘困不堪，无言以答。她万想不到右近已偷阅了信件，还以为另有知情人告之于她。但又不便细问，心想：“这些知情的侍女将怎样看待我，委实令人羞耻啊！虽说是我自身造成，但我这命也实在太苦了呵！”她忧虑不堪，便躺卧下来。

右近和侍从闲谈起来。右近道：“我有一个姐姐，在常陆国时有两个男子追随她。人世间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这两个男子皆深切爱恋我姐姐，难分高下，我姐姐无法选择，终日不得安宁。有一次她对后一个略多表示了好感，那前一个便嫉妒心起，不顾一切将后一个杀了，自己亦放弃了我姐姐。真可惜国府里损失了一位良才。而那凶手呢，尽管也为国守府优秀的家臣，但犯了这种过失，如何能继续任用？遂被驱逐出境。这都因女子引起。故而我姐姐也受牵累被请出了国守府，去东国作了民妇。至今母亲想起来还悲恸不已。这罪孽何其深重啊！我这样说看似不吉祥，但无论身份高下，在这种事情上是万万不能糊涂

的，否则后果难以设想。即使能保全性命，也会各受其苦的。所以我家小姐须得确定一方才是。匈亲王比秦大将情深，只要是真心的，小姐跟随他亦无不可，了却这般忧愁苦闷。影响了身体也是无助于事的。夫人如此精心关照小姐，我母亲又一心准备迁居，盼望秦大将来迎接。孰料匈亲王竟然先下手，这事愈发纠缠不清了！”侍从道：“快别说这吓人的话吧！凡事都是命中注定，我看只要是小姐心之所向的人，便是命运安排的。老实说，匈亲王那种热诚恳切，实在令人感动不已。董大将虽急欲迎娶，但小姐不会倾向他吧？据我看来，倒是暂时躲避秦大将，追随俊俏多情的匈亲王为好”。她早对匈亲王倾心艳羨，此刻便竭力夸耀他。但右近道：“我看，还是到初渡或石山去求求观世音菩萨：不管追随哪一个，务请我们太平无事。黄大将领地内各庄院的办事人，均为粗鲁蛮横的武夫。宇治地方的人大多是他们一族的。凡在这山城国和大和国境内，大将领地各处庄院里的人，都是这里的那个内舍产的亲戚。右近大夫乃大将女婿，大将任命他当总管，授权他办理一切事情。出身高贵的人定然不会做出粗鲁的事情来。然而不明事理的田舍人，经常轮流地在这里守夜，难免不会发生意外的祸事。像那日夜里渡河之事，至今犹有余悸！亲王甚是谨慎从事，未带任何随从，衣着也简单质朴。若让这帮不明事理的人发现了，后实难料想呵！”听得她们如此说，浮舟便想：“如我不倾心于匈亲王，她们怎会这么说呢？真教人羞辱惭愧！究其实，我心中并不思慕他们。只因匈亲王那焦灼万状的模样，令我惊诧恍如做梦，不由稍稍留意于他。断然没想过就此疏远久蒙照拂的董大将。未曾料到会弄到这种地步。正如右近所说，弄出祸事来怎生是好？”她左思右想了一番，说道：“如此命苦，不如死了好！我这不幸之身，即便下等人中世罕见呀！”说罢便将身子俯伏着，悲伤啜泣。这两位深知内情的侍女皆道：“小姐莫要悲痛如此！我们是为了宽慰你才这样说的。往日，即便你遇到烦忧之事，也泰然处之，谈笑自如。自发生亲王之事后，你便忧伤烦恼，怎不叫我们担忧呢？”她们皆心烦意乱，绞尽脑汁想办法。惟那乳母兴致甚高忙着准备迁居入京之事。她见浮舟愁眉不展，便将新来的几个长得十分俊秀的女童唤至浮舟身边，劝她道：“小姐看看这些可爱的孩子，解解愁吧。兀自躺着郁闷不语，只怕是有鬼魂作祟呢。”说罢一声叹息。

再说意大将对退信之事，未作任何答复，不觉匆匆已过数目。一日，那威势十足的内舍人突然来到山庄。果如右近所说，此人年老而横变粗鲁，声音嘶哑，说话时语调与常人不同。他叫人传言：“叫侍女来听话。”右近便出来接见。他道：“大将宣召我进京接事，迟至今日方回。大将吩咐颇多，其中一事特别关照。大将说近有一小姐居住此地，由我等担当警卫，不再另派京中人来。但闻近来有来历不明的男子与侍女往来。大将对此颇为气恼，责骂我太不谨慎，这等事是守夜人应及时查明的，怎能丝毫不知呢？但我不曾闻知，便禀告大将：‘某因身患重疾，久未担任守夜之事，的确于此事毫无知晓。但曾派定得力男子若干，令其轮流守夜，不得有丝毫怠懈。若真有意外之事发生，我岂有不知之理呢？’大将道：‘日后务必谨慎小心，若发生非常之事，必严惩不贷！’不知大将何以出此言，我心惶惑不安。”右近听得此番话，比听到猫头鹰叫更觉恐怖，答不出一句话来。她回屋传达了内舍人的话，叹道：“听他所说，与我所预料的不差毫厘！定是大将已探得消息，不然为何一封信都不来呢？”浮舟母依稀听得这些话，甚是高兴，道：“大将真是有心之人！此地盗贼出没无常，值宿人亦不如过去认真，大多是散漫惯了的下司，连巡夜也省却了。”

如今这光景，令浮舟甚感焦愁，悲叹道：“此身恶运果真就要来到！”又念及匈亲王来信频问“何日可以相逢”，及诉说“缭乱似松谿”的心情，愈发使她苦不堪言。她想：“究竟让我如何选择呀！不管我追随哪一方，另一方都有可怕之事发生。想来想去，我唯有一死，方能了结此事。昔日不也曾有这样的例子吗？两位男子同样倾情于一位女子，那女子处于两难之间，只得投水而死……。如此看来，除了死，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与其留于世上遭受罕见之苦，倒不如以死了却吧。我身尚不足惜，只是母亲定然悲伤不已。但尚有

许多子女须她照顾，日久自当忘怀。若我苟活于世，因此事而惹人耻笑，则母亲势必更感羞辱伤悲。”浮舟一向天真烂漫，质朴坦率，而又温婉柔顺。但因从小缺乏高深教养，涵养不深。所以一遇非常之事，使六神无主，欲寻短见。她想销毁旧信，以免留下把柄让人耻笑。但并不于众目睽睽之下一炬毁灭，而是逐渐处理，或用灯火烧毁，或撕碎了丢入水中。不知实情的侍女，以为小姐在作迁京之前的准备，整理旧物。遂有待从劝解：叫小姐不必这般！这些真挚的情书，若不欲别人知晓，尽可掩藏箱底，闲暇时再取出来看，亦甚惬意呢。每封情书，各具情趣，信笺又如此高雅，况满纸都是些情深意切的话语。此番尽皆毁灭，委实可惜。”浮舟答道：“何来可惜！我在世之日已不久了。倘留这些信在世间，是不利于亲王的。而大将知道了，亦定会怪我不知廉耻，是不利的！”她左思右想，不堪悲伤，忽然忆起佛经中的一句话：背亲离世，罪孽尤重。又犹豫不决起来。不觉三月二十已过。旬亲王约定的那个日子即将来临。旬亲王与浮舟的信上道：“我定当于那日夜间亲自来接你。务清早作准备，谨慎行事，万不可泄漏消息，勿使仆从窥破，请勿担忧。”浮舟却想道：“亲王虽微服前来，但这里必防卫森严，没有机会相见了，叫人好不悲哀啊！无法相见片刻，只能看他抱恨而归了。”亲王的面容又浮现于眼前，挥之不去。她终于不堪其悲，拿封信遮了颜面，放声大哭起来。在近忙劝解道：“哎呀，小姐！千万别这样，会被人家窥破呢。已经有人怀疑了。只管悲伤有何益，快给他复信吧。有我在此，凡事勿须恐惧。你这般娇小的身体，即便要飞行，亲王亦能将你带走。”浮舟稍稍镇静一下，拭泪答道：“你们均以为我倾心于他，令我好不委屈。若果真如此，你们尽管说吧。但我向来觉得此事甚是荒唐。惟那固执蛮横之人，确定了我是爱慕他的。我若断然不理，不知会生出何等可怕之事。每念及此，便倍感命运多舛！”遂将旬亲王的信弃之不复。

再说包亲王不见浮舟回信，暗自揣测道：“她为何好终不肯答应，连信也不回了，莫不是受了黛大将的劝诱，跟了他呢？”他愈想愈难受，不禁胸中妒火更旺。他冥思苦想，始终认为：“她定是倾心于我的，只是受了侍女们的挑唆，才移情别恋的。”顿觉“恋情充塞天空里”，实在无法忍受，又毅然赴宇治去了。

山庄在望，但见篱垣外面，警卫森严，气氛大异于往日。便有人连连盘问：“来者报名。”旬亲王慌忙退回，派一个谙熟此地情况的仆人前往，这仆人也受到盘问。显见这情形确不同于往回了。仆人甚感尴尬，忙回答：“京中有重要信件要我亲自递交。”便指出右近的一个女仆的名字，叫她出来接函受话。女仆传言于右近，右近也颇为难，只叫她回复：“今夜实在不行，敬请谅解！”仆人对亲王回复了此话。旬亲王心想：“为何突然如此疏远我？”他无法忍受，遂对时方道：“你过去找侍从吧，总得想个办法，教我知道原委。”便派他前往。幸而时方机灵，胡言乱语敷衍了一番，得以进去找到侍从。侍从道：“我也感到诧异。不知蒸大将为何突然下令，加强了夜间警卫。小姐也为此忧虑不堪，尤其担心亲王受到屈辱。今日亲王果然遇到麻烦，这以后的事更难办了。不如暂且忍耐，待亲王选定来迎日期，我们暗自做好准备，通知你们，大事便成了。”又叮嘱他勿将乳母惊醒，行事需小心谨慎。时方答道：“亲王来此，委实不易，看他样子，不见小姐是不会罢休的。我若无功而回，定要遭他责骂。不如我们同去向他说说明情况吧。”便催侍从一同前去。侍从道：“这也太蛮横了！两人争执不休，不觉夜色加深。

其时旬亲王骑着马，站在稍远的地方。几匹村犬，跑出来向他狂吠，声音甚是粗劣，令人心惊肉跳。随从人等不免担心：“亲王身边并无多的人，又如此轻简打扮，若遭遇粗野狂徒，将如何是好？”时方催促侍从：“快些，快些！”侍从终争执不过，跟着来了。侍从将长发收拾在腋下，发端挂在前面，那容姿甚为可爱。时方劝她乘马，她决然不肯。时方只好捧着她的长裾，做她的跟班。又将自己的木屐给她穿上，自己穿了同来的仆人那双粗劣的木屐。行至旬亲王面前，便将详情报告了他。然而如此站立，谈话也不甚方便。遂寻了一所草舍，于其墙阴下杂草繁茂的地方，铺上一块鞍垫，旬亲王便坐在上面。旬亲王暗

想：“我这样子真是狼狈啊！果真要毁灭在情场中了，不知今后将何以为人？”顿时泪流不止。那模样令心软的侍从愈发悲伤。这句亲王相貌、姿态都极为优美，就是那可怕的敌人所变的恶鬼，见了他亦于心不忍，此时句亲王略微平静了一下，十分可怜地问侍从：“为何连说一句话都不行？”怎会骤然加强戒备呢？许是有人在熏大将面前诋毁我？”侍从便将详情告诉他，说道：“一、巨决定来迎日期，务望准备妥善。亲王这般抛却尊严，屡次屈驾，我们即便粉身碎骨，也必设法遂你所愿。”句亲王自觉这样子狼狈，亦就不怪怨浮舟那边了。此刻夜已很深，群犬仍狂吠不止，随从人等便驱赶它们。哈喝声被守夜人听到了，便拉动弓弦，响声令人胆寒。但闻一男子怪声怪气地叫喊：“火烛小心！”句亲王惊惶失措，只得吩咐返驾归京，心中的悲伤难以言喻，便对待从吟道：“山重道折白云隔，饮泣归身无泊处。你也早点回去吧。’动侍从归去。句亲王依然容姿俊美，风度翩翩。那衣衫被深夜露水沾湿，衣香随风飘散，美妙无比。侍从拜别亲王，含泪返回山庄。

却说右近将谢绝句亲王访问之事告诉了浮舟。浮舟听罢，愈发心慌意乱，惟躺着不动。恰巧侍从回来，将详情告知浮舟。浮舟悲痛不已，无法言语。一时泪如泉涌，湿透了枕头。她不愿让侍女们猜忌，便竭力隐忍。翌日清晨，已是两眼红肿，羞于见人，只好躺在床上迟迟不起。好一阵才悄悄披衣起来，吟诵经文。惟愿以此消减罪孽。又取出句亲王那日为她作的画来看，眼前便浮现出他作画时的优美姿态和俊俏面容。昨夜他冒险前来，却不能相叙一言。想来直教人悲痛万分啊！又想起那黛大将，“他苦心孤诣，想尽一切办法欲迎我入京。长久厮守。突闻我死耗，定会悲痛欲绝，委实愧对他啊！我死之后，也难逃世人非议，实甚可耻。然若苟活于世，被人指责为轻薄女子，予以嘲笑辱骂，势必令黛大将更为难受，倒不如死了好。”于是独自吟诗道：

“不惜弃舍忧患身，死后但愁留恶名。”此时对母亲也百般依恋起来。连那相貌丑陋的弟妹们，也有些难舍。又想起句亲王夫人二女公子……离世之时，方觉留恋之人甚多啊！众侍女兴致颇高准备大将迎接事宜。缝衣染帛，忙忙碌碌，谈笑风生，推浮舟无动于衷。一到晚上，她就想着怎样不为人知地走出家门，从容赴死。为此整夜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耗散了元气。天一亮，便眺望宇治川，觉得自己已濒临绝期，比待宰的羔羊更为凄凉。句亲王写来一封缠绵悱恻的情书。但浮舟现在已心如止水，无心思再写一封信，惟附一首诗：

“身消尘世骨不存，坟莹无有哭谁身？”交与使者带回。她想让秦大将也知道她赴死的决心。但转而又想：“若二人皆知此事，迟早会相互说破，如此乏味的事，何必多此一举。必不能使人知道我这决定，我独自去吧。’除决定不告诉意大将。

母亲从京中写来一信。信中说道：“昨夜我做了一梦，见你精神不振，样子甚是难看，便为你诵经祈祷。今日白昼打瞌睡之时，又复得一梦，见你遭遇不祥之事。惊醒后即刻教信与你。万望诸事小心谨慎，切勿大意。你所居处甚为荒僻。黄大将频频赴访，他家二公主恐多怨气，若受其崇，甚是可怕。你身体愈见不好，偏我又做如此恶梦，实极为担心。原想即刻前来看你，又逢你妹产期临近。如有鬼怪作祟般时常疾病缠扰，使我不敢稍有懈怠。故至今未能如愿前来。望你也诵经祈祷，请求保佑吧！”并附有各种布施物品及致僧侣的请托书。浮舟想道：“我命已绝，母亲却丝毫不知，这番关怀之语，委实叫人心疼！”便乘有使者来寺院之机，写回信与母亲。提起笔来，方觉心中千言万语难以倾诉，终于一句也未能写出，只赋了一首小诗：

“惟盼重结来生缘，何须惜恋如梦生。”寺中诵经的钟声随风飘来，浮舟躺在床上静听钟声，又赋一诗：

“幽咽余钟添人愁，南柯梦断报慈亲。”她将此诗写于寺中取来的诵经卷数记录单上。那使者道：“今晚不便回京。”便将记录单仍旧系在那枝条上。乳母说道：“不知何故，我心狂跳不止。夫人亦道做了噩梦。看须吩咐守夜人谨慎为好。”躺在床上的浮舟闻得此话，

顿时悲痛欲绝，泪又涌出。乳母又道：“不吃东西怎生是好？喝些粥汤吧。”她便如此好言相劝，百般照顾。浮舟想道：“这乳母自以为清健，实已年老体衰，我去之后，她又安身何处呢？”她甚为担心，觉得乳母很可怜。便想含糊其词告诉她赴死的决心。但未及张口，泪已流出。她惟恐别人生疑，看出破绽，便打消了此念。右近躺在她近旁，对她说道：“人过于忧愁，灵魂会飘荡出去。小姐近来兀自忧愁，难怪夫人要做噩梦了。须早作决定，跟随哪一方，然后听天由命。”说罢叹息不已。浮舟默然无语，静静地躺着，用她常穿的便服的衣袖遮掩住了脸面。

第五十三章 浮游

却说第二日清晨，宇治山庄众人发现浮舟失踪，顿时惊恐慌乱，奔走相寻，然而总不见踪影。这情形酷似小说中关于千金小姐被劫后的种种描述。恰值此时，京中母夫人因放心不下，又派一使者前来问询，使者道：“我鸡鸣时便动身出发了。”面对此状，上至乳母，下至侍女，无不手脚无措，慌作一团，不知如何作答。那不知实情的乳母及众人只是惊扰惶惑，而明知内情的有近和持从，从浮舟昨日的愁苦状，断定其已舍身赴水，不敢张扬。右近暖泣着打开母夫人来信，见信中写道：“许是太挂牵你之故，我昨夜无法安宁，梦中也不能将你看清。且时常恶梦缠绕，使得今日心绪甚为烦乱，老惦念着你。近BM大将即将接你入京，我想在你入京之前先迎我来处。可惜今日落雨，只有留待后定。”右近又将昨夜浮舟回复母亲的信打开来看，读了那两首诗，不由嚎哭起来，她暗想：“果如所料，诗中之愈多么令人伤心啊！下此决心，为何不让我知道呢？她与我两小无猜，万事都推心置腹，绝不隐瞒，为何在赴死之时却无声无息遗弃了我，叫我怎能不恨啊！”她竟似一个孩童般呼天抢地哭诉着。浮舟平素忧愁苦闷，她早已习以为常，然万料不到一向柔顺的小姐会走上绝路。右近思绪烦乱，悲痛惊骇不已；而平时自作聪明的乳母，今天亦早被骇得呆若木鸡，嘴里只知念着：“这怎生是好！这怎生是好！”

再说句亲王获得浮舟答诗，深觉其诗意一语双关，异于往常，不由暗忖：“她原本倾心于我，恐是她疑我变心，故逃往别处，不知她到底作何想法呢？”她忧心如焚，迅速派人前去打探。使者飞奔到山庄，见处处皆号哭不已，不由手足无措，不知将信交与何人。忙乱中只得向一女仆探问，女仆悲戚道：“小姐昨夜忽然去世，大家正惊慌失措呢！而偏值能作主的人又不在此，我等下人个个皆六神无主，正不知如何是好。”句亲王派去的人并未得悉内情，听此讯息，惊骇不已，慌得一溜烟返回报告。句亲王恍如置身梦中，惊诧万分地想：“我并未听说她患重病啊？只知道她近日倡郁不堪。然昨日回信中并无此种迹象，且用笔精巧极致甚过往常。”他疑虑难释，忙唤来时方要他前去查询实情。时方答道：“恐是意大将已经听到什么风声，故严斥夜人须尽职，近来仆役们出入都要仔细拦阻盘问。我稍无适当藉口，若忽赴宇治山庄，被大将知悉，恐定怀疑。况且那边突然死了一人，定然喧哗扰攘，出入的人很多。”句亲王道：“你言之有理。但是无论如何，总不该不闻不问，漠然视之吧！必须设法，去向知情者打探清楚。先前仆人传闻恐会有误。”时方见主人恳求，甚觉不好违命，便在傍晚时分动身前往。

时方一路疾行，很快到达宇治山庄。此时雨势已弱，但因山路崎岖，他只得穿简便服装，形如仆人。走进山庄，听见许多人叫嚷，有人道：“今夜当举行葬礼。”时方一听吓呆了。恳求和右近会面，但右近不肯见他，只是传话道：“时下我心境怆然，不知所措。大夫大驾光临不能起而相迎，甚为抱歉。”时方恳切地说道：“倘我不能探明情况，如何回去复命呢？还是请那位侍从姐姐出来见我一见吧。”侍从R得出来，对他道：“人生祸福，实难预料啊！小姐恐也未曾想到。请将实情禀复亲王，忽遭不幸，众人已惶惑无措，悲痛难耐。且待稍许平静之后，再详告小姐景况。况眼下正值丧期，须得四十九日忌辰期满，大夫方可再来。”说罢吸泣不止。内室中也是哭声嘈杂。其中大概是乳母在嚷：“小姐啊！快些回来呀！你去了哪里？尸骨亦未见，实令人心伤啊！往日朝夕相见，尚嫌不够

亲近呢！我日夜企盼小姐交运纳福，为此我这老命方才延喘至今。未料到小姐忽地弃我而去。鬼神不敢夺我的小姐。如此可怜之人，帝释天也会让她还魂。夺取我家小姐的人，不论人鬼，都快快将她还与我们！至少也让我们看看她的遗骸啊！”她悲痛欲绝地数落。时方听得尸骨不见，甚觉奇怪，便对待者说道：“尚望你能告我实情。可否有人藏了她？我代亲王来了解实情。倘未明晓实情或回报不符，而日后真相显露，亲王岂不怪罪于我？亲王本信会发生此事，故专派我来，不论何种情由，尚须据实报。亲王如此好意，又怎能拂逆？沉溺女色之事，在中国古朝廷倒是屡见不鲜，可如我们亲王那般情深义重之人，实难寻觅呢！”侍从暗想：“这使者倒也口舌伶俐，令人亲切。倘我隐瞒，日后终会被揭破。”思虑至此，便答道：“大夫疑心有人藏匿了小姐，如果有其事，我们又何必这般悲痛呢？我家小姐近来郁闷愁绪，表大将便说了几句，其母和这乳母便忙乎着准备让她挪居到黛大将处。而至于匈亲王与小姐之事，绝未向外人泄露过，她心中常感激思慕，故心情异常恶劣，孰料她却自赴绝路。为此，众人号肉不已。”这话虽不详尽，事实总算大概略知。时方仍是难于置信，说道：“识言片语难叙详尽，且待亲王亲来造访吧。”侍者答道：“唉，那如何敢当？小姐与亲王的姻缘，倘现在被世人知晓，倒亦光荣。然此事一向隐秘，惟如此，方不负死者遗愿。”众人皆尽力遮掩这忽发的横死，故侍从怕时方久留会露出破绽，便力劝时方离去，时方亦知趣地告辞而去。

正当倾盆大雨之时，母夫人匆匆从京中赶来，其悲苦之状无法言语。只听她哭诉道：“你若于我眼前死去，纵然我悲痛万分，但因死生乃世之常事，人世亦不乏其例，而今你却尸骨不存，叫我心何安啊！”匈亲王与浮舟恋情瓜葛，母夫人浑然不知，故并未料到其会投水自尽，推测大多是鬼怪妖狐此类东西作祟，她想起在小说中有不少这类记载。作了一番狐疑猜想，终于想起二公主：或许她身边有心怀叵测的乳母，闻得浮舟将被戴大将接入京城，便忌恨在心，暗中与仆人狼狈为奸下此毒手，亦未可知。想到此处，愈发怀疑仆人，问道：“新近有无陌生的仆人出入？”侍者等答道：“没有。此地偏僻荒凉，新来的人都不习惯，总是藉口事故，便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即便！日仆从，亦辞职不干。”山庄侍者已屈指可数，寥寥无几了。情者等回想小姐近几日神情，记得她泪流满面地说“我真想死了”。再看她平素留存砚台底下所写之诗，多是些“忧患多时身可舍，却愁死后恶名留”等忧郁悲观诗，更确信她已投水。凝眸眺望宇治水，听那水声汹涌澎湃，顿感一种前所未有的悲凉与恐惧。便和右近商议：“种种迹象表明，小姐确已投水自尽。倘我们一味狐疑，而使众多关心此事的人未得确切答复，实是不妥。况小姐与匈亲王秘密之举，并非其真心自愿。即使其母现已知晓此事，也无可厚非，况对方并非令人作呕的等闲之辈。我们与其让她受猜疑之苦，不如先向她袒露事情真相，否则待被发现之时，谁担当得起？只要众人尽力隐讳，想必定会掩瞒世人耳目的。”两人便将事情悄悄告诉了夫人，说时泣不成声，表述不全。然而夫人已略知大概，也泪如泉涌，伤心言道：“既是如此，想我女儿定是葬身在那无情的恶浪中了！”悲痛之极，恨不得自己也随之赴水。后来对右近说道：“还是派人到水里打捞吧，至少总得将遗骸找回，方可殡葬。”右近答道：“此时再去捞，恐踪迹早已全无，且水奔腾定已冲到大海去了。况此刻作此无用之举，定遭世人讥嘲张扬，实是难听啊！”母夫人思前想后，悲情郁积于脸，实在无法排遣。于是命右近与侍从二人推一辆车子到浮舟房间门口，将她平日所销褥垫、身边常用器具、以及她身上换下来的衣服诸物，尽皆装入车中。邀来乳母家做和尚的儿子，阿阁梨与其弟子、老法师以及七七四十九日中应邀而来做功德的僧人等，佯装搬运遗骸，齐心协力将车子拉了出去。母夫人和乳母悲痛万分，哭得昏天黑地。此时那内舍人带了他女婿右近大天瞞珊而至。说道：“要行殡葬，务须先向大将禀明，择定吉日，慎重举行才是。”右近回答：“只因另有缘故，不敢过分张扬，只得草率从事了。”于是将车驱往对面山脚一处平地，禁令外人靠拢，仅让几个知道实情的僧人料理火葬。火葬极为简单。对于此等简陋仪式，乡村那些极为迷信的人皆讥评道：“这葬式可真怪呢！规定的礼节尚未完备，便草率了事。竟

如身份低微人家所为。”又有人道：“听说京都的人，凡有兄弟的人家，都故意做得简单呢。”此外种种讥评令人不安。右近想道：“乡村之人尚有此种讥评，若不加警惕，一旦泄露风声，使黄大将知悉葬仪并无小姐尸骸，势必会猜疑对方隐匿了小姐。待二人猜疑消除后，定会疑惑另有人隐藏了小姐。小姐前世善缘，故今世处处受人怜爱，倘死后被猜测为下贱之人带走，实乃冤屈于她。”于是她甚为焦虑，细致察看山庄中所有仆役，对于在当日混乱中凡窥破实情的人，她使反复叮嘱不可泄露；而对于不知实情者，她则绝口不提此事，戒备得天衣无缝。两人互相告道：“待过些日，便将小姐寻死真相如实告诉大将和亲王，让他们早些知道真情，以削减忧伤。但是目下切不可泄漏，否则便有负死者。”这两人负疚甚深，故极力隐瞒。

再说因母夫人尼僧王公主患病，董大将此时正在石山佛寺潜心祈祷。虽远离京城，然对宇治思念甚切。宇治舍生之事，亦无人前去告知。直到宇治的人见秦大将未派使者前来吊唁，甚觉颜面无光时，方才有一人前往石山，将此死讯禀报于大将。燕大将大为诧异，束手无策。只得派他最为亲信的大藏大夫仲信前往吊唁。浮舟死后的第三天早晨，仲信到达宇治。仲信传达大将的话：“我闻知噩耗，本想立刻亲自前来。只因母夫人患病，恰值祈祷。功德期早有规定，以致未能如愿。昨夜殡葬之事，理应先来通知，郑重择定日期办理此事。为何如此匆忙追急？人死之后，丧事的繁简，纵使为徒劳，然此乃人生最后大事，你等如此简便，竟连乡人也大加讥评，实乃有失颜面。”众侍女听了使者此话，均只得推说悲伤过度，以致有此简慢之举，除此便再无解释。

黄大将听了件信回报，忆起往事亦悲痛欲绝。他想到：“我为何要将浮舟放在宇治这可恶的地方呢？倘不是如此，定不会遭此意外变故，原以为她可以安闲度日，没想到却仍受人骚扰，实乃我的罪过啊！他深悔自己粗心大意，自责不已。然于母夫人患病期间，悲痛此等不祥之事，实乃不祥，于是下山返京。但他并不进入二公主房中，而是叫人传言：“我一亲近之人近日忽遭不幸，为避不祥，暂免进房。”便宠闭室中，大叹命运无常之事。追忆浮舟生前容姿，实是俊美可人，愈发悲伤恋慕。他想到：“她在世之时，我未珍惜其爱，而空过岁月，如今人去楼空，后悔不及，我命中注定在恋情上颇多苦痛，因此本想立志异于众人，做个化外之人。哪知天有不测风云，一直随俗沉浮，大约佛菩萨为此责备吧？或许是佛菩萨想让人去虔心求道，想出这个隐去慈悲之色而让人受苦的办法吧？”于是悉心研习佛道。

匈亲王似乎更加悲伤。浮舟死讯传来，他顿时昏厥，以至二三日，一直昏迷不醒，似已魂不附体。众人惊恐万状，以为鬼怪作祟，忙为他驱鬼捉怪，忙碌一团。直至他的眼泪逐渐哭干，心情才略微镇静下来，想起浮舟生前模样，愈添思慕伤感之情。他对于外人，便以患重病支吾。但平白无故红肿了两眼，怎好叫人看见，便巧妙设法隐蔽，然悲伤之情仍溢于声色。一些人见了便道：“亲王如此伤心为了何事？瞧那愁肠寸断的样儿！”匈亲王悲痛然恻之事终于传到黛大将那里，表大将想到：“如此看来真如我所料，浮舟与他并非仅仅一般的通信关系。唉！似浮舟这样温情美丽的人，只要一见，岂有不惹得他神魂颠倒的。幸亏她去了，否则不知会做出怎样过分的事来呢！”他如此一想，先前的哀悼痛苦情状便减轻了许多。

众人听说匈亲王患病，便纷纷前来看望，络绎不绝。此时黄大将想：“他为一个身份不高之女的死，尚如此闭居哀悼，若不前去慰问，实足乖戾。”便亲往探访。此时，章大将正为刚逝世的式部卿亲王服丧，身着淡墨色丧服。色彩倒很相称，但他心中只当为浮舟服丧。他面庞瘦削，却更显出几分清峻。其余问病之人听见亲大将来，全都退出。正值日薄西山，幽静可人之时，匈亲王见意大将来此，颇觉尴尬。未曾开言，早已泪眼源俄，不能自抑。好容易镇静下来，说道：“我其实并无大碍，惟感叹人世变化无常，以致忧伤成疾而已，众人皆认为须慎重为是，父皇和母后也为此坐卧不安，我实乃有愧。泪如泉涌，他想避人注意，欲举袖揩拭，但泪珠已纷纷落下。他甚觉羞愧，但转念一想，前大将未必会

知晓这眼泪是为浮舟流的，只是笑我懦弱如同儿女罢了！便觉可耻。但冀大将想道：“他果然是为浮舟悲痛忧伤呢！他二人不知何时有了这关系的？数月以来，他不是常嗤笑我是个大傻瓜吗？”当他这样想时，对浮舟的所有哀悼之情顿时消逝无形。匈亲王窥视其神色，想道：“此人何等冷漠无情！只要胸中有怜悯之心者，即使不为生离死别悲苦，也会为空中飞鸟的鸣叫而愁苦的。我今无端这般伤心流泪，若地察觉我之心事，也会因同情而落泪的。只不过他对人世变化莫测之事领略已深，故能泰然处之而无动于衷。”于是便以为此人实可钦佩，将他喻作美人曾经倚靠过的“青松枝”。他想象冀大将与浮舟相晤之情，顿觉此人实可作死者的遗念。

两人闲聊一会后，冀大将想了想觉得不应在浮舟的事上再躲闪隐讳，便决定坦然陈述，说道：“往着我俩皆无话不谈，经常推心置腹一吐为快。而后我有幸入了官场，你也身居高位，彼此便少了从容叙谈的机会。无事不敢随意造访，今日告诉你一事：你曾在宇治山庄中见到的那位红颜薄命的大女公子，有一个与她同一血统的人，居于隐蔽之所。我闻晓后，便常去照拂她。但我当时正值新婚之期，深恐遭人非议，便将她暂时安顿在宇治的荒僻山庄。我并非去看望，而她仿佛也并非惟我是从。倘我祝她如正夫人般高贵，便绝不会如此待她。但我无此用心。而她的模样，也并无缺陷。故而细心怜爱。谁知近日碎然死去，使我倍感命运多患，人生无常，因此甚为伤怀。这件事想必你已经知道吧！”说毕，不禁借然泪下。他甚觉如此落泪，有失体面，便觉愧疚，可泪如泉涌，一时如何抑制得住，因此他颇为难堪。匈亲王疑惑地想：“他这态度大异寻常，恐是已知晓内情。若如此真乃遗憾！”但仍装作不知，说道：“此事真是可悲，我昨日也隐约闻知一二。本想差人问候，打听详情，但又传出足下决不欲让更多人知道此事，因此消却此念。”他故作冷漠状，然而悲痛郁结于胸，故而言语甚少。冀大将说道：“只因她与我有这般关系，故我想将其推荐与你，大概你已见过了吧？她不是到过你府上么？”这话心照不宣。遂又说道：“你尚染病在身，我不该对你说这些无关紧要的俗事，恐太厌烦，恕我冒昧。请善自保重阳！”之后便告辞而去。途中，冀大将思忖：“他的思念何等深沉！浮舟不幸薄命，然命中注定便为高贵之人。这匈亲王乃今上最为宠爱的皇子，无论容貌、仪态、谈吐，皆异常优秀，无与伦比。其夫人亦非寻常人，各方面皆堪称贤淑高贵之典型。但他却撇之而钟情于这浮舟。现在世人举办祈祷，诵经、祭祖、拔楔，大肆骚扰，忙乱不堪，其实皆因匈亲王痛悼此女而生病之故。我亦算高贵之人，夫人为当今皇家公主。我痛悼此女，哪点不及匈亲王呢？如今一旦念起她，悲伤便难以自禁！话虽如此，这等悲伤确也实在蠢笨不可效仿的。”他强压哀情，但仍思前想后，心迷意乱。便独自吟诵白居易“人非木石皆有情……”之诗，随身俯卧在那里。想起浮舟那极为简单的葬仪，深恐她的姐姐二女公子闻知后悲哀难过，觉得委实对人不起，深感不安。他想：“她的母亲身份卑微。此种人家大多迷信：凡有兄弟之人死后葬礼必须从简，草率了事，浮舟亦即如此。”思此，心中愈发难受。关于宇治诸多细况，他多有不悉，故而欲亲赴宇治，探询浮舟死时情状。但他又不便长留宇治，倘去之即回，又未达目的。心中不免矛盾，一阵心烦。

日月如梭，四月又到。一日傍晚，冀大将乍然想起：“倘浮舟未死，今日不正是她迁京之日么？”此番思量，又生悲凉。庭前花橘簇拥，香气四溢。杜鹃飞过。两声啼鸣。冀大将独吟“杜宇若能通冥府”之诗，仍感心中郁结未能倾吐。此日匈亲王正好来到北院，冀大将便命人折取花橘一枝送去，并赋诗系于枝上：

“君心有意惜杜宇，亦自吞声暗饮泣。”

匈亲王因见二女公子模样与浮舟极为相像，万分感慨。当夫妇二人于静坐默思时，冀大将所赠花束及信送到，匈亲王阅毕颇觉有趣，便答诗道：

“橘花芬芬怀故人，杜鹃知情缓啼声。多啼令人心烦。”匈亲王与浮舟之事，二女公子早已知晓。她想：“我的两位姐妹皆这般短寿，一定与她们所虑太多，过于忧愁悲伤有关。看来因我少有忧患，才得以延喘至今吧！然人世无常，我也不知能苟活多久。”念此，愈

发伤心。匈亲王鉴于她已略知一二，倘再瞒她下去，已不忍心，便将往昔之事稍加整理，一一告之。二女公子道：“你总是瞒着我，使我又气又恨。”两人悲喜交加，神情激动。因对方乃死者姐姐，故而叙聊亦更为亲切。那边六条院内，万事皆奢华铺张。此次因匈亲王患病而举办祈祷，亦大肆忙碌。关切之人甚多。岳父夕雾左大臣及诸舅兄弟无时不在旁守侍，烦乱不堪。这二条院却异常清静，匈亲王甚觉舒畅。

匈亲王推量：浮舟究竟因何而突然寻死？竟象是一场梦。他郁郁不快，便遣时方等人，去宇治迎回右近。住在宇治的浮舟母亲，心魂俱被女儿牵去，一听到宇治川水呜咽，便欲跳水而去。那忧伤悲愁无时可解，痛苦不堪，只得回京去了。因此，右近只有几个僧人作伴，异常岑寂无聊。正在此时，时方等人奉命而来。先前警备森严的通口，如今却无人阻拦。时方回想前事，叹道：“真遗憾啊！亲王末次抵此却被挡驾，不让人内？顿生同情之心。远在京中的亲王却因这不足道的恋情而愁绪万般，觉得甚是无聊。但见此光景，又忆起昔日好几夜风尘仆仆赶来的情状，以及匈亲王与浮舟相拥乘船的情致，觉得其人丰姿绰约，柔美动人。回首往事，众人颓丧不振，感憾万千。右近一见时方，便便咽不止，这原属常理。时方说道：“匈亲王再三吩咐我，专程遣我来此。”右近复道：“正值热丧，我怎好离开去见亲王呢？别人看了亦将诧异，我不无顾虑。即便去见，恐怕亦难禀报清楚，亲王又怎难确悉详情呢？且待四十九日丧忌完毕后，我寻个借口‘我要出门一下’，这才像样。倘我能意外地存活着，只要心境稍好之时，哪怕亲王不来传我，我也要亲去向他述说这噩梦般的种种经历。”她今日磨蹭着不肯起身。时方也哭着：“我们都是些不知内情的人，对亲王与小姐的关系并不详悉，但目睹亲王对她的忠爱，觉得大可不必急切亲近你们，将来侍奉你们之日甚多。如今出现这等伤心事，我们此刻的心境亦极愿与你们亲近些。”继而又道：“亲王办事向来细致周到，此次还专派来车辆。倘空车回去，定使他大为失望。事已至此，那就让另一位侍从代作入京见亲王如何？户存近便唤来侍从说道：“那么烦你走一趟吧。”侍从答道：“我言语笨拙，且丧服在身，亲王府即会不禁忌？”时方说：“府中正为亲王患病而祈祷，确有诸种禁忌，然对服丧之人似乎并不禁忌？”况亲王与小姐宿缘如此深厚，他亦应服丧。丧忌之日已所剩无多，只得劳驾你了。”这侍从一直倾慕亲王的使美潇洒。她正愁浮舟死后见不着亲王了，今日却有此良机，不禁暗喜，便听从安排，随车入京去了。她身着黑色丧服，更增添几分高雅气质，清秀俊美。因她已没有主人，不必穿裳也未将裳染成浅墨色。此日便叫随从带了一条浅紫色的，以便参见亲王时系上。她不禁感慨：倘小姐在世，此日进京须微服暗行，小心谨慎。对于亲王与浮舟之间的恋事，她万分同情，故一路上想起浮舟的不幸便流泪不止，直至亲王府中，眼泪也未曾干过。

匈亲王听说浮舟的情从来府，顿添伤感。总觉此事欠妥，便未告诉二女公子。亲王来到正殿，于顾前迎接待从。她一下车，便急切询问浮舟临终前的一言一行。侍从便细述了小姐此间是如何伤感万端，哀声叹气的，还有那一夜是如何凄惨哭泣等等。她说道：“小姐整日枯坐沉思，对事皆无心。虽满腹心事，却从不向人流露，只是闷于心中。因此，她连一句遗言也未曾留下。如此利索的举动，实未料及。”她的详细叙述，使亲王愈发悲痛，推量浮舟心情，怪她何不随波逐流，顺其天命，而要取用此等烈举，又懊悔当时没守候于她身旁，否则将她拦腰抱住，多好啊！如今一切迟了，念此，心里锥刺般疼痛。此时侍从亦说：“我们亦痛悔没有深究她为何烧掉书信，实甚大意呵！”如此对答，直至天明。侍从又将浮舟写在诵经卷数记录单上的诗读给他听，那是浮舟答复母亲的绝命诗。亲王素来不曾注意过这持女，此时亦觉甚可爱，对她说道：“你今后就在此侍候夫人吧，你愿意么？”侍者答道：“我求之不得，但心中悲痛未曾消解。待丧忌之后再说。”匈亲王说：“但愿如愿，盼你再来。”此刻，他连这侍从亦难离舍了。破晓时分，侍从告辞，匈亲王赏赐她本为浮舟置办的根箱与衣箱各一套。器物甚多，但赏赐侍从亦不宜太多，故只送了侍从一些与其身份相称的东西。侍从未料到此行受赏，心中自是百般欣喜。但将所有赏物带

回，又恐同辈猜疑而带来麻烦。她甚是为难，但又不便拒绝，于是只得全带回。回到山庄，与右近悄悄地打开来看。每逢寂寞难耐之时，看到这许多新颖精致、巧妙可爱的东西，不禁睹物思人，愈发悲泣。“衣服如此华丽，于丧忌之日如何隐藏呢？”两人相与愁叹。

十分伤感的素大将也异常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因而亲自赶往宇治探询。一路上尽思往事：“当初我为何要访问八亲王呢？后来竟操心起全家，连对这个弃女也如此关心。我只是倾慕法师的道行高深方来此，原本打算向这先辈请教佛法，为后世修身积福。不想竟事与愿违，催萌了凡心。恐是因此之故，才遭受这般惩罚吧？”到得山庄，他唤来右近说道：“此间情状，我闻知甚少。真是伤心之至！七七丧忌日行将结束，我本该丧忌过后再来，但实难忍耐，故此时赶来，小姐究意思了何病，竟如此摔死？”右近思忖道：“小姐技水之事，并君等皆知晓。大将迟早也会闻知。我倘瞒了他，将来再有别的消息，反而要怪怨我。不如对他直说。”至于浮舟与旬亲王的恋情，右近曾费尽心思地隐瞒，并早有准备：倘面对意大将，应该如何如何说。然今日当真面对他那异常严肃的表情，想好的话竟皆忘掉了。她只得语无伦次地叙说了浮舟失踪前后的情况。戴大将听了，不胜惊诧，一时无话可说。他想到：“此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如此沉默寡言的浮舟，凡事从不轻易开口，完全是个温顺柔弱的女子，怎会有如此烈举？定是侍女为蒙蔽我而如此捏造？”他疑心浮舟被旬亲王藏了起来，愈加顿燥不安。但旬亲王痛悼之时，却无佯装之相。再认真观察众侍女，个个伤心痛哭，并无虚假的迹象。众人闻知戴大将到此，皆悲痛不已，齐声号哭。戴大将闻之，问道：“难道只有小姐一人失踪吗？还有无其他人？请将当时细况告知于我！小姐决不会因我一时冷淡而背弃我的。究竟因何不可告人之事而去投水？我总觉蹊跷。”右近觉得戴大将甚为可怜，又见其猜疑，甚觉为难，便对他说道：“我家小姐出生贫寒，生长穷乡，大人当早有所闻，最近又居这荒寂山庄。自此，常多愁苦。只有大人的偶尔降临可以短暂解忧。她一直盼着早些去京，以便安乐地守候于大人身边。此愿虽不出口，但心中却时刻念着。当闻知此愿即将了遂，我们皆为之欣喜庆幸，并纷纷为乔迁作准备。那位常陆守夫人因即将了遂多年夙愿，更是满心欢喜，日夜筹划乔迁之事。岂知不久便收到大人一封让人费解的信。守夜人也来传言，说有放肆之侍女出人，必须严加警戒。那些粗暴村夫不晓事理，便胡乱猜测，顿时谣言四起。而此后又久无大人音信。故而小姐深为失望，日夜哀叹自身命苦，便生了绝望之念。母夫人一向竭心尽力，为求女儿福运双至，不落于人。小姐却觉得贪妄此种幸福，定遭世人讥笑，愈发伤心。故陷入悲观，只顾整日愁叹。另外，恐怕别无死因。即使被鬼怪隐藏，总不会一点不留痕迹吧？”说完已泪盈双眼，悲恸起来。戴大将再无可怀疑，顿生悲痛。他说道：“我身不由己，任何举动皆受人注目。每逢思慕她时，总是想道：迎她来京之日未会太久了，那时便光明正大地与我长聚了。全靠此慰情，得以度送时日。她疑心我冷淡她，而其实是她先弃舍我。教我好不痛心啊！还有一事，本不想再提，但此处无外人，说说无妨，这便是旬亲王一事。他与小姐交往究竟始于几时？我知他很擅长讨女儿家欢心，我想小姐亦是被他所感，而又深恨不能与之长相厮守，故而悲哀，以至投身赴水以求一死。其中详情必须实说，再不可隐瞒！”右近一惊：“看来他全知晓了！”深感遗憾，答道：“这伤心之事，原来大人早有所闻？我是与小姐寸步不离的……”她略加思索，又道：“大人定然知晓，小姐曾在亲王夫人那里小住几日。殊料一日亲王竟闯进了小姐室内。终因我们一番严词痛斥而退出。小姐心怀恐惧，便迁居到三条那地方。此后亲王无踪可寻，亦便罢手。但后来不知亲王从何处探得消息，不断遣人送信至此。算来那正当二月间。然小姐却置之不理。我多劝她：‘倘一直如此，倒显得小姐没有礼貌，不通情理。’于是小姐才做一二次答复。除此外，并无他事发生。”素大将听了，想道：“右近恐怕只能说这些，我若太过深究，那反倒不好。”于是俯首沉思：“浮舟珍视旬亲王，对他有思慕之心。另一方面不能忘我，以致踌躇难决，痛苦不堪。她本就善良柔弱，难以决断此事，恰又临宇治川畔，怎不起这等差念

呢？倘我不将她安置在此，即使天大的忧患，亦未必能找到投身自尽的‘深谷’？看来，这宇治川水太为可恨！”他近来常奔走于这崎岖山路，皆为了那可怜的大女公子与这浮舟啊！他一想起，便悲痛难忍。连这“宇治”地名亦常刺痛他，不愿再听了。遂又想：“二女公子最初将此人视作大女公子的雕像向我提及时，恐怕便是不祥之兆。总之，此人的死全在于我的粗心。”他思来想去，觉得这母亲也实在可怜，自己身分低微，使女儿的后事也如此草率，不胜遗憾。右近的详细报道，使他想到：“有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女儿，却不幸夭逝，作母亲的该是何等悲伤啊！”浮舟与匈亲王的恋情，她母亲未必知晓。她定会误认我背信变卦，才使女儿寻此短见的，也许此时她正怨恨我呢。”顿感歉疚不安。浮舟未死在家里，此屋本无不祥之气。但意大将见随从皆在面前，不便入屋，故命人搬下驾车辕的台，放在边川外当作凳子。但又觉不甚雅观，便走到林荫下，于青苔密布之处坐下休息。念想从此将永不再来此地，心中顿生凄凉。四下环顾，独自吟诗：“亦当长辞故人宅，何人凭和比患居？”阿间梨今已荣登律师之位。燕大将便召之人庄，要他为浮舟举办法事，并叫他将僧侣人数增加。他觉得只有这样举办法事，才可消减因自己造成的罪障。他还详细安排了每隔七日的诵经供养。天色已暗，意大将即将返京，心中思量再三：“倘浮舟在世，我今夜定会与之欢聚，不再返归。”他召来共君。弃君却派人代答道：“此身实甚不祥，为此整日愁叹，神思愈益衰弱昏迷，惟有怅然奄卧，此身再无用处。”她既不肯出来，燕大将也不愿进去见她，便上道返府。一路上仍悔恨交加，何不早将浮舟迎入京中呢？那宇治川的水声，刺得他心如刀绞。他暗自叹惜：“竟连尸身也见不到了，此种死别真可怜可悲呵！她是随波逐流了呢？还是沉入了水底？”哀叹不止，无法劝慰。

时值常陆守邪内正为祈祷女儿安产而举办法事，浮舟母亲想到自己到过丧家，身蒙不祥之气，所以返京后便未去常陆守嗣，而暂时寄居于三条那所简陋屋子里。哀思无法排解，且又牵挂那临产的女儿，后来闻知顺利分娩方放心，但因身染不吉之气，不便去看望女儿，终日只得昏噩度日。正在此时，素大将悄悄派人送来一信，母夫人悲喜交加，拆阅来信，见信中写道：“夫人忽遭不幸，本应前来致吊，然因心烦意乱，泪眼昏花，且夫人亦爱子情深，不胜悲痛，故未前来造次，待。心绪稍宁时，再登门叩问，岁月易逝，人世易变，愁恨难消。痛感世事无常，更觉愁恨难消。我苟活于世，还望夫人看在你爱女的份上，以我为遗念，随时枉顾为幸！”此信言辞委婉恳切，送信使者便是那个大藏大夫仲信。表大将又命伴信捎话道：“只因我做事太过迟缓，以致未能及时将爱女迎接入京，夫人可否会怨我呢？事情已是如此，尚望木再深究其责，自今后，凡事我当尽力为夫人效劳。敬请夫人放心，浮舟的兄弟若有人仕之志，我定当鼎力相助！”夫人认为子女之丧母需过分回避，因此坚持请信使人内休想。自己挥泪作书道：“承蒙你细心看顾，方使我身处逆境尚能延残喘。小女长期愁眉不展，使我痛感自身出自低微之罪过。闻知你要迎她入京，我亦为她从此可脱离苦境而高兴。殊料又遭如此厄运，让人一听到那“宇治”二字，便觉胆战心惊，哀伤不已。今蒙赐书问候，殷勤抚慰，窃喜寿命可延。倘得幸存于世，还得仰仗鼎力相助。只因泪眼昏花，未能恭敬回复为歉。”照例，应送使者礼品，但此时不甚适合。若不送则又觉欠妥。便取了一条准备送与蔡大将的斑纹犀角带与一把精美佩刀，一并装入袋中放于车上，对仲信说：“此物乃死者遗念。便以此赠送。使者回府后，燕大将见了所赠物品，说道：“实在不必如此。”使者报道：“那常陆守夫人亲自接见，哽咽着感激不尽。她说：“家里小儿也得到大将如此关照，我们身份低微，真是羞愧难当。我当不使外人知道何种关系，将所有不肖之子道赴尊哪，服侍恩人以示感激。”燕大将想道：“与这些人虽然关系并不密切。但天皇的后宫中，也不是无地方官的女儿的。若因宿世姻缘而蒙皇上宠爱，世人也不至于议论吧。况且普通臣下，娶贫贱人家的女儿或妇人为妻，也非罕见之事。外间传言我与一个地方守吏女儿来往，然而我最初便未打算娶她为正妻，因此

不能算作我行为上的污点。我只是看在那已故的女儿面上，照顾她的家人，以及抚慰悲痛的母亲。”

常陆守来三条那屋子里找夫人。他勃然大怒，站着对她嚷道：“做着生孩子的女儿不管，竟躲于此逍遥！”只因夫人从未将浮舟的事情告知他。而在他心中，浮舟早已落入困境。夫人原打算在浮舟被黄大将拉入京中后，方将此喜事报与丈夫。谁曾料到此灾运之事发生，因此再无必要隐瞒下去。便抽泣着将实情惧告与他，且取了餐大特的信与他看。常陆守本是一起炎附势之人，见了此信大为诧异，反复玩味，叹息道：“这孩子放弃了如此莫大的幸福，真不识好歹！我亦为大将家臣，经常在他府中出入，却从未被他召见过。他实在是少有的显贵尊严之人呵！由他关照我儿，我们全家算走好运了！”顿时喜上眉梢，夫人则痛惜女儿，只知掩面恢泣。常陆守也不禁落下泪来。其实，倘浮舟尚在人世，恐常陆守的儿子还得不到意大将的关怀。仅因他而使浮舟丧命，心觉愧疚，方走此下策安慰其母，哪管世人讥评。

章大将为浮舟举办七七法事。心下却又疑心她是否真已死去。但念及无论死活，举办法事总是积功德的事，因此便嘱律师于宇治寺中秘密隆重做道场。照他的吩咐，六十位法师所赠布施品皆格外丰厚。浮舟的母亲亦来此，加做了诸种佛事。旬亲王将黄金盛装于白银壶中送至右近处算是供养她的。他深恐外人生疑，不便公开铺张法事，不知内由的人纷纷猜疑：“给一位侍女的供养为何如此丰厚？”薰大将亦派遣了大批亲信前来寺里办事。众人大惑不解：“奇怪！此女子究为何等样人，法事党办得这般隆重？”不久常陆守也来了，他毫不拘谨，竟似主人，众人更觉纳闷。近来常陆守因女婿少将喜得贵子，大办贺筵。甚是忙碌。家中珍宝应有尽有，近又收藏了唐土与新罗诸秀珍品。然而限于身分，故甚不足观。此次法事虽是隐秘举办，然而排场异常体面。常陆守见后，心想：“可惜浮舟无幸于世，否则她日后福份之高贵将无可比拟。”包亲王夫人也送来诸种物品布施，又命设筵宴请七僧。皇上也略闻薰大将曾有一钟情女子。猜想他怀爱至浓，为不让二公主得知，竟一度藏匿于宇治山庄，亦为他惋惜。意大将与旬亲王二人一直为浮舟之死悲伤。旬亲王清火炽盛，忽然失去恋人，更是痛心疾首。但他原来轻薄成性，为转移情绪，又不断与别的女子纠缠起来，秦大将却心负愧疚，虽尽力关照浮舟家族，仍难消解心中愁闷。

再说明石是后为叔父式部卿亲王服轻丧，丧期未满尚居于六条院。此位便由旬亲王之兄二皇子代任，由于位尊，不能常来参谒母后，旬亲王心绪欠佳，百无聊赖，便常同母后带来的姐姐大公主闲玩，借以消愁。大公主的众侍女一个比一个妩媚，旬亲王因未能仔细欣赏而颇觉遗憾。薰大将亦为之动心，情不由己暗恋上一位，便是大公主身边的小宰相君。她穿姿绝美，令人心驰神往，品性亦极为优越。她对琴与琵琶，尤其独到精深，一弹一拨，都美妙动人，写信或讲话，亦极富情趣。旬亲王往日亦曾动此念，欲夺人所爱据为己有。但小宰相君却说道：“我可不像别人那般屈从他！”她那矜持庄重的态度，颇得秦大将赞赏，感叹此人的确与众不同。而小宰相君亦察觉大将内心痛楚，不忍见到，便附诗劝慰，诗曰：

“虽悉君心苦，怜惜不由人。但因身份微，岂可吐微忱。让我代她死了吧。”此诗附于一张雅致的信笺上。凄清之夜，正值思绪惆怅，此诗如此慰贴，薰大将深为感动，便答诗道：

“遍历无常事，何曾显隐忧？无人晓此苦，惟君知我愁。”为答谢她此番好意，便步入她房间，说道：“正值无限忧伤，我喜得你赠诗分外欣慰。”黄大将本出身高贵，素来矜庄持重，举止文雅，不肯随意出入于侍女之室。而小宰相君身居陋室，即为宫中所谓“局”的小屋。对秦大将的突然降临，她一时手足无措。幸而她一向不卑不亢，有理有节应对自如，更令薰大将恋慕。便想：“此人竟比我所爱的那人更优雅些呢！为何于此处当宫女呢？若作了我的诗妾，终日守在我身边就好了。”他暗暗将此念埋于心里。

时至莲花盛妍，明石皇后举办法华会讲，先为亡父六条院主，再为义母紫夫人。各自择定日期，供养经佛。法会异常在严宏大，讲第五卷那日，仪式格外隆重，有幸前来六条院观赏之人，皆为众侍女远近亲故。第五天朝座讲第八讲，功德圆满。法事期间殿内暂作了佛堂装饰，如今须恢复原状，放北厢中纸隔扇得全部打开，以便仆役布置整饰。便将大公主暂移居至西面廊房。因听讲过度疲惫，众侍女皆回自己房里休息去了，大公主身边仅有几个侍女侍候。此日，袁大将欲与一位退出的法师商谈要事，便换了便袍来钓殿寻找。后来僧众全部退出，袁大将便坐于池塘旁纳凉。此时园中人影甚少，那位小宰相君正与同伴们于附近一帷屏围隔成的休息室暂歇。袁大将屏息静听到寨奉的衣衫声，猜想小宰相君定在其中。便从纸隔扇隙缝里窥探，但见里面不似普通侍女房间，布置优雅清爽。从参差的帷屏隙间望去，室内一清二楚。有三位侍女与一女童，正将冰块盛于盖子中，喧嚷着将它割开来。她们未穿礼服，亦未穿窗汗衫，一幅放任不拘的模样。袁大将未曾想到此处便是大公主的居处。忽觉眼睛一亮，一位身着白罗衫的女子，美貌绝伦，正微露笑唇，闲视着喧嚷弄冰的众位侍女。她正是大公主。此日酷热难当，浓密的头发略微向前挽起，丰姿绰约美妙。袁大将想：“我所见的美人不少，却无如此美丽的。”相形见绌，近旁的众侍女，个个黯然失色，形同树桩了。他略微定神，仔细观看。只见一侍女，身着黄色生绢单衫，外缀淡紫色裙子，纤手握扇，打扮得格外整齐。她对弄冰的人说道：“你们如此费力，反而更热了！倒不如放下看看吧。”她微笑着，眉目传神，娇羞动人。袁大将一听那声音便怦然心跳，那侍女正是她朝思暮盼的小宰相君。众侍女费了好大力，方得将冰割碎，一人手持一块。一女童颇为放肆地将那冰块置于头顶又直贴胸乳之间”。小宰相君便用纸包了一块，送至大公主跟前。大公主伸出那双纤细娇嫩的玉手，在包冰的纸上指拭了一下，说道：“我不要拿，水滴下来真讨厌。”袁大将隐约听得她那声音，亦觉无限欣喜。他想：“我是在她小时候才见过的，那时我仅是个蒙昧无知的顽童，但偏偏却能惊悟她那美好动人的模样。后来我再也未能见到她了，亦未曾听过有关她的事。多年后于今日却有缘与她相见，怕是神佛的赏赐吧？会不会又如从前，成为某种忧患的起因呢？”他惴惴不安，呆呆痴痴立于那儿通思。一女仆正于北面乘凉，忽然想起打开的纸隔扇未曾关上，若有人前来偷窥，自己又要遭斥责，忙慌张跑过来。见一不曾认识的穿便袍的男子站着。她心中惶恐，亦顾不得让外人瞧见，沿着回廊匆匆奔来。袁大将想：“我此种行径实有些不雅，万不能被人发现。”便转身离去，躲藏起来。那女仆极为担心：“如何得了！帷屏都未这好，从此处望进去一览无余！那官人怕是左大臣家的公子吧？陌生人还定不会到此的。若被人知晓，必严加追究是何人打开纸隔扇的？幸而他穿着丝绸单衣与裙子，走动时未发出声音。里间的人该不会知道吧？”袁大将想：“若不是遇见宇治，我道心一定坚定了。如今倒成了百苦交煎的俗夫！若当初早些出家，则已安居深山，悠闲自得了。”思前虑后，不觉心绪烦乱。又想：“我长年来不是一直渴望见到大公主吗？如今得见，却反增痛苦。这真是无聊。”

袁大将回至三条院，次日晨起身特早。细看夫人二公主的容貌，娇美动人。但他想：“二公主的美貌虽不亚于其姐，但细微处毕竟有许多差别。大公主端庄高雅，光艳照人，实在美不可言！但也许是我的成见，或因时地不同吧。”便对二公主说道：“如此大热天气，你另换件薄衫穿上吧。女子在饰定要及时更新，方可显出季节情趣。”又吩咐侍女道：“到皇后那边去，叫大或为公主缝件轻罗单衫。”众侍女便猜想：“定是大将欲将公主打扮起来，他好欣赏她的美姿。”众人均很兴奋。袁大将仍旧去佛堂诵经，之后回室休想。他午时来到二公主房里，见侍女已取回轻罗单衫挂在帷屏上了。便对二公主道：“你可穿上这罗衫了，大庭广众之下，如此半透明的着装也许不好，眼下是在家里呵？”又亲手替她换衣，裙子为红色，也如昨日大公主所穿。二公主秀发极其浓艳，长长垂下来，她的美貌确实并不比大公主差。应该说各有所长吧。他又叫人拿些冰来，让诗文割破一块送与二公主。此番模仿，自己也觉好笑。他想：“他人皆喜欢将所爱之人写入画中，通过看

画以慰其情，她虽不是大公主，而是其妹，更好替我慰情吧！转而又想：“若昨日我亦能如此刻一样参与其间，忽意欣赏大公主……如此想来，不禁长叹一声。便问二公主：“你近些时日可曾给大公主去信了？”二公主摇摇头说：“在宫中往往应父皇之命，我才写。后来，父皇未说，我便未写了。”黄大将说道：“仅因你下嫁给了臣子，大公主才不再与你通信，甚是遗憾。你可去拜见母后，诉说此事，且说你怨恨她。”二公主答道：“怨恨？这万万使不得了。我不去。”冀大将道：“那就如此，便说大姐常因我是臣下，颇为轻视，因此我也不愿给她写信了。”

此日转瞬即逝。次日清晨，袁大将照例前往参见皇后，匈亲王一同来到。今日他身着丁香汁染的深色轻罗单衣，外署深紫色便袍，打扮俊逸，神情清爽。其相貌之美，不亚于大公主。他肤色白皙，眉目清秀，且较先前略微清瘦，异常动人。此貌似大公主之人，竟使冀大将顿生爱恋。他想：“万万不可！”迫使自己镇静下来。惟觉比往日未见大公主前更为痛苦了。匈亲王命人拿了些画。送与大公主。未久，他也去了大公主处。

冀大将十分恭顺地与明石皇后交谈佛经内容，后又谈到六条院主及紫夫人在世时些许琐事。未了见到那些选送大公主后遗留的图画，便说道：“二公主近日闷闷不乐，可怜得很呢！仅因她辞别九重，下嫁于臣子。那大公主亦不再与她通信，皆因她身份有别，故嫌隙于大公主。望将此类画顺便送去一些，本可由我带去，深恐不甚珍贵了。”明石皇后说道：“这就怪了，她怎会有此种想法呢？往常她姐妹二人同在宫中，当能书信来往，如今相隔甚远，相互问讯便少了些。你且告知她，不要顾虑太多，我会规劝大公主。”冀大将道：“二公主怎可冒昧去信呢？她虽不是你的亲生，但我与你有关兄弟之谊。若你能看在此份上给以青睐，实在令人欣慰。况且她们平素惯于书信往来，如今忽然见弃，实甚遗憾。”他说此番话，实非好心，但明石皇后哪能意料得到。

辞别明石皇后，冀大将欲前去探望那晚曾入其室的小宰相君，借以看看前日窥探过的那间廊房。便步过正殿，向大公主所居的西殿走去。此处侍女戒备森严。冀大将仪貌堂堂，风流潇洒走近廊前，见夕雾左大臣家请公子正与众侍女谈话，便于边门前坐下，说道：“此处我常来走动，却很少见到诸位，我常感觉像老了似的。往后我定常来亲近亲近。你们不会嫌我不合适宜吧？”说罢便瞟了瞟几位侄女。一侍女说道：“从今日开始练习，定会返老还童的。”众人信口谈笑，倒也风趣。可见殿内极为优雅，颇富情味。他并无特别之事要来此处，仅与侍女们说些闲话罢了。但他颇感惬意，于是坐了很久。

大公主来到母后处。母后问道：“冀大将曾到你那里去过吗？”大公主的侍女大纲言君忙答道：“冀大将仅来找过小宰相君。”母后道：“他一向严肃，怎会找侍女谈话呢？倘不是个伶俐的女子，富有心计，心里早为他看透了。小宰相君倒可放心。”她与冀大将虽是姐弟，但素来便较客气，因此要侍女们亦不可对他太随便了。大纲言君又说道：“小宰相君深得冀大将喜欢，常到她闺房去叙谈至深夜，恐二人关系实出一般吧？而小宰相君对匈亲王却很无情，说他待人轻薄，连信亦未给他回。”说罢笑起来。明石皇后亦跟着笑了，说道：“小宰相君确实聪明，匈亲王的浮薄本性未瞒过他。他那品性应好好改一改，说来令人遗憾，不须说侍女们的讥笑了。”大纲言君又道：“我还听得一件怪事呢：最近冀大将那个死了的女子，原是匈亲王夫人的妹妹。或许不是同母所生吧。还有一前常陆守之妻，据说为此女叔母或母亲，不知到底怎么回事。此女子住于宇治，匈亲王与她私通。冀大将闻讯，准备立刻迎她入京，并添派守夜人，严加戒备。匈亲王又悄悄前去，未能进门，仅于马上与一侍女谈了片刻便回来了，此女子亦深恋匈亲王，一日却忽然失踪了。听乳母说她舍身赴水了，众人哭得甚是伤心呢。”明石皇后听后暗暗吃惊，说道：“真是荒唐！此等话是乱说得的么？如此奇闻，世间自有人传言。为何不曾听得冀大将谈及？他仅叹息人世无常，甚是惋惜宇治人亲王家个个薄命。”大纲言君亦说道：“娘娘听我说：下仆所言虽不足信，但我亦曾听得，此言乃一于宇治当差的女童道出。那天她到小宰相君娘家，千真万确谈过此事。她还道：叫。姐之死千万不可泄漏出去。此事发生得太离奇，定要有所隐

讳。‘许是宇治那边并未将详情惧告于蒸大将吧？’明石是后甚为焦虑，说道：“你且去告知那女童，万不可再讲与外人！匈亲王品性放浪，定遭身败名裂啊！”。

不久大公主果真写信与二公主了。蒸大将见了，颇觉手笔优秀，心中甚是欣喜，竟后悔未能早些促成她们通信，错过了欣赏手笔的机会！明石皇后亦将众多上等图画赠与二公主。而餐大将亦暗暗弄到了好些精品，遣人送与大公主。其中有幅《芹川大将物语》中的情景：远君恋慕大公主，秋后一黄昏，难耐相思之苦，便走进大公主室中。画笔极为美妙。戴大将看后，颇觉远君便是自己的写照，便想：“我那大公主若能如画中的大公主那般爱我，有多好啊！”不由感慨自己命苦，一时感慨万千，赋诗道：

“芦荻凝露秋风拂，只恨苍苍长暮苦。”他本想在那幅美妙的画上题写此诗一并送与大公主，却又顾虑若有吐露，必将惹来诸多麻烦，还是将种种欲念封存心中为好。一番柔肠寸断，思虑访惶之后，凄然怀念起死去的宇治大女公子，想道：“倘她仍活着，我断然不会对别的女子有半点非份之想，即便皇上下旨以公主相赐，我也决不应允。况且是上是明达之人，闻知我已另有钟爱，绝不会嫁公主于我的。哎！还是这序治桥姬’，害得我何等忧伤烦恼！”这般愁思苦想后，又想想那句亲王夫人，不禁爱恨交加。自己真是愚蠢透顶，当初竟让给了他！后悔已晚矣。如此痛悔一番，眼前又浮现出突然死去的浮舟，觉得她极为幼稚无知，不晓世事，轻率丧生，也实在愚笨。但忆起右近描述浮舟忧愁苦闷的情形，及闻知大将变志后又愧疚不已，时常悲伤饮泣的模样，又甚是怜悯。心想：“我原本就无意正式娶她为妻的，只将她当作忠贞可爱的情人而已。如今看来，怨不得匈亲王，亦怪不得浮舟，而是我办事不周所致。”他时时这般冥思苦想自缠自绕。

蒸大将惯常气度安闲，举止端详，但对于恋爱之事，也时常身心交困。何况那轻薄之人匈亲王，自浮舟死后，整日哀怨，无人慰藉。也没有一人可以当作浮舟的遗念而诉说哀情。惟其夫人二女公子，偶尔叹息一声“浮舟可怜”。然而她与浮舟是异母妹，最近才见面相识，并非从小一起长大，两人感情不甚深。那句亲王也不便在妻子面前随意说浮舟如何美丽可爱可怜。再说自宇治山庄的侍女们确认浮舟技水自尽后，便相继离散归家了，最后眷恋旧情留守在那里的，只有乳母及右近、侍从三人。侍从与浮舟不甚亲近，但也暂且留下陪伴乳母和右近。先前，在这偏僻之处，惟有宇治川的水声可以带来一点希望，聊以自慰，而如今这水，竟也让人觉得凄凉可怕了。最后侍从也离开宇治，住在京都一颇为简陋的地方。匈亲王思念死去的浮舟，便打算接待从到二条院，遣人找到她道：“林到二条院来当差，如何？”然这侍从顾虑二条院与旧主人浮舟的复杂关系，为免非议传耳，便婉言谢绝了匈亲王的好意，表示愿去明石皇后那边作侍女。匈亲王道：“这样也好。你在那边，私下我也可差使你。”侍从思想进入宫中，便不再孤独寂寞了，遂找人说情，当了明石皇后的宫女。别的宫女虽觉侍从出身低微，但见其相貌周正，人品亦好，自然不再鄙视她，相处和睦。蒸大将也常来这里，每每见到，侍从便无限感伤。她曾听人说，皇后那边有许多高贵的千金小姐，就像小说中描写的一样。如今她留心察看，愈发觉得没有哪一个比得上旧主人浮舟。

话说式部卿亲王的前妻留下个女儿。亲王今春一死，现在的亲王夫人因是后母，对这女儿便极感厌恶。这后母有个叫右马头的兄长，此人不足挂齿，却私下看中了这个女儿。这荒唐的后母竟委屈女儿，硬将她嫁与其兄。明石皇后闻之，也甚为惋惜，说道：“这女子真命苦呵！昔日她父亲何等疼爱她，如今却落得任人糟蹋的地步。”这女儿日夜愁叹。作诗！哥哥便道：“皇后既然如此怜惜……”最近已送妹妹进宫，与大公主作伴尤为合适。因此众人皆很尊敬她。但身份另有规定，便为她取名宫君，但除一条侍女用的短裙外，不穿侍女服饰，实甚委屈于她。匈亲王闻知后，心想：“眼下相貌可与浮舟相比的，怕是只有这宫君了。她毕竟是八亲王兄弟之女。”于是爱慕之心又生，时刻都想看见她。蒸大将闻知宫君作了宫女，想道：“真是岂有此理！前不久她父亲曾想让她成为太子妃，也曾表

示欲嫁与我，世事难料啊！遭遇意外，为免受讥评，倒是投身水底为好。”甚是同情宫君。

明石皇后居于六条院之后，与宫中相比，众侍女均认为更加敞亮，更富情趣，甚是舒适。因此跟来许多侍女，往日的空房也住满了人，连回廊与厨房等处，也挤得满满的，倒也十分快活自在。夕雾左大臣的威势与当年源氏相比，毫不逊色，万事皆至善至美，以接待皇后。源氏家族较先前更为繁荣，排场也愈加阔绰新颖。若是匈亲王依然风流好色，则皇后居住六条院期间，恐怕会惹出诸多风月之事来，幸而近期他颇为安份，以致众人均以为他改掉劣习。孰料自看上富君，他那老毛病便又犯了，又不安份起来。

秋日渐凉，明石皇后打算回宫。年轻侍女们却依恋不舍，纷纷向皇后请求：“正值迷人金秋。红叶正艳，不可错过呢！”于是日日临水赏月，管弦妙曲绕耳，那场面热闹非凡，胜似往常。匈亲王最擅长音乐，便时时弹奏几曲。其容貌跌丽，虽朝夕见惯，仍觉若初开之花。薰大将则来往甚少，因其仪表威严。众侍女告望而生畏。两人同来参见皇后之时，侍从由屏后窥望，心想：“这两人，都为我家小姐所爱慕。倘小姐在世，该享受多好的荣福啊！却突然之间寻了短见，真是太可惜了！”她绝口不提宇治发生的事，装作不知，心里却痛惜不已。匈亲王要向母后禀告官中之事，薰大将便告退。侍从想道：“切勿让他发现我。小姐周年忌辰尚未满，我却离开了宇治，他定会怪罪的。”遂躲避起来。

在东面的走廊边，薰大将看见许多侍女正在开着的门口低声谈话。便对她们道：“你们应该知道我是最可亲近之人。我虽为男子，却比女人值得信赖，也能教与你们须知之事。我的心情，你们定会慢慢知晓的，所以我很高兴。”众侍女皆缄默不语。就中有一侍女名叫并姐，年事较长，颇话世故，答道：“对于并不亲密之人，总是不便亲近的。不过并非都是如此，比如我，便不是那可以随意见你的亲近之人。但我们这些身为侍女的，若装着怕羞躲避你，未免太可笑了吧！”薰大将道：“你如此断言，在我面前不怕羞，我倒觉得真是遗憾了。”他向里面望望，但见一旁堆着脱下的唐装，想必正纵情弄笔。砚台盖里盛着些琐碎的小花枝，看来是供玩耍的。帷屏后面躲着几个侍女，还有几个转过身往门外张望，尽皆发髻高盘，乌黑美丽。薰大将顺手移过笔墨，题诗一首：

“灿烂女郎花，宿卧花阴下。冰心如玉洁，不留好色名。为何如此担心呢？”便递给了纸隔扇后面坐着的那个侍女，她是背向着他的，并不转过身来，谁从容不迫地振笔疾书道：“名艳女郎花，坚贞守情志。不似寻常草，任由染露迹。”其手笔虽不甚工整，却自有一番趣味，颇有可观之处。他不认识此人，料想是正欲上皇后殿，被他挡了路，暂时躲避于此的。并姐也看了薰大将的诗，说道：“这口气像老翁，可谓斩钉截铁，没有趣味！”便赠诗道：

“艳艳女郎花，适值茂盛开。试宿花阴下，君情移不移？之后便可确定好色与否。”薰大将答诗道：

“承君留我宿，一夜自当伴。即是闲花草，此志亦不变。”并姐看罢道：“何故侮辱我们？我是说在别的荒郊原野吉野宿，并非我们欲留你。”薰大将只好说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侍女们倒希望他再往下说。然他准备离去，说道：“我这般挡住你们，未免征性。你们走吧，我不再拦你们了。看你们今日躲躲闪闪的，想必另有缘由吧”广说罢起身告辞。有几个侍女想道：“他以为我们都与并姐一样怕羞，真正冤枉人了！”

薰大将倚着东面的栏杆眺望庭院，欣赏夕阳中次第竞芳的秋花，心中却甚是伤感，不由低声吟咏白居易的诗句来：

“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忽闻有女子衣衫曳动之声，显见是刚才背身吟诗之人。她穿过正殿，向前走去。其时匈亲王走过来，问侍女们：“适才过去那人是谁？”一侍女答道：“是大公主的情女中将君。”薰大将想道：“这侍女亦太贸然了，岂能随意告诉心存非份之念的男子！”他深感遗憾。但见侍女皆亲近于匈亲王，又顿生妒意。心想：“许是匈亲王神情威严，那些侍女才不得不如此。我多晦气，为匈亲王狂恋，只有

暗自妒恨，吃尽苦头。这些侍女中，定有他所倾心爱恋的品貌出众的女子。我何不设法诱惑此女，夺取过来，让他也尝尝我现在的滋味？我敢断定，真正聪慧的女子，决不会拒绝我的。但这种侍女又有几人呢？只有想想那二女公子了。她常嫌甸亲王的行径不合本分，又担心我和她的恋情被世人知晓枉加讥评，只能隐秘，然而始终不曾放弃对我的爱恋。能有如此见识，堪称世所罕见的贤女。然而这些侍女，与我向来生疏，能否有这种人是无从得知了。近日寂寞无聊，夜不能寐。何不也干一些风流韵事呢？”他这想法，亦有失身份。

于是黄大将又如前日偷窥一样，特意去了大公主的西廊，这纯属无聊。晚上大公主到明石皇后那里去了，侍女们皆随意聚在廊前，闲谈观月，甚是惬意。中有一侍女正在弹箏，琴技烟熟，爪音悦耳。燕大将悄然无声地走近，竟无人知晓，但闻：“为何‘故故’状奏得如此美妙？”众人大为诧异，夫不及将揭起的帘子放下，一人起身答道：“气调‘相似的兄弟不在此地’广辨其声音，知此人便是中将君。章大将亦引用《游仙窟》中典故戏答道：“我是‘容貌’相似的母翼呢！”得知大公主不在，他已毫无兴致。问道：“公主总是常去那边，这归省期间她还做何事呢？”侍女答道：“公主无论在何地都毋需做事，惟寻常度日罢了。”章大将想到大公主那高贵的身份，止不住一声叹息。为免被人怪论，只得强忍情绪，接过侍女的和琴，未及调弦，便一阵弹拨。倒也合律合调，琴声与这秋天的景象甚为相宜，真是绝妙动人。忽然琴声嘎然而止，沉迷其间的侍女皆大为叹息。此刻董大将心事沉重，正寻思道：“我母亲与大公主的身体相当，唯一不同乃大公主为皇后所生。但受父帝的宠爱却完全一样。为何大公主尤为优越呢？许是皇后出生之地明石浦乃风水宝地吧！”又想：“我能娶得二公主为妻，已是莫大幸运，然若兼得大公主，那真是完满之至！”这亦未免太狂妄了。

再说那已故式部卿亲王之女官君，在公主西殿那里也有她自己的房间，其时诸多年轻侍女皆在那里赏月。燕大将叹道：“唉，可怜！此人与大公主同是皇家血统呢。”回想当年式部卿亲王曾有心将此女许配与他，或许有些缘份，遂向那里走去。只见两三个身着值宿制服，相貌姣好的女童在外面闲步。一见黛大将过来，忙避退室内，其娇羞之态甚为可爱。但蒸大将却不以为然。他向南行至一角，有意咳嗽几声，便走出一年轻侍女来。曹大将说道：“官君的遭遇实令人同情，我欲向她表达，却又怕这些常用之言给人虚假应酬之感，所以正在努力‘另外觅新词’呢。”那侍女并无去通报官君之意，自作聪明道：“我家小姐虽遭此不幸，然想起亲王生前的宠爱，又蒙大人的深切同情，她将不胜欣慰。”黄大将听罢这泛泛的应酬，甚为扫兴，心中顿生厌感，说道：“官君与我也算兄妹，具有同族之谊，如今遭此曲折，我理应关怀备至。今后无论何事，但请嘱咐，定当乐为效劳。若像今日叫人传言，避舍三分，岂不是有意推却我么？”侍女也觉得有些失利，便竭力劝说它君接待。官君于帝内答道：“如今我孤苦无依，‘苍松亦已非故人’了。承蒙念惜往日情谊，不胜感激。”此为亲口对答，非侍女传言，其声甚是娇嫩，极蕴优雅之趣。蒸大将想道：“她若为此处一普通宫女，倒是很有趣味。可惜身为亲王家的女公子，今境遇改变，不得已而与人直接通话。”颇生怜惜之情。又猜想她定然美貌无比，很想见上一面。忽念甸亲王为此女苦思劳心，暗中好笑。却又唱叹世间称心如意的妻子实甚罕见。他想：“身份高资优越的亲王，培育出品貌优秀的大家闺秀，不算稀奇。最稀奇的，还是成长于宇治山乡八亲王之家的美人。此处荒凉偏僻，且家道枯寂如高僧。连那众人皆视为命苦志弱的浮舟，与其面晤时，亦觉优雅清丽，可爱无比。由此显见他时刻牵挂着宇治一族。不觉暮色苍茫，她们的不幸因缘历历浮现眼前，令他伤感万分。忽见诸多雅螭忽明忽暗地东飞西窜，便赋诗道：

“眼见蚌游不能取。忽显忽逝去不知。世事亦皆如这坤妮一般‘似有亦如无’”吧？

第五十四章 习字

话说比睿山横川附近有一位道行深厚的法师。他那八十余岁的老母和约五十岁的妹妹，都是尼僧。早年，她们就许下了心愿，如今要到初嫩的观世音菩萨那里去还愿。于是法师便叫他十分得意的门生阿阁梨同行。母亲和妹妹在初嫩做了功德佛事后，归途中母亲不幸染病，自然不能再走了。幸好在宇治寻得一户熟识的人家，便在那儿借宿暂住。然而，老尼姑年迈体弱，病势总不见好转，众人因而担忧不已，只得派人到横川告知法师。此时法师正闭居山中修道，他曾立下重誓：道不成不下山。但想到母亲风烛残年，万一病死途中，如何是好？事已至此，也只得破誓。于是匆忙了山到宇治探望。虽然人老终免一死，但惯例不可废。因此，法师便和几个弟子为祈祷而紧张地忙乱起来。这人家的主人知道有人病危，说道：“我们即去吉野御岳进香，近日正在斋戒。如今这样年老病重的人在此，有个三长两短如何是好呢？”他深恐人死在他家，冲了斋戒。法师也觉得实是对人家不住，再加上他本就嫌这地方肮脏狭窄，很想带老母回家去。无奈此时方向不利，不宜出行。思忖良久，猛忆起这附近有一所叫宇治院的房子，是已故朱雀院的财产，那儿的守院人和他是旧识，到那里去，不会不给人情的。于是便派人前去，要求借宿一两日。使者很快回来报告道：“守院人全家都到初嫩进香去了。”同来的还有一个古怪的看家老头。这老头告诉他们：“你们要住，就请早些。院中的正屋都空着。迟了，恐怕常来进香的人住了。”法师一听，甚是高兴，说道：“这样甚好。那屋子虽是皇家的，但并没有人居住，想是很不错的。”便决定亲去看现一番。因为平素常有人来投宿，那老头也习惯了接待客人，所以虽然设备简单，却也料理得很是整洁。

法师及其随从到了宇治院，环顾四处，只觉荒凉阴森，倍觉恐怖。于是催促几位法师赶忙吟经诵文，攘灾驱邪。陪同去初嫩进香的阿阁梨与同行僧人，想明白此地是怎样一个所在，便点起一盏灯，叫一个下级僧侣擎着走在前面，一行人便往正房后面荒僻之处行去。到得那里，只见林茂木丰，翁郁之中透出阴森，不觉一阵凉意直透脊背。再向林中望去，只见地上一团白色之物，并不十分分明。众人好奇，便将灯拨亮一些，走近细看，好像是一个活物呆坐着。一僧人说：“大概是狐狸精的化身吧？可恶的东西，要它显出原形来！”便再走近一点。另一僧人说：“喂，不要走近去，怕是个妖怪呢。”于是就举起降伏妖魔的印来，眼睛盯着那东西一动不动。众人惊悸不已，幸好都是秃头的和尚，否则真会毛发直立呢。倒是擎着灯火的那和尚毫无惧意，远直逼拢了去。只见那东西长发柔和油亮，正靠在一株高低不平的大树根上饮声抽泣。众人惊讶不已，说：“这倒是奇了，还是去请法师来看看吧。”连忙去见法师并把所见情况告诉了他。法师也觉得稀奇，道：“狐狸精变作人形，往昔只听说而已，倒从未见过。”说罢，便召来四五个随从，同他前去看个究竟。到了那里，见那物仍如僧人刚才所言之状，并无什么变化。不觉疑惑起来，但又不敢走近，只好站在一边守候。希望天亮时，能看个分明，看看那东西究竟是妖还是人。一面又在心中念动起降治妖魔的真言咒语。过了好一阵子，他似乎看清，说道：“这是个女人，并非什么妖孽。深夜至此，恐是有什疑难之事，过去问问她把广一个僧人疑惑地说：“即便如此，孤身女子怎会到这院子里来呢，恐怕也是被什么妖怪骗了，带到这里来的。这对病人怕是不吉利吧。”于是法师便吩咐那个看家老头来问个究竟。寂夜中人回音冲荡，更增恐怖。那老头好不容易歪歪地从屋里出来了，僧人问道：“这儿是否住有年轻女子？”便将那指给他看。老头答道：“这是狐狸精在作怪，这林子里常闹妖怪。前年秋天，住在这里的一个不到两岁的孩子，被狐狸精抓了去。我到这里来找，哪知那精怪却不慌不忙，像无事一般呢？”僧人问：“那孩子呢？是否死了？”“倒没有死，照样活着。那精怪倒不会伤人的，只不过吓吓人，逗人玩罢了。”他毫不经意地说，仿佛这事已习以为常，不必大惊小怪。众僧说道：“如此说来，眼前这女人恐也是狐狸精作弄的结果吧？还得仔细看看。”于是便叫那掌灯的僧人走近去询问。那僧人上前去喝道：“你究竟是人还是鬼？闻名天下的得道高僧正在此处，你能隐瞒得了么？还不快快如实说来！”良久不见动静，便伸手扯她身上衣服。那女人忙用衣袖遮住脸，也哭得更加厉害了。僧人又

道：“喂！可恶的东西！看你能隐藏到哪里去！”他极想弄清她的面貌。忽又想到这不定是从前在比睿山文殊楼中所见的那个面目狰狞的女鬼，不免踌躇起来。但众人都看着他，便逞强去剥她的衣服。那女人顿时伏倒在地，嚎啕大哭起来。僧人道：“无论如何，世间不会有这等怪事。”定要看看个明白。此时天不作美，忽地下起雨来；来势异常猛烈，其中一人道：“倘若不管她，让她独自呆在雨中，肯定活不了。还是将她挪到墙脚下去吧。”法师这时也开口说道：“我看她实是一个真正的人。若是这样，眼看一个活着的女子扔弃在此，而不救助，实乃罪过。便是地中鱼、山中鹿，眼看被人捉去，命在旦夕而不尽力相救，恐也是不对的。生命短暂，所以应当万分珍惜。缓蚁尚且贪生，更何况人呢？无论她是被鬼神所祟，或者被人遗弃，或者被人诱骗，总是不幸的。这样的人必然蒙我佛救援。现在先给她饮些热汤，看是否能救。倘若尽了全力而救她不活，也是无法的。”便吩咐把这女子抱进里面去。徒弟中有人异议道：“此事恐怕不妥吧！室内正有患病垂危之人，送进这非人非怪的东西去，岂不更不吉利。”但也有人说道：“姑且不论她是否是鬼怪化身，现在毕竟是一个活人，岂能见死不救，而任她死于大雨之下，到底残忍了些啊。”众说纷纭，法师也顾不得许多，只让那女子躺在一个僻静隐蔽处，以免那些仆役看见，招人胡言。

老尼姑被迁到宇治院暂住，不料下车的时候病势更转恶劣，众人忧虑不堪，不免又忙乱奔走了一回。法师等到母亲病势稍缓，便问徒弟道：“那女子现在如何？”徒弟回道：“还是昏沉啼哭不已，想是被妖孽之气迷住了。”法师的妹妹听见了，忙问是怎么回事？法师便细致地将这件怪事告知了她。哪知妹尼僧听了，顿时哭泣起来，说道：“我在初徽寺中做了一个梦呢。是怎样的一个人？快让我去看看去。”徒弟道：“就在这东面边门旁，自去看看吧。”妹尼僧立刻前去，只见那女子被孤零零地抛在那里，同情之心不由大增，便又仔细地看了一回。但见那女子年轻美貌，身穿一件白线衫子，下着一条红裙。虽然衣衫凌乱，湿痕斑斑，但依旧香气悠悠。妹尼僧细细端详了一回，便禁不住悲喜交加，说道：“这是我的女儿呀，是我日夜悲悼思念的女儿啊。”一面哭泣，一面忙叫侍女把这女子抱进室内去。那些侍女未曾见过她在林中的情景，因此并不害怕，便无所顾忌地把她抱了进去。那女子虽然衰弱已极，却还能勉强睁开眼来。妹尼僧对她说道：“你说话呀，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个人来到此地？”但她似乎没有知觉。妹尼僧便拿了汤来，亲手喂她。可是仍是气息微弱，一直昏迷不语。妹尼僧想：“可怜的人啊！如果死了，不是更添我的悲伤么？于是唤来阿图梨，吩咐道：“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请你快快替她祈祷吧。”“我早就说过这女子已是不行，何必多费心机呢？”阿图梨不以为然，但终是未能拗过尼僧，不得不向诸神诵般若心经，又作祈祷，法师也走过来探视，问道：“怎么样了？她究竟是被什么东西作祟呢？”众人见那女人仍是毫无反应，昏昏如故，不免又纷纷议论起来：“这女子恐怕活不成了，没想到我们被这种不祥之事纠缠于此，实在晦气。然而这女子看来是个身份高贵的人。即使死了，也不能随随便便地抛弃在这里。唉，这真叫人为难呢”妹尼僧连忙阻止他们，说道：“小声些！不要叫人听见。否则会再筹来麻烦呢。”她很是怜爱这女子，很想救活她。因此她更竭力尽心地照料守护她，对她竟比对患病的老母更细心体贴呢。这女子虽然来历不明，但她那美丽、凄楚的样子，也获得了众侍女的同情和好感，都纷纷仿效尼僧，悉心呵护，希望她活过来。这女子有时也睁开眼睛来，但那眼泪只是淌个不住。妹尼僧看了，对她说道：“唉，真伤心啊！我知道你是菩萨引导你来代替我已失去的爱女的。你如果死去，我反而更添伤悲了！我能和你在此相遇，定有前世因缘。你总得对我说几句话才好啊！”那女子好不容易才开口道：“我即使能活过来，也是毫无用处的废人了，徒给你增添负担。我实在有愧，请你还是把我扔进这条河里去吧。”声音轻若游丝，尼僧好不容易才听清楚。见她如此说，不由更加悲伤地说道：“你好不容易说话了，我正高兴呢。想不到你说出这等难听的话来，为什么要说如此凄绝的话呢？我怎么能如此做呢？你究竟是什么原因来到这地方的？”但那女子只是闭口不言。妹

尼僧回味她刚才的意思，不由得猜想：莫不是身有伤残才如此绝望么？于是细心察看，见并无异状，心中顿又生疑：难道真是出来诱惑人心的精怪么？

僧都等一行人在宇治院闭居了两天，整日替母尼僧和这个女子吟经诵文，祈祷平安。然而，众人见仍无好转，心中疑虑更甚。附近乡人之中，有几个曾在法师处当过差，听说法师在此，便赶来诉！日问候。言谈中提及道：“原嫁与意大将的八亲王的女公子，最近不知怎的忽然死了。我们几个也去帮办丧事，因此未能及时前来拜谒，尚望见谅。”众人听了，甚是诧异。妹尼僧暗想：“这样说来，这女子莫不是那女公子的灵魂所化？”愈想愈是不安，心中恐惧顿生。众侍女也道：“昨日晚上我们都望见火光，可能是火葬吧。仪式似乎并不隆重呢。”乡人答道：“是啊，他们有意办得简单，不愿过分铺排张扬。”几个乡人因刚办过丧事，唯恐身上不洁，所以未进内室，只在外面交谈几句就离去了。传女们说：“董大将爱上八亲王家大女公子，但大女公子已死多年。刚才所说的女公子又是谁呢？董大将已经娶了二公主，决不会再爱上别的女子吧。”

过了几日，法师母亲病已痊愈，同时方向木利的时期也已过去。众人觉得久留在这荒僻之地实在枯燥乏味，便准备回家。侍女们说：“那女子还非常衰弱，怎么可以上路呢？真叫人担心啊！”但只得备了两辆车，派两个尼僧在老人坐的车子里服侍。叫那女子躺在妹尼僧乘的车子里，由另一侍女服侍。一路上，车子缓走慢行，并不时停下来给那女子喂汤服药。她们的家住比睿山西坡本的小野地方。路途遥远，众人归家心切，便兼程赶路，深夜时分，总算抵达了家门。僧都照料母亲，妹尼僧照料这个不明来历的女子，都从车上抱下来休息。母尼僧是老病，平素也时有发作，然而经过一路长途颠簸，免不了又发病几日。法师又只得悉心照料，直到母亲痊愈，才又依旧上山修道。

法师深恐外人知道他带了一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回来，对他不利。所以凡是未亲见此事的徒弟，都不告诉，即便知道的，也是严加告诫。妹尼僧也严禁大家外传，她深爱这个女子，生怕有人来寻了会。她常想，如此一个娇贵的女公子怎会落魄潦倒在这乡野之地呢？又疑心是人山进香的人在途中患了病，被后母之类的人偷偷地抛弃在那里的。尽管猜疑种种，然而终无法明确。因此妹尼僧日夜想她早点恢复健康。但是数日来仍是昏昏噩噩，全无生气。到最后她也不得不怀疑，或许这女子再无生望了。虽是这样认为，但仍是尽心尽力地看顾。于是她就将在初做寺做的梦对人宣讲，并请以前曾为这女子祈祷的阿闍梨悄悄地替她焚芥子^①以祈平安。

妹尼僧继续悉心照料这女子，不觉过了四五个月，但那女子仍然不见好转。她万分苦恼，只得长书一信，派人送到山上向法师求救。信中说道：“我想请兄长下山来。救救这女子，既然时至今日她尚未断气，想必不会死了。定是鬼怪死死纠缠住她的缘故。尚望兄长慈悲为怀，普渡众生！若要你入京，当然不便，但到我这山居来总是无妨的吧。”言词情真意切，颇使人动情。法师回书道：“此事确实奇怪，此女性命能持续至今，实乃我佛佑她，倘若当日弃之不管，实乃我佛耻辱，罪过不浅啊！此次与她邂逅，定是缘分至此吧。我会前来竭力救助。如果救助无效，只怨她命定如此了。”法师很快就下山来了。妹尼僧高兴得再三拜谢，并把那女子数月以来的情状一一相告。她说：“病得这样长久的人，没有不神情憔悴，形容枯槁的。而此女除了仍昏迷不醒以外，仍是姿色未减，容貌未变，显得清秀动人。我时常认为她马上就要咽气了，可一晃数月，仍然活着。”法师听了，不由感慨道：“我最初找到她时，就觉其容貌非比一般！且让我再去看看吧。”便过去细致端详，说道：“这容颜确实状若天仙，若非前世积德，哪能如此秀美不俗呢？可能因为某些过错，而遭此灾厄吧。不知你听到了什么消息？”妹尼僧说：“没有，一点也不曾听到。总之，这人是初懒的观世音菩萨赐给我的。”法师说：“大概是某种因缘，才使菩萨垂怜于你，恩赐你这样一个女子。要不是这样，怎能有此好福份呢？”他认为此事奇特，便开始替她降魔驱邪，祈佛保佑。

这法师长年隐居山中，即使朝廷召唤，也不愿前去。不想现在为一个女子却轻易下山，倘若外人知晓，不知又要如何大肆渲染了。众人顾及到这些，因此祷告进行得更为隐秘。他对众徒弟说：“务请大家不要声扬，我虽然屡次违犯佛门清规，但决不舍在‘情、色、欲’三字上犯错。如今我已近花甲之年，若实在难逃此难，那也只怨命中如此了。”徒弟们说道：“若有小人乱造谣言，实是亵渎我佛，亵渎天谴。”于是法师立下种种誓言，说：“此次祈祷若不见效，死不罢休！”便通夜祈祷，直至天明，方才把这鬼魂移到巫婆身上，然后叫它说出来：是何种妖魔？为何如此使人受苦？又叫他的弟子阿阔梨来合力祈祷。于是几个月来绝不显露的鬼魂，终于被制服了。这鬼魂借巫婆之四大声叫道：“本来我是不会到这里来被你们制服的。只是我过去在世之时，也是一个一贯坚持修行的法师。只因我是饮恨而去的，故而久久彷徨于幽冥之路，无法超生。这期间我住在宇治山庄，前年已制死了一人。现在这个女子是自己要弃世。她终日徘徊在求死路上，我看她是完全厌倦了尘世，方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取了她去。但我没有想到竟有菩萨护卫着她，使我没能遂愿，而最后反被你这法师制服了。现在我就走吧！”法师便问：“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大约是这巫婆害怕之故，所以，只含糊不清地说出几个字来。

果然，鬼魂去后，这女子的神智顿然清醒了。便睁眼看看周围，见大都是衰老丑陋的僧人，并不认识，仿佛自己不知不觉中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她心中非常悲伤。她努力回忆，但是连自己住在那里、叫什么名字也不大记得清楚，更不用说清晰鲜明的过去。她只记得一点，那就是她不想再活了，只想投河自尽。但现在来到了什么地方呢？她思索再三，才渐渐地记起来：“有一天晚上，我愈想愈觉得自己命运悲苦，人世黯淡，不堪承受。趁待女们熟睡后，悄悄偷出房门。那时夜风凄厉，猛烈异常。我孤身独行，更觉毛骨悚然，吓得分不出前后左右，只管沿着廊檐走下去。黑夜迷离，方向难辨，既不敢再前行也不能后退，我便绝望不已，喊道：‘我坚决要离开这人世了！鬼也好，怪也好，请你们快来把我吃掉吧！’一阵恍惚后，便看见一个相貌清秀俊美的男子走过来，对我说道：‘来。到我那里去吧！’我仿佛觉得他抱起了我，心想这大约是匈亲王吧。我渐渐迷糊昏沉起来，只觉得这男子把我放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便不见了。没想到求生不行，求死也如此之难，便十分悲伤，哭个不停。哭着哭着就昏死过去，便什么也记不起了。现在听这里的人说，我在这里已经过了许多日子。这些陌生人日夜照料，我的丑态岂不全被他们看到了？”她感到难为情极了。想到自己求死不得，终于复苏，并且又弄出许多事来，于是黯然神伤，情绪更加消沉，不仅不吃东西竟连汤药也不肯喝了。妹尼僧见她如此决意，急得泪流满面，对她说道：“你知道你生了多久的重病啊！现在热度已退尽了，心情也爽朗了，我看了心中正想替你高兴呢。不想你却又如此。”说罢，竟嚤嚤啜泣起来。于是她更加悉心地守护着她，其他人也因这女子的美貌而信加怜爱。这女子心中虽然仍想求死，但见众人如此情深，便逐渐进食，有时还能坐起来。大概是病痛折磨的缘故，只是面庞比原先消瘦了些。妹尼僧高兴不已，时常默默祝愿她早日康复。有一天她忽然对妹尼僧要求道：“请允许我削发为尼吧。否则我就不愿活在人间了。”妹尼僧说：“你这般容貌秀丽的女子，怎么舍得让你当尼姑去过青灯古佛的生活呢？”但拗她不过，只得把她头上的秀发略微剪掉几根，算给她受了五成。但这女子心中并不满意，只是她性情温顺，不便强求，只得将就如此。法师见那女子已无异状，便对妹尼僧说：“看来她的身体已无大碍，只需以后加强调养，求其身心痊愈即可。”说罢，告辞回山去了。

妹尼僧得到了这样一个美丽异常的女子，恍如做梦一般，心中一面感谢菩萨恩赐，一面甜滋滋地亲自替她梳头。病中全然不顾头发，只是把它束好了自然堆着。然而一丝不乱，现在解散开来，依然亮丽柔顺。这地方相貌平平的老女甚多，她们看着娇美艳丽的浮舟，只觉是自天而降的仙女，好像随时都会飘飞起来。她们对她说道：“你为什么如此闷闷不乐呢？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你为什么总是不肯亲近我们呢？你究竟是谁？家住哪里？为什么来到了这个地方？”她们定要问她。她以此为耻，不便如实相告，只得掩饰说：“大约

是我昏迷太久，把一切都忘了吧。从前的事我都记不得了。只模模糊糊记得一点：我曾经想夺世而去，每天傍晚便到檐前沉思。有天晚上，一个人突然从庭前的大树背后走出来将我引走了。我只记得这些。此外，连我是谁也记不起来了。”她说时神情黯然，令人也心生叹惜。后来又说道：“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我还在人世，否则，会有许多麻烦的。”说完就呜咽起来。妹尼僧也觉过分盘问，会使她更伤心，便不再问了。妹尼僧疼爱这女子，甚于竹取翁疼爱赫映姬。因此时常提心吊胆，怕她遁去，消逝无踪。

这人家的主人母尼僧，也是一个品质十分可贵的人。其女妹尼俗的丈夫曾是朝廷高官，和她只生有一女，对这女儿她十分疼爱。夫死之后，她招赘了一位贵公子为婿，全心动照顾他们，不幸的是，唯一的女儿又死了。她悲痛欲绝，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从此隐居在这山乡之中。每逢寂寞无聊之时，常常忆起女儿。忧伤悲叹，总想找一个酷似女儿之人，作为她朝夕思慕的亡女的遗念。竟想不到的是，果然得到了这女子。其模样姿态不仅像，而且比她的女儿更优越许多呢。她虽然疑心是在做梦，但心中仍是欣喜不已。这妹尼僧虽已年届五十，却依然眉目清秀，风韵犹存。举止态度也颇为文雅。她们所住的小野地方，比浮舟从前所居的宇治山乡好得多。房屋建造别致，庭前树木前郁葱茏，处处花草艳丽动人，水声淙淙，自是情趣无限。

慢慢入了秋天。秋色明丽，天空清幽，令人感慨万端。附近的田里正在收稻，许多青年女子依着当地农家姑娘的习惯，高声歌唱，欢笑自如。驱鸟板^②的鸣声别有趣味。这使得浮舟回忆起当年住在常陆国时的情景。这地方比夕雾左大臣家落叶公主的母亲所居的山乡更偏僻一些。那些松树翁郁，山风袭来，松涛阵阵，似有千军万马隐藏其中。细听，又觉无限凄凉。浮舟整日闲着，只是诵经念佛，寂然度日。月明星稀之夜，妹尼僧便常和一个名叫少将的小尼僧合奏音乐。妹尼僧弹琴，小尼则弹琵琶。妹尼僧对浮舟说：“你也该来玩玩音乐，没事时这样玩玩也好。”浮舟暗想：“我从小命苦，从未有过抚弦弄管的福份，以至自幼年到成年，一直不懂风雅之事，实在可怜！”她每次看见这些年事已长的妇人吹箫鼓瑟，玩弄丝竹以遣寂寞，总是不胜感慨，觉得自己此身实在可怜，枉来人世一遭，不禁深深地自怜自叹。于是在写字的时候止不住吟诗一首道：

“投身洪流本我愿，

谁知栅栏阻流川？”此次意外得救，不料使她更添忧伤。虑及今后度日无方，更觉悲从中来。每逢月明之夜，老尼僧等总是吟咏唱和，回忆昔日，讲述种种故事。但浮舟无以应对，只是独自沉思。又写诗道：

“风尘流落孑然身，亲朋未知不相询。”她常常想：“我已离家多时，不知母亲和乳母怎样了？恐怕她们早以为我没在人世了。那她们是何等的悲伤和绝望啊！可她们哪里知道我还仍在人世呢？哪能知道我现在的痛苦和寂寞呢？从前那些左右人等，木知又在哪里呢？”妙龄女子要隔绝红尘，真正经年累月的幽居在深山僻里，原本是不容易的。因此常住在这里的，除了七八个年纪很大的老尼外，几乎再没其它人了。她们那些住在别处或在京中服役的儿女孙辈们，便常常到这里来访问，浮舟担心：“这些常来访问的人中，如果谁将我还活着的消息传到与我有关的人那里，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做了不轨的事，才落到如此境地。岂不把我当作世间肮脏下流的女子么？那将是多么羞辱啊！”因此她从不和这些来访者相见。她总是像只孤雁，只有妹尼俗的两个侍女，一个名侍从，一个名可莫姬的，时常陪伴左右。这二人无论容貌性情，都比不上她以前所见的京都女子。因此她常常孤寂难耐，感慨万端。想起自己从前咏的诗句“但得远离浮世苦”，仿佛这里便是远离浮世的地方。浮舟一直悄悄地躲在这里。妹尼僧也深恐她被外人得知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便对这里的一切人隐瞒有关她的详情。

再说妹尼僧从前的女婿，现已升任中将。由于他弟弟拜了法师为师，此时正跟着法师隐居山中修道，所以便时常途经小野去看望他。这一天中将顺路探访，听见喝道开路之声，浮舟远远望见一个相貌威武的男子走进山庄来，便回想起从前黛大将悄悄到宇治山庄来访时

的情景，宛然如在眼前。这小野山庄虽然是个十分荒僻处所，但主人却安排得非常高雅整洁。中将带了一群服装各异的青年侍从，走进这院子里来，侍妇请他在南面就坐。中将便坐在那里细赏园中那开得鲜艳灿烂的霍麦花、女郎花和橘梗花。他二十七八岁年纪，看上去却持重老成，通晓世故。妹尼僧立在纸隔扇旁边。未开口便先哭了起来。好一阵才说：“虽然光阴逝如流水，过去往事也愈来愈远了。但贤婿仍能记着旧日情谊，至今还远道来看望，实在令人感动至深。恐怕这又是缘份吧。”中将同情尼僧岳母的苦心，答道：“昔日恩情，我无时不在怀想。只因岳母住地远隔喧嚣尘世，所以不敢常来打扰岳母清静。我弟修道山中，实使人羡慕。但每次进山探望，都有其他一些人恳请同行，至使我不便冒然造访。这次临行，谢绝了请人，方敢来拜望岳母。”尼僧岳母说：“你说羡慕入山修道，实是沿袭了时下流行之说。若能不忘昔日之谊，不沉溺于庸俗世俗，我就感激不尽了。”便用泡饭等物招待随从人等，请中将吃的是莲子之类的东西。中将也因这是从前常住的地方，也并不觉得陌生。忽然降下阵雨，中将一时无法走了，只得留下来与岳母从容叙谈。

妹尼僧见女婿如此贤顺，不由想道：“我的女儿已死多年，悲伤也没有用了。倒是这样一个品貌俱佳的女婿，到头来还得成了别人家的人，真是遗憾。”她私心甚是疼爱这女婿，所以便毫无隐藏地把心中所虚和盘托出来。那浮舟此时见妹尼僧与中将谈兴甚浓，也不由得冥思苦想回忆起过去来。她穿一袭毫无光彩的寻常白衫子。在她看来，样子必定是丑陋不堪的。然而，布衣荆钗的浮舟，更显得天生丽质，超凡脱俗。妹尼僧身边的传女说：“那新来的小姐酷似已故的小姐。今天中将大人来访，真是太巧了，是否又是一段姻缘呢？如今，一个是家中无妇，一个是小姑独处，不如中将大人娶了这位小姐，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佳偶呢。”浮舟听见她们这样说，大惊道：“哎呀，不行！我在这世间活下来，如果再作了人妻，岂不又要徒增恨事，唉！我定要完全忘却此事。”

妹尼僧回内室歇息去了。中将等人盼望雨停，心中焦躁。忽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知是过去一直陪伴已故小姐的少将君。便唤她过来，对她说道：“我想从前那些侍女恐都离去，故不便来访。你是否会责备我薄情寡义呢？”尼僧少将君是个亲信的侍女，便回忆往事，对中将说了许多悲伤的话。中将忽又问道：“刚才我经过走廊时，适逢大风将帘子掀起，偶然看见一个长发披垂，模样非同寻常的人。我正纳闷出家人的居处怎会有这等的人物？能否告诉我此人是谁呢？”少将君知他已经看见浮舟的背影了，想道：“如果给他仔细看了，恐怕又要使他动心不已。”她心中思忖着，答道：“太太自小姐去后，夙夜思念不已，难安其心，不想偶然得到了这个人，与太太朝夕相伴，才使她稍得安慰。大人不妨和她从容见上一面吧。”中将想不到有如此事情，也不明了是怎样的一个人儿，心中狐疑不已。他猜想此女必是美貌非凡，越想越觉情悸暗生，心神不定。又向少将君探问详情，但少将君始终不肯实情相告。她只是说：“以后自然会明白的。”中将也不便追问，只得捺住心中的好奇。正在这时，随从人等叫道：“雨停了！天色也不早了！”中将便告辞而去。经过园中时，折了一枝女郎花，独立庭前，有意无意地吟道：“销衣修道处，何用女郎花？……”

中将离去后，几个老尼俗相互称赞道：“他顾虑到‘人世多谣言’，到底是个正派人。”妹尼俗也说道：“这个人一表人才，又老成稳重，确实难得！我迟早也要招婿，还是像过去一样招了他吧。他虽和藤中纳言家女公子结了婚，但感情不合，大都是宿在他父亲那里的。”于是对浮舟说：“你一直愁眉不展，心底之事又不愿说与我，不免令人担忧啊！我近年沉浸在丧女的悲痛中，直到你来到我面前，方才淡忘了爱女，世上那些原本关怀你的人随着时间流逝也会淡忘你的，那能长久不忘呢？”浮舟听了这话，悲悲戚戚，呜咽起来，含泪答道：“我对妈妈那敢隐瞒半点呢？只因经历了这一番特别遭遇，便觉世事如梦。我仿佛已身处陌生世界，竟记不得人世间曾有照拂过自己的可亲之人，眼下恐只有妈妈一人了。”她说时半娇半泣，妹尼僧不由得忍俊不禁。

中将辞别小野，便上山拜访法师。法师认为贵客临门，便叫人诵经礼佛，弹弦奏管，彻夜之谈，天明方散。中将和那当禅师的弟弟更是无话不及，闲话中说道：“此次途径小野，曾到草庵访问，心中不胜感慨。想不到削发被级，遁入空门之人，犹有如此风雅情怀，真是难得的啊！”后来又颇有些神往地说：“我在那儿有一个发现呢，偶然间，我窥见一长发披垂的美丽女子，身材决非等闲侍女。如此美貌女子，住在那种地方可不宜呢。整日与尼僧经佛相处，坐看回升日落，卧听木鱼清音，这实在是很可惜的。”禅师答道：“听说这女子是她们今春赴初做进香时偶尔得到的。至于详情，我也不甚清楚。”中将却感叹道：“这真是可悲的事。不知她身世怎样，想必是心受创伤而看破红尘。因而弃世隐身在如此荒凉僻静之处吧。倒很像是古代小说中的人物呢。”

第二天，中将下山返京。道经小野，他道：“过门不入实有无礼之嫌。”便又进草庵拜访。妹尼僧和众传女见中将再来，仍是热情接待。虽然众人今日服饰一新，风韵犹存，可妹尼僧却是愁容满面。谈话之中，中将趁机问道：“听说有一女子在这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能否相晤一面呢？”妹尼僧很有些为难，但又想到中将一定已经发现了那女子，不告诉他恐有不妥，便回答说：“自女亡后，悲痛难抑，不想最近偶然得养此女，酷似亡女，心甚欣慰。却不知这女子有什么伤心之事，一直郁闷忧愁。她深恐有人知道她还活在世间，所以只想躲藏在这谷底一般的地方，使外人无法找到。不知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中将说道：“哪敢怀着轻浮之心，忍受深山跋涉之苦来造访。实乃将其比拟为亡妻而加以怀念，并无非分之想，怎么可以把我当作外人而加以拒绝呢？她究竟为了什么事而毫不眷恋人世？我想安慰她一番呢。”他很希望浮舟能与他一见。临走时，在便笺上写下一首诗道：

“艳艳女郎花，切莫旁人。我虽迢迢人，设防也护君。”叫少将君送与浮舟。妹尼僧也看到了这诗，便劝浮舟：“此人温文尔雅，修养甚好，用不着顾忌，还是回他一封信吧！”浮舟很不情愿，托辞说道：“我的字可丢人现眼了，恐有辱人家法眼，哪敢复诗呢？”妹尼僧说道：“这样做可失礼得很呢！”无奈中只得代她写道：“刚才我曾对你说过：此女厌恶人世，实非寻常女子。”

“厌世恶俗女郎花，移根生长草庵下。誓不相随别人意，忧思乱我愁无涯。”中将想到这毕竟是初次相见，不复也不奇怪，便打道回京都去了。

回京后，中将时刻思念那女子的美妙背影，很想致信问候，又恐冒犯佳人，只得作罢。思念不断，常常神思恍惚。于是中将在八月十日过后，按捺不住，便趁进山猎鸟之机，又去小野草庵寻访了一回。仍旧呼唤小尼僧少将君传话进去：“自从前日有幸一瞥倩影，至今心绪不得安宁——”妹尼僧知道浮舟是不肯应对的，便代答道：“可能这孩子好似待乳山上的女郎花，另有意中炉吧。”中将进屋坐定，向妹尼僧询问道：“前日听说此女子有满腹伤悲之事，可否见告，让我知道得详细些？我也常常感到万事不能称心如意，有心遁入空门，怎奈双亲不允，以致身陷俗世，心情郁结，愁闷不堪，很想与伤。动饮恨之人互吐胸中积闷呢！”妹尼僧见中将对浮舟的爱慕之心溢于言表。便似母亲样惋惜地说道：“你所寻之人，此女倒是合适。可惜她厌弃红尘，无意婚嫁，一心只想遁入空门。如此妙龄少女，心意如灰，出家之后结局实堪忧虑啊！”说罢，走进内室，劝导浮舟：“你这样冷淡待人，实乃失礼吧。对礼尚往来之事，你还是略微应酬一下吧。”任她舌如莲花，浮舟还是冷淡地答道：“我对如何待人接物一点也不懂得，完全是个不中用的人了。”说罢就躺卧下来。久候不见回音，中将催问：“怎么没有回音？太无情了！‘约会在秋天’这话定然是骗我的。”他十分苦闷怨恨，便又吟道：

“国念佳人候，草庵寻芳姿。重露湿衣襟，愁叹徒停掺。”妹尼僧听见了，对浮舟说道：“你听见么？他有多凄苦，你总该回复他一次吧！”她力劝浮舟和唱。但浮舟实在不愿作恋情诗。又想到今天若和一首，日后就要常来求和诗，这样岂不自寻烦恼，因此一直

缄口不语。虽觉扫兴，但又无计可施。这妹尼僧年轻时原是个风流人物，今虽已老，情思犹存，就代答一诗道：

“造途赴秋郊，双驿披寒露。湿露沾君袖，莫要怨草庵。此诗将使你难堪了。”

帘内众侍女，见浮舟如此固执，都不省得其心思，只觉二人十分可怜。便力劝道：“今日中将特意来访，你谨慎地应酬他几句，恐无妨大碍吧？她们想打动浮舟。这些女子虽已落发为尼，与青灯古梯度日，但春心尚未完全收敛，有时蹈袭时俗，唱些粗劣艳歌。因此浮舟深恐她们放进那男子来。她倒身横卧着想：“我命定是个苦恼中人，又不幸苟延残喘，将来会沦落到何种地步呢？只希望世人完全遗忘我。”此时中将伤心欲绝，一忽儿吹笛，一忽儿独吟“鹿鸣凄戚”；；后来恨恨地说道：“我是怀念故人才来此探望，却未料遭如此冷落。看来已找不到抚慰我心之人了。可知这里也并非‘无忧山路’广说罢欲动身回府。他原想：“若是过分沉润女色，当然不成体统。我只不过是偶见那女子的美好身影，便生寄托情感罢了。既然她拒我于千里之外，比深闺佳人还更躲避人，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妹尼僧膝行而出，说道：“何不在此欣赏‘良宵花月’^⑤中将没精打采地答道：“我心连些许慰藉都不能寻到，还有什么值得欣赏呢？”妹尼僧分外惋惜，猛想起中将那美妙动听的笛声来，便赠诗曰：

“望月月已近山边，何妨一夜泊尊身？夜半皎洁清光美，君心怎不料此情？”她作了这首直率的诗，便对中将说道：“这是我家小姐所咏。”中将见诗知意，又兴奋起来，答诗曰：

“蒙君诚挚留我宿，拟将坐候西月沉。倘得探窥香阁阁，不枉此行苦艰辛。”

再说中将笛声悠扬动情，逗引得八十多岁的母尼僧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她大约没认出中将是何人，放并无顾忌。只是声音颤抖，咳嗽连连地同其闲谈往事。她兴致勃勃地对女儿说：“我们来弹琴应和，那么？就弹七弦琴。月夜琴笛相和情趣无限！侍女们，拿七弦琴来！”中将在帘外推想这是那母尼僧。他想：“这样年老的人活到今天实在不易？她的外孙女先她而去，真是浮生若梦，人世无常啊！”便在笛上用盘涉调吹出一个美妙的乐曲。曲罢说道：“如何？现在清弹七弦琴吧？”妹尼僧本来是个颇爱风流的人，谦虚道：“我的琴怕弹得不入调，你的笛声可是美妙无比呢！”说罢便弹。由于弹七弦琴的人日趋减少，倏然听来，更显得新颖动听。琴笛声与松风隐约应和，惹得那月光也皎活起来。那老尼僧愈加感动，深夜仍毫无倦意，只管坐着欣赏。一曲刚毕，她说：“我年轻时也曾弹过和琴。但恐现在弹法已变，所以我家那法师阻止我说道：‘母亲年事已高，琴艺不佳，还是应以念佛养生为乐事，操持此等！日技，实乃无聊呢！’所以不便再弹，但私下里我还保存一张极好的和琴呢。”见她技痒难耐，大有跃跃一试之态。中将窃笑不已，笑道：“法师阻止你，太没道理了！那极乐净土之中，菩萨们也演奏音乐，天人也表演舞，都是很庄严的。这怎会有碍修行呢？今夜定要一听岳祖母的妙技！”老尼僧给他这么一说，顿时兴致高涨，叫道：“喂，主殿拿我的和琴来！”说时咳嗽不止。众人虽觉难堪，但想到她年事已高，也不怪其意。和琴取到后，她只管任意在和琴上拨弄曲调，也不配合刚才笛声的调子。别的乐器只好都停止了演奏，她自以为众人是要单独欣赏她的和琴，便自得地用迅速的拍子反复弹奏几句奇怪的古风曲调。中将假意赞道：“弹得真好呵，我从未听到这样悦耳的歌调。”她好不容易才弄清中将说的。便自得地说道：“现今的年轻人可不喜欢这种音乐呢。数月前来到这里的那位小姐，相貌倒生得蛮漂亮。然而一点不懂得这种风雅之事，只是整天躲在房间里，实在无聊。”妹尼僧见她竟在中将面前非笑浮舟，很觉尴尬。老尼僧尽兴之后，中将便告辞返京了。他一路吹笛，笛声悠扬，遥遥传到小野草庵中，闻者无不感动，竟辗转反侧，长夜难眠了。

翌日，中将派人送信来说：“昨晚因为思念故人，恋慕新人，心绪烦乱，难以久待，只得匆匆归去。未忘旧情欢，难求新良朋。放声通宵哭，万顷愁更苦。尚望小姐能谅解我之苦心，否则，岂敢失之礼仪。”妹尼僧读了来信，凄然流泪，回信道：

“闻君王笛音，慕记昔日情。凝目送君去，青衫热泪横。我家小姐如此不解风情，晚夜老太太已向你明示，想你已知悉了吧。”中将觉得此信平凡，毫不足观，看罢就丢在一旁了。

自此以后，中将的情书犹如凋零之秋叶绵绵而来，很使浮舟厌烦，她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居心不良的。因此她对众人说：“还是让我出家吧，此等念头方能快快断绝。”于是只一心念佛诵经，想早日斩断种种尘缘。她一个妙龄女子，全无青春情趣。使妹尼俗等人怀疑她是天生倡郁。但她容貌欺霜赛雪，实在惹人喜爱，常使妹尼俗不自觉地原谅她的一切缺陷，仍时时看护着她，聊以慰情。每逢浮舟微露笑容，她便如获至宝，欣喜异常。

转瞬又至九月，妹尼僧又想赴初徽进香还愿。多年来，她思念亡女，痛彻心肺。不想菩萨赐福还她一个酷似女儿的美人，因此甚是感念，想早去致谢还愿。于是便对浮舟说道：“你和我一起前往吧，这一路偏僻，没有人会知道你的。虽说天下菩萨相同，但初做那儿更加显灵，有很多例子足以说明呢。”她力劝浮舟同行。但浮舟想道：“从前母亲与乳母也常常带我到初徽进香。然而并无应验，连求死也不能如愿，反而遭受了更多的苦难。如今跟着这些不熟悉的人前去，有何意义呢？她心中害怕，不愿同往，但表面上并不怎么坚持，只是答道：“我总觉得心绪不好。如此远程，恐只会徒增烦恼，因此顾虑甚多。”妹尼僧知道她害怕，也就不再勉强，见浮舟的习字纸中夹着一首诗：

“孤身多沉浮，在世浑如梦。意不赴古川，复看二青村。”便戏言道：“你提及‘二杉’，大概是有希望‘再相见’的人吧。”浮舟心事被触动，不由得一惊，脸上顿时出现一抹红晕，更使那面容娇美无比，魅力更添。妹尼僧也吟诗曰：

“不识双杉根，理应作故人。”妹尼僧原本轻装前往，但拗不过众人，只得留下能干的尼僧少将和另一个叫左卫门的年长侍女来陪伴浮舟，带领众人出发了。

浮舟送走妹尼僧一行人之后，落寞地返回室内。想道：“我身世飘零，孤身在此除了依靠她外，别无他法。现在这人已经外出，真叫我形影相吊啊！”正值闲愁难遣之时，中将派人送信来了。尼僧少将将信递给浮舟说道：“小姐拆开看看吧！”但浮舟漠然置之，毫不理睬，这以后，更加避着人，寂然独坐，沉思不语。少将深恐她闷出病来，便说道：“小姐如此愁眉不展，连我也觉痛心。我们来下棋吧？”浮舟答道：“下棋我也很笨拙呢。”虽如此说，然有意一试。少将便把棋盘取来。她自认为棋艺比浮舟高超，便让浮舟先下。岂料浮舟棋艺不俗，不禁暗暗惊讶。于是第二次她自己先下了。她边下边说道：“要是师父回来看见小姐的棋艺如此高明才高兴呢！师父也是棋类高手。听说她兄长早年酷爱下棋，以棋圣大德自比。有一次对我们师父说：‘我虽不以棋道闻名于世，恐你的棋艺略逊于我吧。’两人便拉开棋盘，结果法师输了二子。如此看来，师父的棋比棋圣大德还高明呢！真了不起啊！”浮舟见她说得兴致勃勃，年岁又老，再加上额发又不好看，感觉玩这种高雅的东西实不协调，顿觉厌烦，后悔今天自找麻烦开了先例。于是又勉强下了几步，便以身体不适为借口，罢棋休息了。少将道：“小姐也应常找些有趣之事，调节一下，排遣孤寂。这样花容月貌的人，消沉度日，恐有不适呢！”秋夜风声鹤唳，凄厉无比，浮舟百感丛生，独吟道：

“秋宵悲苦虽不解，泣泪自伤冥思时。”

不觉中皓月升空，天色更显清丽。中将便趁此美景亲来造访。浮舟慌忙避进内室，无以应对。少将不由抱怨道：“这未免太不近人情了。月夜特来造访，与你说几句，于你又有什么玷污呢？”浮舟见她如此怨恨，深恐那男人闯了进来，更加担心。她想推说出门去了，然而又觉得中将定是探听实在方才来此。无奈，只得沉默不应。中将没料到浮舟仍然如此，忍不住怨气冲天，恨恨说道：“我并不希望听见小姐亲口说话的声音，惟愿她能接近我些，听听我的倾诉，能相互指教罢了。”尽管他说得口干舌燥，浮舟仍无任何答复，中将气愤不过，叫道：“真气死我也！住在如此优美雅致之地，却不识人间情趣。如此冷酷无情，难道是铁石心肠？”随即赋诗曰：

“山野凄清秋夜色，惟只愁人解情心。小姐心中可有同感？”少将见浮舟如此执拗，便责备道：“眼下师父远行，人情世故，惟你应酬了，你这样不置可否，也太无礼了！”浮舟无奈，只得低吟：

日月虚度不知忧，误教尊君作愁人。”少将将此诗传告中将，中将深为感动，却又口气不满地对少将说道：“你们怎不多多开导她，请她稍稍走出来些呢？”少将答道：“我家小姐原本有些冷淡呢！”进去一看，浮舟竟然躲入她从未涉足过的老尼僧房中去了。少将大感意外，只得出来向中将如实相告。中将说道：“凡闭居山野苦思冥想之人，大多经历过坎坷，遭逢过苦难，可她并非不识人情世趣之人，何以待我如冰？也许她在恋爱上经历过苦痛吧？究竟她为什么如此消沉厌世？尚望实情相告。”他恳切地探问着。但少将哪敢将真情说与他，只得敷衍道：“这是师父应该抚养的人。多年来疏远了，上次赴初做进香时忽然相遇，便相随了回来。”

浮舟无奈之下走进了平常她十分害怕的老尼僧房中，寻隙躺了下来，却怎么也难以入睡。老尼僧人睡后鼾声如雷。前面睡着的两个年纪很大的尼僧，鼾声之响丝毫不比老尼俗小。浮舟越听越怕，仿佛随时都会被这鼾声、这黑夜吞噬。她虽然并不怜惜生命，但因向来胆小，犹如赴水的人怕走独木桥而折回来一样，心中不胜惶恐。女童可莫姬虽然随她来了，可这时一听中将在说那些动情的话，便身不由己跑了过去，浮舟左等右等，不见她来，只叹是个不可靠的使女，中将无奈，只得起身回府去了。少将等都讥评浮舟：“如此胆小畏缩，不近情理的人，真可惜了那一张漂亮的脸儿呢！”众人终于纷纷睡觉了。

大约夜半时分，老尼僧咳嗽醒来。发现躺在身边的浮舟，十分惊异，以手加额而视，叫道：“奇怪，你是谁呀？”声音尖厉阴恻，目光紧逼，让人不寒而栗。浮舟见她身披黑衣，灯光映衬脸色，更显苍白，疑心是鬼，不由想道：“从前我在宇治山庄被鬼怪捉去时，因失去知觉，并不害怕。如今却不知此鬼要将我如何对付了。回思从前种种痛苦，心情顿乱，偏又逢如此可厌可怕之事，命运何其悲苦！然而若我真个死去，也许会遇到比这更加可怕的厉鬼呢！”她夜不成眠，满脑子都是旧日之事，尤觉自身可悲。她又想：“我那从未谋面的父亲，一向只在远东常陆国虚度岁月。后来我在京中偶然找到了一个姐姐，正高兴从此有了依靠。哪知节外生枝，同她断绝了交往。黛大将和我走了终身，本以为我这苦命人渐渐又有了好日子，岂知又发生了可恨之事，断送了一切。回想起来，我当时因迷信他那‘橘岛常青树’所喻与我‘结契’的比喻，方才落得今天这般境地。这句亲王实在可恶！意大将起初对我有些冷淡，而后来却又爱我忠贞不贰。种种情缘，实在值得恋慕。若我还在人世的消息为他得知，多无地自容呵！只要我活着，也许还能从旁窥见他昔日的风采吧。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念头！这真是罪孽啊。”她就这样神思远近，直叹秋夜难明，好不容易听到雄鸡报晓，幻想着听到母亲说话的情景不由暗自高兴。天放大明时，她情绪又莫明地恶劣得厉害。直到这时可莫姬仍未回来，她便照样躺着。几个打鼾的老尼僧很早就起身了，她们或是要粥，或是要别的什么，嚷个不停。她们对浮舟说：“你也来吃一点吧。”说着，送到她身边来。浮舟见她们伺候如此笨拙，使委婉地拒绝了，但她们仍要坚持。正僵持不下，好几个低级僧人自山上来，报：“僧都今天下山。”这里的尼僧甚觉奇怪，问道：“忽然下山，可有要事？”“一品公主遭鬼怪作祟，宣召山上座主往宫中举行祈祷，因法师未去，没有见效。所以昨天两次遣使来召，催得慌呢。因此法师只得今天亲下山去。”那僧人神气活现地说。浮舟忽然想道：“法师来得正好，我不如大胆求他，让他了我出家之愿。眼下草庵人少，正是天赐良机呢？”她就告诉老尼僧：“我心绪不佳，想趁法师下山之便，让他给我落发受戒。请老人家代为要求吧。”老尼僧不知就里，稀里糊涂答应了。浮舟便回转身内，将发端稍稍解开，她抚摸着头发，想到再不能以现在模样见到母亲，不觉悲从中来。也许是生病的原因，她的头发略有脱落，然而仍然浓密柔长，好象黑亮的缎子。她泪眼汪汪独自吟唱“我母预期我披剃”之歌。

至日暮时分，法师方来到小野草庵。侍女们早已洒扫齐整，便请他在南面屋子就坐。但见许多光头和尚走来走去，乱哄哄一片。法师来到老尼僧室中，询问道：“母亲一向可好？妹妹到初瀨进香去了么？前次遇到的那位女子是否还在这儿呢？”叶母尼僧答道：“仍在这儿呢。她只说心情恶劣，正想请你给她剃度受戒呢。”挂师便走到浮舟房间门口，问道：“小姐在此么？”说着，便在帷屏外面坐下。浮舟虽觉难堪，也只得膝行而前，认真应答。法师对她说道：“我们能意外相逢，定有些缘份，故我虔诚地为小姐攘解。只因我乃僧人，不便常致书相问，所以也不知你怎么样了。此外的出家人粗陋浅拙，生活在此，尚能习惯否？”浮舟答道：“多谢法师好意，我原本决心赴死，只因意外得救，苟延残喘至今，实在伤心。承蒙众人照应，我虽愚笨，也知应真谢盛情。但我不想与凡俗之人交往，一心只想投入空门，还望增都垂怜，帮我一了夙愿。虽然我仍行走在俗世之中，亦不能效寻常女子也。”法师见她说得如此伤心，劝说道：“你年纪轻轻，来日方长，何必要决心出家呢？许多人出家时，自觉道心甚坚，但是天长日久，却后悔不迭。这其中尤以女子为甚，但那时已经晚了。千万要慎重决定啊？”浮舟啼哭着请求：“哦从小命运多舛。母亲等也曾说过：‘不如让她出家修行吧。’到了稍懂人情世态之后，更是厌恶世俗生活，一心只想为来世修福。恐怕我死期已近吧，近来常觉精神恍恍还望法师明苦心。”法师想：“真是令人难解啊，这样一个聪慧美丽的妙龄女子，居然毫不眷恋尘世生活。回想我为她攘解时驱逐的那妖魔，也声称她有奔世之心。如此看来她实在与佛道有缘。当初，若不为我所救，此女恐怕早已香消玉殒了。凡曾遭鬼怪所缠的，若不出家，深恐以后更有可怕可危之事呢！”便对她道：“不管为什么，只要一心向着佛门，总是诸佛菩萨所赞美的。我身为僧人，岂能反对。只是授戒之事，须得谨慎从事。我今夜须赴一品公主处，明日在宫中举行祈祷，七天期满回转之后，再替你落发投戒吧。”浮舟想，那时妹尼僧已返回草庵，定要千般阻拦，那就晚了。她担忧此事，定要当即举行受戒诸事。于是再三请求道：“我已如此痛苦，若以后病势越重，再受戒也觉遗憾了。且喜今日拜见，正是难逢之机啊！”法师是个慈悲人，听她说得凄酸，更觉其可怜，便答道：“哈夜已深，我年老力衰，经过这一番旅途劳顿，本想略事休息，再进宫去。但你既如此性急，我就今夜与你授戒吧。”浮舟欣喜不已，便取来剪刀，呈送出来。法师便叫来两个增人，对其中一个阿阁梨说道：“请你给小姐落发吧。”这阿阁梨想道：“这女子确实身世飘零，忧思郁结，若过俗世生活必然痛苦不堪。出家倒省心呢。”浮舟把头发从帷屏垂布的隙缝里送出来，这头发油黑亮丽、异常美丽，阿阁梨拿着剪刀，一时舍不得落下。

再说，少将与左卫门此时已在房里与随法师同来的熟人高兴地畅叙。荒僻山野，难见旧人，一旦得见，忙论琐事，哪能知道浮舟受戒之事，只待可莫姬慌张来告时，少将方才大吃一惊，连忙跑过来看，但见法师正把袈裟披在浮舟身上，说道：“以此略表仪式吧。请小姐先向父母所在的方向拜三拜！”这一说，浮舟便想起自己身世飘零，竟不知母亲身在何方，忍不住悲从中来，泪水潸潸而落。少将急说道：“哎呀！这如何是好！师父回来又不知要怎样骂我们了！”法师了解浮舟心情，只怕这话又惹她心绪烦乱，事已如此，只怕不好。因此立即斥止了少将，少将虽心里不满，也不敢再有什么话说，只是悻悻然。法师念动谶语道：“流转三界中，恩爱不能断。弃恩人无为，真实报恩者。”浮舟听了，想起今日削发，断尽恩爱，真有些悲不自胜。阿阁梨好不容易替她剪罢发，说道：“以后请尼僧们慢慢地修整吧。”额发则由法师亲自剪落。仪式完毕，法师说道：“你的姿容已变，可千万别后悔阿！”于是向她讲述了种种尊贵教义。浮舟觉得长久的愿望今天幸得办成，真是可喜，一时心情轻松了许多，也觉得今后做人更有意义了。

众人走后，草庵又归于寂静。夜来风起，其声凄咽，少将等说道：“小姐在此孤独寂寞，清静度日，只是一时之事。荣华富贵之时，翘首可待。而今作了尼姑，便只能吟诵经文，与青灯古佛为伴，如此年轻，以后的日子如何度过呢？即使是日薄西山之人，到了离伴绝俗之时，也觉凄苦悲凉啊！”浮舟不以为然：“如今我才算遂心如愿了。不再考虑人情世

故，挣扎于那些思恩怨怨之中，正是求之不得呢。”她只觉胸怀开朗，似乎减去了若干重负。第二日，浮舟想道：“我削发为尼之事，毕竟别人不赞许。今日我改穿尼装，被人见了很难为情。头发剪后，末端松散，且又剪得不整齐，哪里去寻一个不反对我做法的人，来替我修剪修剪呢？”由于顾忌重重，便关了门窗，终日躲在光线暗淡的屋里。她天生寡言少语，万难袒露心迹。何况现在身边又没有可以倾心相谈之人。因此每有郁结，便借笔抒怀，消遣度日，诗云：

“世人均作虚无看，曾弃此身分复捐。如今一切都无所谓了。”话虽如此，心中总有些心伤。又诗道：

“曾别人世临大限，今朝重背世人生。”恰值伤心之余，中将派人送信来了。草庵中人正为浮舟出家之事议论不止，不知如何是好，便将此事告诉了信使。那信使连忙回去报告了中将。中将深感失望，想道：“此人意坚如此，连无甚紧要的回信也不肯一写，一直疏远于我。如今居然削发为尼，真是遗憾。前天晚上我还同少将商谈，希望能有机会仔细看看她美丽的头发。而今看来，真是永无机缘了。”惋惜感叹不已。便再派使者送一信来，说道：“事已如此，其奈休哉！”

轻舟远影失，驶向莲台去。我欲步后尘，化作莲花身。”浮舟正当伤感，破例拆看了来信。更添无限凄苦，也许是同病相怜，便情不自禁地随意在纸上写道：

“孤心已飘远，弃离浮世生。轻舟虽送去，犹未辨去径。”叫小将另用纸张包好，送了过去，少将道：“送给中将，再抄一下好些吧。”浮舟答道：“抄一遍反而写坏了。”中将得到答诗，非常珍视，然知事已无法挽回，徒自悲伤而已。

不久，妹尼僧赴初做进香回来，见浮舟已经出家，不胜痛惜，哭道：“作为尼僧，我本应希望你出家。但你太年轻了，还有那么长的日子如何度送呢？我等已寿世不长，哪一天夭寿实难预料，想你孤身一人，我只有日夜祈祷，求诸菩萨保佑你一生平安无事了。”浮舟见尼僧如此痛哭失声，不由推想：想我母亲闻知我已死而又不見尸骨时，恐也是如此悲伤吧？便觉心如刀绞，只得默转身子，默然无语。更显凄美。妹尼僧又说：“你如此草率决定，真让人伤心呵！”便啼啼哭哭地替她准备尼装。别的尼俗也都来替她缝制法衣，教她穿着。她们皆遗憾地说道：“小姐来了，这山乡顿时添了光彩，我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正想终日相处，以解寂寞孤单。谁知你也步了我们后尘，真可惜可叹！”不由得又埋怨法师不该遂了她的心愿。

法师的攘解果然不同凡响，一品公主的病不久便痊愈了。世人无不称扬，众人深恐公主病后复发，仍将法师留住宫中，延长祈祷。雨夜岑寂，法师被明石皇后宣召去为公主通宵祈祷，遂遣散了劳累多日的侍女，只留下少数几个陌传左右。明石皇后梗也入帐内陪伴，向法师言道：“上皇恩信你已久，而此次攘解更是奏效，我想将后世之事托付于你了。”法师肩禀：“贫僧寿世不多，佛菩萨曾暗示贫僧多次了。今明两年恐难熬过。故一直幽居深山，潜心修炼。若非宣召，是决计不下山的。”又言及此次作祟的鬼怪等可怕的事。又说道：“贫俗不久前曾遇一稀奇怪事呢。今春三月，老母赴初徽还愿回归时，偶伤风寒，借宿到一所叫宇治院的荒凉宅邪休养，贫僧深恐怪物作祟病人，哪知果然……”便将发现一女子的情形具言相告，明石皇后说道：“此事的确稀奇！”立刻害怕起来，忙推醒身边睡着的侍女。除了黄大将所喜欢的那个叫小宰相君的传女没有入睡，听见了谱都的讲述外，其余被叫醒的人皆莫名其妙。法师觉察到明石皇后后怕，懊悔说出此事。便不详叙当时情景，只言及后来的事：“这回贫僧应召下山，路过小野草庵时又见了那女子，她出家之心已定，苦苦请求贫僧为她落发授戒，贫僧见她态度诚恳，便给她剃度了。那儿的尼俗是贫僧之妹，原是卫门督的遗编。只因唯一的女儿亡故，痛苦之余，意外地得到了这女子，自然十分高兴，只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了，全心全意地抚养。贫僧给她剃了度，妹妹很是埋怨贫僧。这也难怪，那女子实在是姿容出众，非比一般，为了修行而失却芳容，确也可惜。只不知此女究系何等样人。”这法师口舌灵利，讲来滔滔不绝。小宰相君问道：“如

此荒僻之地，怎能生出如许美人呢？身世端倪，恐现已清楚了吧？”法师答道：“还不曾明白。不过眼下也许她已经说了。倘真的出自名门望族，时久总会露些形迹。当然山野人家也会有这样美丽的女儿。龙中木也生出过佛来么？”这女子倘是低微人家，恐是前世罪孽轻微，蒙上天恩赐，方能如此如花似玉。”如此一说，明石皇后便联想到宇治那边失踪已久的浮舟。匈亲王夫人也曾对小宰相君说过那浮舟离奇的死因，便疑心法师说的是此人，未便肯定。法师又道：“此女很怕外人知道她还活着，那样子好像有什么凶人在寻找她，所以要躲藏呢。”明石皇后对小宰相君说：“是这个人不会错了。你可告知戴大将？”但她尚不明白燕大将和浮舟双方是否都要隐瞒，终觉得木应急着告诉这个斯斯文文的燕大将，所以终于没让小宰相君去说。

一品公主的病痊愈了。法师也告辞归山。途中又转到小野草庵，妹尼俗不住地埋怨他：“如此妙龄女子，出家会增加罪孽呢！竟不来告我，自作主张，实无理论！”但埋怨已无济于事。法师回道“事已定局，应潜心修行，世之人老少与否，生死难卜，她割舍人生，想是自有道理的。”浮舟见法师如此说，很觉羞愧，法师又拿出些克罗、绢给她，说道：“拿去新制法服吧！依木用忧心，只要我活命期在，定要照拂你。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之人尚且恋慕人世，而你深山修行，耻恨何如呢？人世原本‘命如叶薄’啊！”说罢又吟：“松门到晓月徘徊……”。他虽是增人，却也斯文儒雅，富有情趣。浮舟暗想：“真说到我心坎上了！”今日风势凛厉，刮个不停。法师又说道：“秋风萧瑟的天气，隐居山林之人最易落泪。”浮舟道：“我也是幽居山野之人，难怪流泪不止呢！”便走近窗前，远远望见一群穿着各式旅装的人，正一路行来。只有从黑谷的山寺方面步行而来的僧人，偶有看见，至于要上比睿山而经过此地的，便很稀奇了。今天看到这些穿旅装的俗人，浮舟甚是诧异。原来是因她而生怨的中将。心绪一直不佳，散心来此。见此处红叶遍地，异常鲜艳美丽，顿觉心旷神怡。遗憾的是难找任情爽朗的女子，便对妹尼僧说：“寂寞无聊来此，观赏红叶，旧情难断，可否借宿一夜？”妹尼僧睹此思彼，伤心吟诗道：“山谷寒风劲，木叶落无声。游客思歇宿，惟叹树无阴。”中将答道：“凄清山乡寒，幽人不复在。不堪空行过，闲坐徒看林。”他仍是念念不忘出家的浮舟，对少将君言道：“能否让我窥视一下她现在的容姿呢？这可是你曾许诺的，不可言而无信。”少将只得进去探看。见浮舟打扮整齐，身穿淡墨色线纳，内衬暗淡的营草色服装，娇小玲瓏，发端如折扇，沉静铺开。脸庞端庄秀丽，薄施粉黛，俏丽若三春之桃，清洁如九秋之菊，含珠垂挂帷屏，低眉垂首，一心诵经，其模样形如画中人。如此标致容姿，少将已多次看见，每次都仍忍不住一边感叹，一边为之惋惜流泪，可以想象，要是思慕她已久的中将见之，恐又生出无限感触呢！于是少将便将纸隔扇钩子旁的一小孔指与中将，又将阻碍视线之物技开。中将急不可耐，忙向洞中窥探了一回，大为感慨：“真没想到如此美貌，真是倾城倾国，天下无双了！”他便觉得浮舟的执意出家完全是他追得过紧，仿佛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心中说不出的懊丧，凡欲泣哭出声。又恐浮舟听见，忙退避出来。他暗暗纳闷：“如此标致和悦之人丢失，总该有人来寻吧！世间倘是谁人走失或出家，恐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呢，而……”他左思右虑，甚是莫名其妙。又转念一想：“貌美清丽如此的尼僧，实令人销魂，我还得设法偷会此人。”便诚恳地托求妹尼僧，说道：“小姐以前木好与我相见。如今既已剃度授戒，与我见面总不会顾虑重重吧！望能多方开导，明我数次来访之心，我本来只为木忘令媛！日谊，哪知旧愁未消，新情又添啊！”妹尼僧答道：“我正愁此女孤苦伶仃，无人托靠，你若不忘旧情，经常来此，我便可放心了。一旦我夺世已定，她不知如何可怜呢！”中将听了这话，猜想此女和妹尼僧关系必然非同寻常，但终究不解其中奥妙。便说道：“我的寿命虽长短难量，但承蒙信任，定当竭力作好小姐的终身保护人。唉！果真无人来寻领么？虽不明来历亦无顾虑，但终有隔阂啊！”妹尼僧回言道：“倘她生在红尘，世人知悉，必有人前来寻觅，但既已遁入空门，尘缘已尽，也不必如此了。”中将凄然作诗，转与浮舟道：

“君弃尘俗为厌世。我抱怨恨因流嫌。”少将即向浮舟说了中将对她的深情厚谊，又转告了中将对肺腑之言：“请视我以手足吧，相互间对诉已往之事，可好？”浮舟答道：“歉意之极，可我对你的深切恳请一点也不懂呢。”竟不回诗作答，心想：“我屡逢不幸，早已淡漠人生，惟愿同其枯木，终老一生。”她长久倡郁愁闷，直到遂了出家之愿后，方觉神清气爽。有时也和妹尼僧吟诗对歌，下几局棋，愉悦地打发时光。同时潜心修行，《法华经》自是熟烂于胸，其他佛经也读了不少。一晃进入冬季，大雪纷飞，草庵之外积雪盈足，更是人迹罕至，小野居地愈加荒凉冷寂了。

转眼又至新年，春天的手指还未叩响小野草庵的门扉。溪流尚未解冻，流水声不闻，小野草庵仍一片沉寂。那个咏“为汝却迷心”的人，浮舟早已痛恨，但当时的情景，仍未忘记。念佛诵经之余，常随意习字作诗：

“彤云蔽日野飘雪，触景忆旧愁未消。”她常隐入沉思，想：“绝迹尘俗已一年有余，可否还有人思念我呢？”一日，一人踏雪而来，挎只常见竹篮，盛了一些新浆嫩芽，专门送给妹尼僧。妹尼僧转赠了浮舟。附诗道：

“带雪新采嫩山菜。愿君长乐青似蔬。”浮舟回诗道：

“官盖山野新菜青，从命延年报君情。”妹尼僧深觉如此，感动地说道：“倘是尘线未绝，投身世俗，前程有望，那该多好啊！”说罢竟呜呜咽咽起来。在浮舟的房檐下，几株红梅傲雪而开，芳菲依旧，她便油然想起“春犹昔日春”的古歌。对于红梅，浮舟可谓情有独钟，是不是因为那“遗恨不能亲”的衣香呢？后半夜做课时，将净水供于佛前，便叫一小尼僧折来一枝梅花，那红梅幽恨般地散落了儿瓣。浮舟独自吟道：

“谁拂香衫袖？渺茫人影空。离人惜春晓，梅香似衣香。”且说母尼僧有一个在纪伊国当国守的孙子，年约三十，相貌堂堂，气度轩昂。此次从任地返京前来问候祖母，而因尼僧早已年老，耳聋眼花，哪能闲叙得清，便转来探访。对姑母妹尼僧道：“未料老祖母已如此年迈力衰了，真令人心酸呵！可能将不久于人世吧！我长年在在外，不能随侍祖母左右，一尽孝心，真是愧疚。我父母早亡，早把老祖母当作父母看待了。常陆守夫人常来访问么？”大概是纪伊守的妹妹叫常陆夫人吧！妹尼僧答道：“一年年这里愈发孤寂了，常陆夫人亦久不见音信，恐你祖母万难等她回来了。”浮舟此时偶然听提起常陆夫人，以为是自己母亲，便侧耳倾听。纪伊守又道：“我回京时日已久，但公务繁杂，未能及时来探问。本欲昨日来此，不料蒸大将又邀我同去宇治，在已故八亲王山庄权住了一夜。因为：蒸大将曾钟爱八亲王家大女公子孰料大女公子不幸之故。董大将悲痛之余，又移爱于其妹妹，将其藏于此山庄，不料这妹妹去春也亡故。这回为办周年忌辰的佛事，特意去那山寺与律师商讨诸多事宜。我有心奉赠一套女装，作为布施之用；想在你这里缝制，不知可好？至于衣料可叫他们赶紧织来。”浮舟听了这话，忍不住又感慨一番。她怕别人看见，忙背转身子，朝里坐了。妹尼僧问道：“所创八亲王有两位女公子，不知句亲王夫人是哪一位呢。”但纪伊守只顾自说：“后来那位女公子，因其母出身低微，大将对她不甚重视。如今意大将悔恨不已，悲痛万分。大女公子死时，他也悲痛欲绝，几乎看破红尘，一了尘线呢。”浮舟深觉这纪伊守是蒸大将所亲信的人，不觉害怕。但闻纪伊守继续说道：“令人费解的是，两位女子都亡在宇治。昨日大将神色黯然，甚是悲戚。他徘徊在宇治川岸边，面对苍茫河水，真是泣下如雨呢。后来回到室中，在柱子上题一首诗：

“江水澄澄流，倩影渺无踪。只余伤心客，望江泪难收。”他寡言少语，满面戚容。这种情深义重，风流俊逸的男子，任何女人见了也会怦然心动呢，我追随董大将多年，对其甚是敬仰，即便官至一品，我也毫不企慕呢。”浮舟暗忖：“办此人物，也能体味大将人品。”便听妹尼僧言道：“意大将虽不能与六条院的光君相比，但当今世上，可数他们这一族人丁盛旺呢。那位夕雾左大臣怎样呢？”纪伊守答道：“夕雾左大臣也清新儒雅，才学也众，品德高尚。还有句亲王，也是相貌堂堂之人。如果我是女人，也想去随侍左右

呢！”这一番话似乎专为浮舟而说。真让浮舟又悲又喜，只是事情离奇，虽有关自身，也觉不是人间所有。纪伊守倾心吐胆诉了一回，便转去了。

浮舟闻知戴大将对她至今不忘，便想到母亲，她老人家也一定未从悲伤中走出来吧。纵使母女相见，可自己已出家为尼，也会让她失望了。妹尼僧众人受纪伊守的请托，此时正忙乱地料理染织，赶制女装。浮舟见众人为自己周年忌辰办布施品，甚觉荒诞，无奈不好说明，只得远远坐了观看。这时妹尼僧对她说道：“你也来试试吧，你是很心灵手巧的呢。”说着就将一件单衫递过来。浮舟又气又恼，便不伸手去接。只是答道：“我心情不好呢。”便躺卧下来。妹尼僧一见，忙放下手中活儿，担心地问道：“你怎么了？”另有一尼僧把一件表白里红的褂子套在红色的衫子上，对浮舟说道：“你该穿这样的衣服呢！那淡墨色的太枯燥乏味了。”浮舟便写诗一首道：

“青衣护残身，无意着锦装。着时徒怀旧，伤悲断人肠。”她又担心地想：“我身世端倪迟早定会被他们探听个明白，到时可要怨我城府深沉，冷酷无情了。”前思后想了一会，又从容说道：“旧事已模糊不清，只是见你们缝制此种女装时，方感怀于往事啊！”妹尼僧回道：“即使迷糊。恐也木会全忘，只是你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好生令人伤心！”我出家多年，手脚已愚笨，哪能裁制好此种服装，见到此，只令我又忆起爱女啊！不知你可否也象我思念儿女一样思念你的母亲？你的母亲还健在么？我明知女儿已不在人世，仍时时觉得她只是去了某个地方，有一天仍会回自己的身边来的。像你这样突然音讯全无，必定有更多的人在想念你吧！”浮舟戚然答道：“我在俗世之时，母亲尚在。只怕现在已经亡故了。唉！回忆往事，只会徒增伤悲，所以不告知于你，并非隐瞒啊广说罢泪流满面。且说餐大将办周年忌辰法事已毕，想起和浮舟的因缘已成水中月镜中花，不胜感伤，便尽力照顾常陆守的儿子。浮舟的异父兄弟已经成年的摆升为藏人，或者到他自己的大将府里去当将监。未成年的，则择其中面貌清秀者作为随从，以供使唤。一个腰俄雨夜，袁大将去拜访明石皇后，此时传从甚少，两人便对诉已往之事，戴大将言谈道：“前年我爱上了荒僻的宇治山乡中的女子，世人讥议不止。然我以为因缘乃前世所定，便不断去造访。后来发生不幸之事，便人去楼空，前去甚少，前几日乘便去了一趟，睹物思人，不由悲从中来。那圣僧的山庄很能引起人的道心呢。”明石皇后便忆起了法师曾经说的，甚觉黄大将可怜。便问：“那是不是鬼怪出没的地方？那女子是如何死了的？”戴大将推想，她大约觉得两人在同一地方相继死亡很离奇吧，便有此一问。遂答道：“想必如你所言，那荒僻之地确有恶物吧？我所钟爱的女子，确死得离奇。”犯他并不实说。明石皇后觉得此事毕竟是他的隐私。如果他知道别人也已清楚，定会不高兴。又想起旬亲王曾为此事忧郁成疾，虽然不该，也是可怜了。可见两人都不愿在人前提这女子。因此明石皇后也不好再问。她悄悄召来小宰相君道：“大将为这很伤心呢。很想将法师前次所说据实相告，又恐说错人家，终不便开口，你还是乘便把法师所说告诉他吧！”小宰相君回道：“皇后尚且不便，下人如何开得口？”明石皇后道：“我尚别有不便之处。”小宰相君料得是旬亲王之事，只觉好笑。

戴大将到小宰相君房中米时，她便乘机告诉了他。戴大将惊疑不已。他暗想：“前天皇后向我提及浮舟，看来她可能略知此事呢，怎不于我知呢！”实乃可恨，也怪我本据实以告，对此事我一直隐秘，殊不知外间早已纷扬了，活人之密尚且难保，何况死人呢？众人评说那是一定的。”他觉得对这小宰相君，也不好倾心相告。只是说道：“如此看来，这人酷似我那所亡之爱人了。这人还住在那边么？”小宰相君答道：“法师奉召进宫途中，已为她落发授戒。早在重病之时，她就道心已坚。一心只想出家为尼。虽经众人力劝，仍不改初衷，终于投入佛门。”黄大将想道：“地方都是宇治。想想前后情形，此人与浮舟相似颇多。如果能确认是她，真是出乎意料的怪事了！倘只听传闻，又难以确信。亲自去找，又怕人家知道了笑我痴狂。此外，旬亲王若知了，势必念起往事，去打扰她求道修行了。明石皇后未能向我言明，恐是他特意关照。故皇后虽觉离奇，也只得闭口不谈，我虽

衷心冷爱浮舟，也只得断绝其念，阳世不能逢，阴世总能逢吧。”他思来想去，心烦意乱。他料想明石皇后不会把此事告诉他，但想探探她的口气，于是寻个机会，对明石皇后说道：“有人告诉我：我认为死得离奇的那女子，仍在世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然而我常思量：此女生性怯弱，怎下得了投河自尽决心呢？照那人所说的来看，她似乎是被鬼怪摄了去。也许真的是这样吧。”于是稍稍详细地告诉她一些浮舟的情况。而对于句亲王之事，燕大将只是从容地略略谈起说：“躺句亲王得知我又打探得那女子下落，定会在背后加减些言语。说我轻薄好色呢。所以我最好样装不知。”明石皇后言道：“法师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告知于我，我心仅未能清楚，那句亲王哪能知道呢？他生性乖戾，恐真被其得知，又要添麻烦几多呢？世人都讨厌他在男女恋情上的轻率行为。我真替他担心呢。”黄大将也觉得明石皇后确实诚挚稳重，凡是别人私下告诉她的，不管什么事情，她从无半点泄露。于是也就放。动了。

燕大将想：“不知她居于何处，我得亲去探看，只有先去拜访法师，方能弄个明白。”他朝夕考虑此事。每月初八，比睿山规定举办法事，并供养药师佛，有时参拜山上的根本中堂。燕大将上山诸事完毕后，便决定下山直赴横川，再返京。只带浮舟的弟小君同去，至于是否告知浮舟家中，尚无定论，而小君前去，他大约是想为这梦幻般的遭遇添些哀趣情愁。所以一路上他思虑不断：“倘浮舟真在人世，而已遁入空门，或已移情他人，不知我将何等伤心啊！”他反复思量，心情愈发不安。

第五十五章 梦浮桥

到得比睿山，燕大将即按照每月既定规矩供奉佛祖。第二日便去了横山，僧都见如此高贵之人突然光临，惊惶不已。燕大将因为举办祈祷等事，所以与这谱都早已认识，但是关系并不亲密，只因此次一品公主患病，谱都前来祈祷，效果之灵验非同一般，燕大将有幸亲眼目睹他的本领，从此才陡然增加了对他的信任，对他看重起来。像燕大将这般身价的贵人特地来访，僧都哪有不小心的呢？两人认真谈了一会佛法，并取得来饱饭请黄大将用餐。待到四周人声寂静之后，燕大将方得以开口问道：“在小野那边，大师是否有熟识的人家？”谱都回答道：“有的，贫俗的母亲就住那儿，她是一个年迈的尼僧，因为在京都没有合适的居所，加之贫俗又一直深居此山，所以便委屈她在这附近的小野地方住下，以便早晚过去探望，只是那地方甚是简陋。”黄大将听了，说道：“那地方以前可是热闹的，现在才衰落了。”然后向僧都挪动了一下，低声道：“有一件事，我不甚了解。想问，又怕你也感到茫无所知，所以犹豫再三，终不敢启口。我曾有一个心爱的女子，听说僻居在小野山乡。倘若真是这样，我很想知道她的近况。最近却忽然得知，她已落发受戒，成了你的弟子，不知是否当真？此女年纪尚轻，父母健在。有人说她的失踪，全出于我，对我埋怨不堪。”

谱都一听此言，颇为惊讶，想道：“果然不出所料。当初我一看那女子，就断定她决非常人。今日听燕大将如此一说，可见他对这女子爱慕之深，已是深可体味的。我虽为法师，替她改装落发，岂可贸然而为呢？”他心中顿觉尴尬，不知该如何回答。又想：“显然，他已知道了实情，他这般向我问询，倘我强要隐瞒，反倒难堪。”他于是答道：“的确有这么一个人，使贫僧甚感奇异，不知他到底为了什么事情？大将所说的恐怕就是这个人吧？”接着，又说道：“住在那边的尼僧们去初源进香还愿，回来的路上在一所名为宇治院的宅子里借宿。贫俗的老母因旅途劳倦，突然染病。随从回山禀报，贫僧得到信息，立即下山，一到宇治院，即遇到一件怪事。”然后他放低声音，悄悄叙述了遇到那女子的经过，便又补充说：“当时老母虽已病至垂危，贫僧心急如焚，但也顾不得了，只一味盘算怎样才能把这女子救活。看这女子的模样，已是气若游丝，想来是快爬到阎罗王的门槛了。记得古代小说中，曾记有死尸在设灵后还魂复活的事，如今所遇到的难道就是这等咄咄怪事么？实在罕见。于是我便把颇有些法术的弟子从山上传来，分班轮流为她做祈祷。

年迈的老母虽是死不足惜，但于旅途身患重病，总须尽力救护，贫僧只得一心念佛，以求老母往生极乐，因此未得仔细去看这女子的情形，只是照大体情况推测，她大概是受了天狗、林妖一类的怪物欺侮，被带到那地方的吧！经一番努力，终于把她救活了。回到小野之后，她有三个月时间不省人事，与死人毫无两样。恰巧贫僧有个妹妹，是已故卫门督的妻子，现已出家为尼，她有个女儿虽已死去多年，但至今仍哀伤怀念不已，所以一见到这个和她女儿年纪相仿且饶有姿色的女子，便认为是初徽观世音菩萨所赐，异常欢喜。她十分担心这女子死去，所以焦灼万分，说起心中之事便哭哭啼啼，要贫僧一定设法救治。因此贫僧专程下山来到小野，替她举行护身祈祷。这女子果然日渐好转，身体慢慢也康复了。但那女子心境极差，向贫僧恳求道：“我觉得我仿佛仍被鬼怪迷惑着一般，十分难受，我想唯有请你给我受戒为尼，让我佛的功德来助我摆脱这缠身的鬼怪，为来世修福。”贫僧身为法师，对此等要求理应成全才是，因此便帮助她受戒出了家。至于她是大将最喜爱之人，我实在是一无所知啊！贫僧只觉得这等稀罕之事，可作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但小野那边的老尼僧却恐其传扬出去，招致烦扰。所以上上下下一直守口如瓶，几个月无人知晓。”

黄大将只对此事略有所知，便专程前来打听。现已证实这个一直被认为已死之人确实活着。大惊之下，恍然如在梦中，忍不住两眼盈泪。但他强忍住不让泪水滴下，努力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以免在体面的增都面前显得难堪。但他的心事谱都早已有所察觉。想起蒸大将对此女子疼爱之极，而这女子虽活着却已如同不在人世一般，谱都觉得这皆是自己的过失，真是罪过啊！于是开口道：“此人鬼怪附身，应是前世宿命，不可避免呀。一位高贵人家的千金，不知为何竟至如此地步。”蒸大将答道：“从出身来论，她也可算是皇室的后裔。我本是不敢如此厚爱，只因偶然的机缘，做了她的保护人，却不曾料到她此生会如此这般飘零。奇怪的是她在一天之内竟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曾猜测她是落水而亡了，但又疑窦丛生，直到此之前仍未获得实情。现在知道她已削发为尼，也正可使她的罪孽减少，想来也不是什么坏事，我甚至还感到宽慰呢。目前只是她的母亲正在痛苦地怀念，我得快些将这消息告慰于她。唯你的妹妹数月以来严守秘密，如今你把这事说了出来，不是大大违逆了她么？母女之情定然无法断绝。她母亲难忍悲情，一定会来此地询访。”接着又说道：“我有一个贸然的请求，不知你能否与我同去小野？我既然知道了这女子的确切消息，哪能无动于衷呢？她如今已是出家人了，我也只想与她攀谈索索如梦的前世尘线。”谱都看见黛大将满面凝重的伤感之色，想道：“出家之人，自以为改变了服装就能割断尘世的一切欲念，但就连须发俱无的法师，也很难保证不动一丝凡心。何况作为一个女人呢？如果我带他去见了那个女子，一定惹出佛主不容的罪孽来，那该怎么办呢？”对此他内心很是忐忑不安，终于答道：“今明两天都有事羁绊，不能下山。等到下个月如何？”素大将听了心中很是不悦，但仍心切地说：“今天一定要劳你大驾。”说着急着要走，终又觉得这样做难免让人感觉大为草率，便无可奈何地说：“那么……

以后再说吧！即准备打道返回。

意大将来时身边跟着浮舟的小弟弟小君。这童子生得眉清目秀，在诸位兄弟中也卓尔不群。此时黛大将将那童子叫到跟前，对增都道：“这孩子是那女子的亲弟，就先派他去吧！你能否给他准备一封简？至于我的名字现在可以不提，只说有人欲来拜访就是了。”僧都答道：“贫僧如果出面介绍，必定带来过错，我已将此事详告于你，你只管自己前往，依己意行事即可，这样有不妥吗？”燕大将笑道：“你说作此介绍必定招至罪孽，使我很是惭愧呀！我身在世俗沉浮之中能够有今天，实乃我未曾料及之事。从小我便有出家的愿望，盖因三条院家母生活孤寂，只有与我这个木肖之子相依为命，致使我无法实现出家之愿，只得与俗事相缠而不能脱身。这期间自然荣登高位身居要职，这反倒使我更为随心所欲，空怀道心却又像凡人般度日。世俗应有的庞杂事务，也一天天多了起来。不管公事私事，只要是不可避免的，我皆按照俗规应付处理。若是可避免的，则凭借自己

对佛学的粗浅了解，严格遵守佛法之戒规，务求没有一点闪失。们心自问，我求道之心，与高僧相比绝不逊色。怎可为区区儿女私情，犯下大孽呢？我决不会如此无知，请放心吧！我之所以这样做，全在于她母亲的悲凉可怜，欲把详情转告与她，使她不至那么愁苦欲绝，我心中也就平静了。”他讲述了自幼对佛法深信不疑的心愿。一席肺腑之言，令僧都很赞赏他的善德，便又给他讲了一番佛法大理。时值夕阳西下，袁大将寻思：此刻沿路到小野投宿，是难得的好机会。但又觉得这样冒昧而去，终有些不妥。很是矛盾，想来还是回京都去为好。那时僧都正注视着浮舟之弟小君，对他大加赞赏。秦大将便对僧都说道：“劳驾你略写几行，让这孩子送去罢。”谱都于是写好信，交与小君，嘱咐他道：“从今以后你要常到山上来玩！你应该明白我们并非没有因缘①”对这话的含义小君并不理解，只接过信来，随秦大将去了小野。到了小野，袁大将叫随从稍作休息，保持安静。

且说在小野草庵中，面对绿树葱茏的青山，浮舟正十分孤寂地望着池塘上的飞萤，陷入往事中。忽听得一片壮如宏钟的开路喝道声从远处山谷传来，紧接着，但见大大小小许多火把，闪烁不定。顿时引出许多尼僧来观看，只听一人说道：“是哪位又要下山来了。随从好多哩！白天送于海藻到僧都那里去的人，回信说大将到横川来了，正忙得不可开交，送去的海藻正好派上用场。”一尼僧问道：“那大将是木是二公主的驸马？”这是一位来自边远山区的农夫在问。浮舟想：“可能就是他了。过去他就常常从这山路到宇治山庄来的，那队列中有几个随从的声音听起来好生耳熟。这么长的时间了，仍是不能忘怀。但于现在又有何用呢？”不禁黯然神伤，只好默念阿弥陀佛，以排解伤感的情怀。小野这地方，平素很是僻寂，偶尔有去模川的人经过，才带来些世事沉浮的喧嚣。秦大将本想让小君童子前往传喜，但又顾虑到周围耳目太多，极不方便，便决定明日再派小君前去。

第二天，袁大将只派两三个亲信与不太重要的家臣护送小君，此外还派了一个从前常去宇治山庄送信的人。临出发时，袁大将悄悄把小君叫到面前，对他说道：“还记得你那姐姐啥模样么？过去都以为她已逝去，其实她还活在人间呢。我不欲令外人知道此事，故只派你一人前去探访，就是你母亲暂时也不可告知。如果告诉了她，她必因过度惊喜而失去控制四处传扬，反而让不该知道的人皆知道了。正因为我看见你母亲悲伤，甚觉可怜，故才要这样安排去把她找寻出来。”虽然小君尚为童子，但也知道在众多兄弟姐妹中，惟有这个姐姐相貌最为美好，故一直很爱慕她。后来听说姐姐已亡，心中也悲痛不堪。现在听尊大将这么一说，真是又惊又喜，热泪盈眶。但意大将在此，他又觉如此情状实乃过分，急中生智地掩饰道：“是，是广声音极为响亮。”

这一天早上，在小野草庵收到了僧都的来信，信中道：“意大将的使者小君，料想昨夜已来小野草庵访过？劳体告诉小姐：‘袁大将已向我询及小姐实情。给小姐接戒，本是我的无上功德，如今反而弄巧成拙，使我惶然难以言表。’我要说的事情尚多，待过了今明两天，我亲自来你处详述。”妹尼僧不知谱都信中所指何事，吃惊不已，便来到浮舟房中，将信给了她。浮舟一看，脸色倏然转红。想到外间人现在已知道她的情况，心中极为苦恼。又想到自己一直向这妹尼僧隐瞒着自己的实情，如今她得知了定然怀恨，因此只得默而不言。妹尼僧怨恨地向她道：“你就将实情告诉我吧！对我如此隐瞒，真令我难受啊！”妹尼僧至此不知实情，心乱如麻。此时，正好小君来到，叫人传话说：“我从比睿山而来，带有僧都信件。”难道僧都又有信来？妹尼僧很是奇怪，自语道：“看了这信，想来便可知道实情了。”于是叫人传话出去：“请他进来。”瞬间，一个使美大方的童子，身着华丽的衣服，缓缓而来。里面送出一个圆坐垫，小君便跪在帘子旁边，说道：“僧都曾吩咐，不要有人传言。”妹尼僧只得从帘子后面出来。小君便将信呈上，妹尼僧接过去一看，但见封面上写着：“修道女公子台升寄自山中。”其下署着僧都姓名。妹尼僧便去将信交给浮舟。浮舟只得承认，显得十分尴尬，于是愈往内室退去，更不愿与人相见了。妹尼僧对她说道：“你平素是不轻易将内心悲喜外露的，今日却满面愁苦，真令我伤心！”便拆开僧都来信，只见信中写道：“今天戴大将来此，探询小姐境况，贫僧已如实

详告。据大将言：‘凡是背弃深恩重爱而侧身于田舍人之中出家为尼者，反而会受到佛主谴责。’贫僧聆听此言十分惶恐，却又无计可施。劳请小姐不要背弃以前的盟誓，重归旧好，借以赎清迷恋之罪。出家一日，同样功德无量。此乃真言，所以你即使还俗，也并非徒劳无益啊！你这段时间出家所修的功德，仍是有效的。来日面叙。料小君童子有话奉告。”这信中对浮舟与董大将的关系，已说得十分明了，只是外人全然不知罢了。

读信后妹尼僧责备浮舟道：“这送信的童子到底何人！你直到现在还向我执迷隐瞒，真叫人气恼！”浮舟这才举头向外，隔着帘子偷偷看那使者。原来这孩子便是她的幼弟，她欲投河自尽的那夜不忍撇下之人。她是与此弟在一起长大的，当时幼年颇受娇惯，淘气得令人讨厌。那时最疼爱他的是母亲，常带他到宇治来玩。后来幼弟渐渐大了，与她的关系更加亲密，她疼爱他，幼弟也非常亲近她。浮舟想起昔时清景，宛然梦中。其他亲人的消息，以后自会听闻，她首先欲问的是母亲的近况，她不时隔帘看自己的弟弟，禁不住悲从中来，泪如散珠。这时妹尼僧已注意到小君十分可爱的容貌与浮舟极为相象，说道：“这孩子一定是你的弟弟吧？你欲对他说话，就叫他到帘内来吧。”浮舟却想：“现在有何必要再见他呢？他早认为我离开了人世。再说我已削发改装，若和亲人相见，定然不免自惭形秽的。”她略加犹豫即对妹尼僧道：“你们以为我不想告诉你们，只是想起旧事我就心如刀绞，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想想你们最初救我的时候，我那模样十分古怪。自那以后，我就神态反常，大概是我的灵魂已有所变化了吧。过去的事全无记忆，自己也十分诧异。前些时那位纪伊守的谈话，有些似乎使我隐约想起一些事情，好像与我有关，但后来仔细一想，又不很清楚。只清晰记得母亲养育之恩不浅，盼我成为出众的人，唉！不知母亲现在如何了？我只有这一件事是终生难以忘怀的，并时时令我悲伤。今天见到这童子的面貌，我仿佛觉得小时候似曾见过，依恋之情难以自禁。然而即使是他，我也不愿让他知道我还活着，我要对他隐藏直到命归黄泉。如果我母亲尚健在，我倒很想见她一见的。至于增都信中所言的那个人，我是决不让他知晓我还活着的。劳你圆个说法，告诉他们是弄错人了，然后仍旧把我隐藏起来吧！”

妹尼僧摇头叹道：“这样做实在太难！这谱都的性情你也知道，他素以坦白直率著称，肯定已将一切事情全都说出来。所以即使我依你的说法去做了，也定然会被揭穿的。况且戴大将并非常人，怎可对他相欺呢？”浮舟却一意坚持要妹尼僧那样去作。别的增都说：“如此倔强的人从来不曾见过！”于是设个帷屏在正屋旁边，教小君进入帘内。虽然小君已闻得姐姐在此，但毕竟幼小，怎敢贸然说明，只说道：“这里还有一信，务请本人亲自拆阅。据僧都说，我姐姐确实在此，她为何对我这般冷淡啊？”说罢，他有些伤感地垂下了双眼。妹尼僧答道：“唉，倒也是，你真是怪可怜的呢！”接着又道：“可拆阅此信之人，确实在此。但身为旁人，我们并不知内情，你能否道明详情呢？你虽年幼，既为使者，定熟知内情。”小君答道：“你们把我视作外人，对我这般冷淡。既然是要疏远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是这信，必须由我亲手交予。有劳你们。”妹尼僧便进去对浮舟说：“这孩子说得有情有理，你总不至如此无情吧，这样也确实残忍啊！”她尽力掉掇，将浮舟拉到帷屏旁边。浮舟茫然坐着，小君虽隔着帷屏，却偷视到她的相貌，分明就是姐姐，便来到帷屏前，把信递上去。说道：“劳你快快回复，以便回去禀报。”他在心中埋怨姐姐对他如此无情，便有意催她回信。

妹尼僧拆开信来，递给浮舟。啊！字迹同昔日一般化美，信笺仍用浓香黛过，其香真是世间少有。也许少将、左卫门以十分惊奇的眼光从旁偷看得真切，个个心中均称赞不迭呢！信中说：“你过去犯下无法说清的许多过错，我看憎都面上，都原谅你了。现在我只想与你谈谈那些令人惧怕的往事，心中颇为急切。自觉此举愚笨可怜，也不知他人将如何看待了。”并未写毕，即附诗道：

“本欲寻师点迷津，岂料歧路有情网。你是否认得这孩子？由于你去向不明，我便视他为你的遗念，正在抚育他呢。”信中言语句句诚恳，十分动人。浮舟看了蒸大将如此诚挚的

信，她一下子感到难以推拒了。但又想到眼下自己这个异装模样已非从前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实在有些难堪。因此情绪纷乱，内心也更加愁闷忧郁，于是伏下身子饮泣不止。妹尼僧觉得此人确实古怪，心苦火燎，使责问道：“你将何以回复呢？”浮舟答道：“我实在心乱如麻，你就不要催我了，过些时日再说吧。过去的许多事，我一时都记不起来了，因此对信中所指‘噩梦’之类，真有些莫名其妙。我想我心境平静些时，或许能明白其中真意。但是今日不行，不如叫他先把信收回，若是弄错了人，大家都会十分过意不去的！”说罢，即把展开的信交还妹尼僧。妹尼僧说：“你如此为之确是很失利的，使得我们这些侍奉你的人也不知何如呢。”浮舟觉得她此番不休地唠叨很可恶，耳不忍闻，便用衣袖遮了脸仰卧于床。

作为主人的妹尼僧只得出来勉强应酬，对小君道：“我想你姐姐恐是被鬼怪迷住了，终日没有神采。自削发为尼以来，总恐被人寻到，惹来烦恼。我一看她这个样子，也很是担忧。今日方知其有这许多伤心失意的事，实在愧对餐大将了！近来她的心情尤其不好，今天看了来信，更是神思异常。”如此解释之后，又照料小君吃了一顿颇有风味的便饭。小君那充满希望的童心也索然扫兴，极为惶惑不安，他对妹尼僧道：“我奉命专为此事而未，现在叫我怎么回去复命呢？哪怕给我一句话也是好的！”妹尼僧点点头道：“也有道理。”便将小君的话转告浮舟。但浮舟仍是沉默不语。妹尼僧别无良图，只得出来对小君说道：“你回去只说她神志不清也就行了。这地方虽然山风酷厉，但离京都尚近，以后再来吧！”小君觉得独自一人留在此地，也毫无意义，只得告辞回京，终于没有见到他爱慕的姐姐，实在惋惜不已，也只得满腹哀怨地回来回复黛大将。秦大将正在盼望之时，看见他懊丧而归，因特意遣使访问，反觉甚为扫兴，他冥思苦想，不禁猜测：从前曾将她藏匿于宇治山庄中，现在或许另有男人像他那般，将她藏匿于小野草庵中吧？